

小千悔录

上卷第二册

第四章 一七三二——一七三三

我到了安西，還是見不到她。諸位代我想一想我的驚慌，我的苦楚罷！這時我的舉下不堪的捨棄我教師先生的悔心裏，開始感覺了。更難忘的是：聽說他已遭了不幸的事。他那個音樂箱子，滿藏着他一生的命運，這一個寶重的箱子，是費了幾許精神，才托帶到里昂的，交把鐸旦伯爵代他照管的。不料僧侶會已預先寫信通告伯爵說：教師先生私行拐帶了這隻箱子。於是教師先生再也索不回他的這個財產！他這個職業的工具！他這點一生的勞力了！這個箱子的所有權，無可申訴的，他完全褫奪了。這件事體，竟在轉眼的時間就被強人的法律判決了，這個可憐的教師先生，從此就失去他的這點才能的結果；他青年的勞力；斷了他定年的源泉！

最令我受刺激的，就是：使他無可抵抗。不過在我那時的年齡，對於哀憐的事體，不大會在我心上，因為我自己心裏有我隨遇而成的安慰念頭。那時華翰師夫人的地址，我也不知道，她也不

知道我回去，但是我心上總覺得她的消息不久總會令我知道的樣子，關於我脫逃的事，自己覺得很不要緊的，並且不覺得是有何罪過。只想到我對於他辭職時的一切幫忙，是很有功的，好像這是我對他的唯一的義務了。假使我要同他住在法蘭西，我也——好他的病，又不能幫他奪回他的箱子，住在那裏，多使他費錢，與他無一點益處。請看，何以我那時看事是如此；而今所見的不同呢？其原因，並不在行一件罪惡行為的時候，能令我們苦楚，其實是在人們過後的時間，回想上的苦痛；實言之，就是紀念是不消滅的。

我當時要想知道媽媽的消息，只有等待之一法。要知道在巴里什麼地方，可以找得到她，以及她為何事件要作這次旅行的緣故，除了安西地方可以得到確信外，沒有別處了。總之，不過是遲早的問題，總可以知道她的所在的。所以只有住在那裏等；不過我自己的行事，真是不得當。我沒有去見那位監教先生，他是照應過我的人，並且他就是再招呼我也是可能的；但是沒有我的女主人在他旁邊，我怕他要責備我們這次脫逃的事體。葛和師先生不在那神學校裏，我也不去。一個認識的人，我都沒有去看，我雖很想去看那位監察的夫人，但我無論如何還是不敢去。我

還做了一件比這些事更不應該的，就是我又找到王德爾先生了，對於他，我雖是很高興，但是自從動身之後，從未想到過他。我再見他的時候，覺得他在安西是最有榮耀的，有幸福的人了；許多的貴婦人都屬意他，這個目標把我的頭腦弄顛倒了。那時除了王德爾，我就見不到別的事了，並且因此幾乎連華翰師夫人都令我忘卻了。因為要得他的指導，我要求他給我同住，他也同意了。他租在一個修鞋匠的家裏，這人是一個很有趣的滑稽家。他用他那種土話，叫他的妻子『妓女』。不過這個名字給了她，也還算得當就是了。他常與他妻子吵鬧，王德爾常代他們調解，他對他們說話的時候，很冷酷的聲調，還用着他們的土音，不知這句土話，竟很有效力，看到，真是一齣要笑到絕倒的喜劇。午前的半天，是不覺得的就過去；到了兩三點鐘的時候，我們吃一點東西，王德爾就出去赴宴會，他就在宴會裏吃晚餐了；我呢，只有獨自去散步，總揣想他的值得羨慕他，以及佩服他的才能，厭棄我自己的不幸的運命，不能得到如他的幸福生涯。噫！我生何不幸！自己只要少蠢笨一點，多識得一點受用的方法，我的生涯就可以比他過得幾千倍的興味呢。

華翰師夫人只帶了安納一個人去；還留下那個馬謝黎在那裏，就是我會說過的，她的房

裏傭人，我見到她還在那裏代她主人照料房屋呢。這個馬謝黎姑娘，是個比我年輕一點的女子，人雖不美，但很和悅；是個自由堡的女子，無一點機械心，我只知道她同她的主人有時會倔強的剛直，別的沒有什麼不好。我常去看她，這一個就算是舊認識的人，因之，她的視線裏顯出一種格外親近的情形，令我覺得對她很可愛的樣子。她有很多的女友，在那大衆當中，有一個叫日和姑娘，是個日來佛的女子，她對我好似我有了錯事的，細察我的言行，她總不時的催促馬謝黎把我同到她家去；我就跟她們去了，我爲着很愛馬謝黎的原因，加之她那裏還有許多女子，是我所願意見面的。這位日和姑娘，對我多方的誘弄，使我無處不厭懼她。每當她近到我面前來的時候，她那副既黑且乾的猿臉子，以及那西班牙煙斑的點子，就使我支持不住的要吐了。雖然，我還是忍耐着，等她要近到的時候，我自己很起勁的跑到女子們中間去玩；於是把她們立成個圓圈兒，有時輪到日和和姑娘，有時又輪到我，大家競跑，因此我才得了方便，我對於她們，都是以朋友看待。以至後來，我想到我爲何不對之以過於朋友之情的原因，就是因爲當時我也沒有注意到這一層，恐怕時機也沒有到這一步。

餘外有好些裁縫女子，貴族人家的上房使女，商店女店員等等，都不大能令我注意；合我眼的只有上流的女士。本來各人有各人的嗜好：這一點就是我的嗜好了。關於這一點，我所想像的，就與歐赫師（註）的想像不同了。這不是地位與身分的虛榮心來引我，這是那種永久保存的顏色，最美麗的手，優雅的裝飾，高尚的風騷，以及所有女性身上的潔淨，較之言語形容，以及裝束表現的樣式，不知要增加多少倍數的趣味，才映照到我如此的；那種極精細的衣衫，再加以極好的手工，極靈巧的鞋子，絲帶子，花邊，梳理得極清爽的髮，我雖這樣的描畫，若是與實際相比較，不知要減去多少倍的美，我自己也知道我形容得十分可笑的样子，然而我的心已是意往神馳了。

不但如此，這種印像，無論何時常會自然顯現出來的，並且總是令我的心去享受牠。我時時對於青年時代的有趣的機會，想愛到不知如何似的！這種機會對我如此的濃密，而牠又如此的短促，如此的難逢，我竟得之又如此的方便！只有牠唯一的紀念，一直到此刻，還是在我心上顯

（註）歐赫師（Horace）羅馬的三弟兄英雄的名字，是森築的愛國家。後來的文學家幾乎完全以這名詞諷喻。

「愚忠」的意思。

露着，一種純粹的喜樂，只有這一點點，我依靠牠鼓舞着我的勇氣，撐持着我殘年的厭棄。

一日，早晨的曙光，美麗的非常，我趕急穿好衣履，匆匆的跑到野外去看日出，我覺得那時日光的豔麗，非常的快樂；這時是夏至後的一禮拜，地上舖滿了草花；空中的飛鶯，幾乎翔鳴盡至，無可形容，好似正在那裏愉快的競賽牠們的音調；所有的朝鳥都在那裏做着別春的團聚，歡鳴着；夏日的誕生，那種樣的好日子，在現在的年齡，雖一日也見不到了，並且在我今日所住的這種愁慘的地上，也絕對的見不到了。

我不知不覺的遠離了城市，暑氣薰蒸，就沿着小溪邊，依到小谷的蔭下，信步的閒遊，忽然聽到後面有馬蹄的聲音，還有些女子好似有所阻難的聲音，並且聽不到一點快意的笑聲，我就轉過身來看；有人叫起我的姓名；我跑近去，見到兩個我所認識的少年女子，就是格芬意女士與賈賚女士，她們不是兩個熟練的女騎士，不知道怎樣的鞭策馬跳過河的方法。格芬意女士是個佩恩城（瑞士）的青年女子，生得很可愛，有時說些在她年齡上應有的愚蠢話，她是個離棄了故鄉的女子，很模倣華翰師夫人的行爲，我曾經在華翰師夫人那裏見過她的；不過她是不像華翰

師夫人是有俸祿的。她結識了賈賚女士，是件再好沒有的幸事，她對之很友愛，待遇她無微不至。直可說她是將爲母的愛護，移植於同伴間的親熱。這位賈賚女士比她小一歲，但是說到她的美麗，我就不知其所以然的，只覺得她雅致，細膩的很；同時又是俊秀整齊，溫和可愛，況且正當着一個女子的最好時期，兩人都很相愛，互相的性情又極好，假使沒有什麼情人來纏擾她們，她們的聚合一定可以很長久的，她們對我說是去都恩，到賈賚夫人家的一個舊別墅去，因爲她們自己過不了河，想我幫助她們把馬渡過河去。那時我想鞭那兩匹馬；但是她們又怕馬踢了我，或是暴跳起來把她們跌下來也不好，一時我想到一個輕便方法，我就拉到賈賚女士的馬韁繩，把馬帶得跟着我，於是我就渡過這條到膝頭水的小河流，有餘的一個馬呢，也就無問題的跟着前面的走過來了。這樣把河渡過之後，我對她們行個禮，就這樣好像個癡子似的走了。那時她們兩人低聲的講了幾句話；於是格芬意女士止住我說道：『不能！不能走！那能這樣子逃開我們，你爲我們弄得身上都濕了，良心上我們一定要代你弄乾了，才可以讓你走；請你一定要同到我們去；我們守着這個俘虜呢。』我心裏忐忑，賈賚女士看到我說：『是的是的！』她見到我面上驚顫不安。

的，就笑到添了兩句話，說道：『打戰的俘虜，騎在格芬意女士的馬後身罷，我們代你負責就是了。』我說：『不過，女士！我從未叩見過你們的太夫人，她見到我去要說話罷？』格芬意女士就說道：『她母親，不在都恩，只有我們兩人；我們今晚就回去的，那時你還是同我們回來就是了。』

這幾句話，說在我身上，比電氣觸來的力量還要快，我就騎上格芬意女士的馬上去，我快樂的震動起來；因為要把我騎穩在馬上，就不得不抱住她，那時我心的顫動，連她都覺得到的強度；她對我說：她的心也是一樣震動的，怕要跌下馬來；我寫這實際的姿勢，雖是證明事實，卻帶有誘惑的文字嫌疑。但是實際在路程上，我的手臂一直束著她的腰，並且實在抱得很緊，不過我絕對的沒有敢移動一下地位。若是有婦人的讀者，讀到這裏，一定要打我的耳光，但是實際上一點沒有錯。

因這次遠遊的樂趣，再有這兩女士的伶俐的隨便談天，把我的閒談也牽引出來了，一直到旁晚，我們總是在一處，大家沒有停一秒鐘不言語。她們令我真是快樂極了；我眼睛裏所表現的，雖然不同口中所說的一樣，但是我口中所說的是同我眼睛一致的，有時我看到她們在一塊兒

面對面的遲頓了一下語調；即時填充的話又發生了，總之我們連這種遲頓的言語，都沒時間能讓牠表白出來。

既到了都恩，我身上完全乾了，我們就吃早點心。那時跟到就要預備午飯的大事體了。兩位女士一齊下了廚房，不時的在那兒吻她家的農人的孩子；那時，那個下手的廚房，見到這樣，做事都做不來的樣子。菜本來在鎖上去定來的，也不知怎樣做的那麼好的一餐午飯，尤以蒸熟的點心爲最；不過其中有件缺憾，就是忘卻了酒，這件遺忘對於兩位女士，是沒有什麼要緊，因爲她們是不大飲酒的；對於我卻是可惜一點，因爲我想借牠來助我點興致的道理。她們也覺得有點遺憾，我想其遺憾的原因，恐怕與我也是同樣的理由，不過既然沒有了，我倒也不算什麼。她們的興味，倒還是一樣的高興——有趣；此外，要曉得她們在我身上，還有什麼事辦出來罷？豈知她們又使了人到附近各處去尋；後來還是找不來，於此可知這縣的人民是有多麼清貧樸實罷。那時她們好像對我十分的不安，我就對她說：何必要如此的認真呢，我並且請她們不要弄了，恐怕把我灌醉了倒反爲不好。那天我向她們所說的話，我敢說只有這一句，是拘禮節的話；不過，我想這兩

個神氣朋友，一定會想到言外：這句客氣話倒是句真話。

我們就在那個農家的廚下吃起來了，這兩個朋友坐在長桌兩邊的橈子上，她們的這位高客呢，就坐在她們居中的一張三脚椅子上。這是一餐什麼飯！是個多麼有趣的紀念！像這樣不勞而獲的，這樣純潔的真趣味，還能到什麼地方去尋呵？無論在巴里什麼小館子裏的晚餐，再也比不上這餐飯。我不獨只說這點樂趣，以及其享受的趣味，我還要說那官能上的快感呢。

飯後，我們就做一個經濟的辦法：把早點心剩下的咖啡還存到不吃，留到做下午和牛奶，吃她們帶去的餅子的用場。爲到怕停住了我們的食，我們就到綠園中去摘櫻桃，當我們飯後的水菓，我就攀上樹，摘了，就向她們成把的丟下去，她們呢，就拿核子從樹枝中間向我拋上來。有一次，賈賚女士，把她的圍裙張起，她的頭望後仰着，她顯得這麼好看，我對得她也十分正，我就丟了一把到她的胸前。那時聽得一陣笑聲，我自己就想道：怎麼我們嘴唇不像這櫻桃呢！我也可以這樣高興的向她們拋過去了！

那時全天的生涯，就是這種樣的樂趣，並且是十分的無拘束，但始終是很有禮讓的。沒有一

句帶別的意思的言語，沒有一點輕舉的熟笑，這種禮儀我們倒非強制所成的，實在是出之於自然，我們所言談的一切，皆是出於情義的。實言之，我這種禮節，若是在別人來說我的時候，簡直是我的癡愚，雖然是這樣說，最後爲情所促的吻了賈寶女士的手一次。關於這點不出奇的寵遇，倒也沒有什麼，不過在當時的情境上有了價值是真的。有一個時間，只有我們兩人單獨的在一處，她的那對循馴的眼睛，令我連呼吸都發生了阻礙。我的嘴把說話的功用，移轉了膠粘在她的手上去了，她被我吻過的那隻手，很緩和的縮了回去，這時我見她的形容一點也不激刺的樣子，我正當不知要對她說什麼話才好的時間，她的女友進來了，那一刻中間，我覺得非常難乎爲情。

後來她們想到回城不好太晚，所以我們在那兒一直玩到剛剛儘日頭可以到家的時間，於是趕緊的動身，在路上的情形，還是回來時一樣的办法。我若有膽量，我可以不照來時的程序。那位賈寶女士的注目，令我心裏非常動躍；我倒並不是想她自己從新調度一下，實在是我不敢開口就是了。我們在路上的時候，只說道日頭落山太早；其實我們所憐惜的日頭並不是短，就是我們在無形中，把所有的娛樂順到時間嬉戲的，將這一日都布滿了。

及至走到差不多是她們叫我上馬的地方，我才與她們分別。我們分別的時候是有多麼留戀！我們籌劃了多少再會時的娛樂！我們在一處過了十二個鐘頭，是值得多少世紀親愛的價值。這一天美滿的紀念，沒有消磨這兩可愛的女子一點；這次快意的會合，牠的勢力注到我們三人的中間，所生的樂趣，是非常明顯，可以看出的，固然這個會合，不能單靠着樂趣存在。但是我們相愛的，無一點奇怪，無一點醜陋，並且我們希望從此大家永遠的相愛下去。本性上的天真，有他的逸樂，比什麼都有價值，因為他是無間斷的聯續的發生出來。在我呢，我只知道，那天的美滿的記憶，我一生裏恐怕除這個記憶之外，再也沒有能令我感觸的這麼深刻令我愛的這麼有趣，令我這麼樣的入心。我自己對於這兩個可愛的女子，並不覺得有何奢望，我只覺得她們兩個都非常的好，我也不能說：如此，我的心就分散了，設使我自己調擺得有了主意，我也覺得出細微的選擇。我對於格芬意女士，或者可以得到戀人的幸福，不過要詳細審慎的話，我以為還是當她個極親信的朋友為好，無論其實事如何，我離別她們無論其中的那一個，我總不得爽快。總之，誰能說，我一生從此就會不見她們，而我們的這種邂逅的愛情，也就從此終古呢？

讀到這裏的諸位，不要因笑而忘了我的許多豔事，其中有的是已到初步之後的，有的是離開到吻手程度不知幾遠，就半途而斷的不知凡幾了。呵！我的讀者諸君！你們不要弄錯呀，差不多在我的豔事中，從這一吻手而中止的趣味，比起諸位的豔事中的開始吻手的趣味，不知要濃厚多少呢。

王德爾在這一夜裏，睡得很遲，而回來時並不比我晚多少。這一次，我見他不像平昔的高興，於是我也不談我如何過了這一天的事了。這兩位女士，同我談到王德爾的時候，有不大敬重的樣子，並且表示不滿意我認識這樣不好的同伴。我的精神裏因此也就覺得他是不對；不獨如此，因了這兩女士所說的影響，其存在我心中的，只有乏味的感情。到了這一步不由得我就想到他身上與我身上的一切，因而不得不說到我的境遇上來，說到了境遇的話，那時已是十分危迫，我用費雖然不大，但是我所存的一點餘蓄，已經盡了；既無來源，媽媽又無消息；我也不知如何辦了，而最令我焦灼的，就是：眼看到賈寶女士的這位朋友逼迫的就要去討飯了。

後來王德爾告訴我，他已代我向大審院長說過了；在那第二天，他就帶我到那兒去吃午

飯；看起這個人來，好像是爲了他有朋友把我薦給了他，現在要來安放我位置的樣子；並且是個能幹，有知識有文才的人物，很會應酬，是個有才而愛才的人；又是個能把大小事，視同一律的巧言家，王德爾把一首很好的四言曲給我，是從巴里來的，是當時木黑大戲院常演的調子。這個曲子對於這位西門（是大審院長的姓）先生是特別的投意，他想照原調和一首，再叫王德爾也作一首；於是這位熱衷的朋友，拿了來叫我做一個第三首，他說：看罷，明天人家見了這點曲子，就好像讀到滑稽小說的主要點一樣。

這晚就不能睡着，儘我的力量作這個曲子。我所作成的第一段可以過得去，並且還算得好，設使在前一晚，我一定對之不會那麼用心了，即或作出來，也不會有這麼樣的趣味，其所以然的道理，就是：主旨已轉向着一個特別溫柔的境况中間，那時我的心思，已完全對到那當中運用了。次早我就把我的曲子給王德爾看，他覺得不錯，並不對我說什麼，好像是他自己的一樣，就往袋子裏面一放，後來我們就到西門先生家去吃飯，他接待我們的很不錯，談得很有趣；談話之間豈能失了兩個有知識的精神呢，話裏總是引證些書典。我呢，還是用我的方法，洗耳而聽，大家並沒

有談到曲子，無論那一個的都沒有談到；我也沒有談，總之除我所知的，什麼都沒有說，關於我的問題，也一點沒有提起。

西門先生好像很愛我的容態：這恐怕是他乍見到我時的來由。他在華翰師夫人家裏已見過我多少次，所以這一次他用不着再留心了，自從這一餐飯起首，我算同他是認識了，這樣的認識，關於他代我圖謀的目的，完全無關係，不過在將來另外的一件事上，我回想到的時候，有很大的趣味。

我幾乎忘了說到他的像貌了；像他這樣仕人的價值，以及他這樣豐富的智識，假使我不說出來，任誰也想不到的。這位大審官西門先生，可斷定的不足兩英尺高，他的腿，直而細，若是完全立直了，也算得夠長；然而總免不了像個直立斜叉開的兩腳規，他的身材不獨短小，並且瘦而令人感覺得不可思議的弱小的情形。假使他要打出裸體的時候，簡直是個蚱蜢。他的腦袋，倒生得很自然，面貌很齊整，樣子也很上等，一雙眼睛很美麗的，這一副頭段就像是接樹似的：把個好上段接在一個枯根上的一樣，他恐怕是想省去了裝飾的費用，用那頂假髮竟完全從頭到腳的把

他遮蓋了。

他有兩種極不和諧的聲音，混在他談話中，不斷的抵觸，最初還有趣，一刻的工夫，就令人發生不快的感覺了。一是大而響；假如我可大膽的說呢：這可說是從他頭上的聲音。另一種呢，清亮的尖而銳，可說是從他身材上的聲音。當他聽人家的話長久了，他然後講起來的時候，就很慢，並且雜以他的噓吸的聲氣，於是他一直能用他的寬闊的聲音講下去；有時他語調的氣壯起來，跟時他的強烈的音程就出現了，這種音程呢，就好像笛子吹開始了，及至到了這步程度，想他再低下去，比什麼還要難。

他的像貌，既被我描寫出來了，其實一點也沒有着實，西門先生是個風雅的人，是個談豔事的大家，並且還是個愛陶情好修飾的人物。例如，他想顯出他的美處，他總是很願意把早晨去見他的客人，請到他的床邊去見；其實就是想令人見到他的那末樣完美的腦袋，使人以為其餘的也是一樣了。因此就留了一點笑話，我想所有的安西人，若是想到這件事，一定還可記得的。

一天早晨，他在牀上，簡直還是睡在牀上，等那些來打官的人，他修飾着夜裝，很細膩很白淨

的，帶着一對玫瑰色的緞帶結子，剛有個農人來打門，他的僱人也出外了。大審先生聽到敲了幾
次了，就叫道：『請進來！』叫時的聲音太高了，他的尖銳聲音，就放出來了，那個進來的人，就四處
探索這個婦女聲音的來源，於是見到牀上有個婦人用的帽子，並且是個婦女的頭網，他就想退
出去，並且對着這位夫人十分道歉，西門先生自己覺得難爲情，就清清楚楚的再叫他進去，這位
鄉下佬，心裏度定了，以爲是戲弄他，就罵開了。明明白白的說他（西門）是個妓女，並且說這位
大審先生在家裏不做好事。這時這位大審先生發了急，看到只有他那個便壺可以當做武器，於
是拿起來向這個可憐的鄉下佬頭上拋過去，剛剛這時他的收拾房間的傭人走進來。

這個小矮子，身體上如此不得天賦，精神方面又如彼の厚賜。他精神裏有天然的興趣，很自
然的愛修飾。有人說他雖是個穀好的法學家，但是他不愛他的職業。他的精神多半是用到文學
上的，所以這上面倒有點心得，不過我最注目的還是在他的表面的光彩，這一種的光彩，他完全
消散在交際的愉樂裏，尤重在婦女方面。他讀熟了許多的逸事奇談，以及這種同類的著作；他有
種技藝，可以說得有價值，講起的時候，有有趣的，有奇妙的，並且能把過去了六十年的事體，說得

像頭一天夜裏的事一樣的有神氣。他也懂得音樂，並且可以他的男子聲音，唱得很有趣。總之，他做個官吏，可算得般有才能了。極力的在安西的貴族婦人們面前迎合，他在婦人們中間，已成了個玩具。她們帶到他，就好像盤猴子似的，有時他要希望人們成全他的幸運，於是她給她們特別的高興。有個愛邦誼夫人說得有趣，就是他最後的得寵，就算向一個婦人的膝頭上，接了一下吻。

他遇着他所識得的那些好著作，他談到的時候非常高興，他的談話不獨是有趣，並且是有教訓的意義，後來，我依他所說的話去研究，就順到他的知識追求，我覺得非常的好。當我住山背溪的時候，我常去看他。他很獎勵我，並且很激發我的熱心，對於我讀書很注意，關於這一點，我得到的益處實在不少！可憐！這樣的一個弱小的身體，貯蓄着這麼富的知識，幾年後，我就不知道他是因了件什麼苦事，他苦楚的就離了人世。真是可惜，真是個好人，人們起初是笑他，但是到收尾就要愛他了。他的生涯雖於我無甚關聯，然而我得到很多的教益，我為敬意，也得供獻我一點點紀念。

我只要有空，就跑到賈賈女士住的那條街上去，我只要見到有一個人，在她家裏出來或

進去，抑或見到點窗子打開，我就安懣了。不料連一個貓都看不見，並且當我在那兒的時候，那座房子關閉着，好像她已不住在那兒似的。那條路小而人稀，一個人在那兒就很覺得出；不時有個把人走過，鄰舍人家也有人出來入去，我那時十分狼狽，我的行爲：心裏總覺得人家已經知道我爲什麼要在那裏的道理，這個念頭令我苦惱極了，因爲我向來對於我所愛的人們的名譽與安寧，雖在我的興趣的時候，我都十分慎重的。

最後這個西班牙的情人（空想的意思）弄到我疲倦了，到了無可申訴的時候，我就想到寫信給格芬意女士。不過我想到寫給她的女友；我是不敢的，因爲我只想借她爲由，要想約會一個別的人，那末，我應當對於這中間人，要特別表示親近才行，這是件很難的事。等到我的信成功了，我也同對兩位女士一樣的約會了一位，我就把信帶到她那裏去，這一個信使，也是她們臨別時所告訴我的。就是日和姑娘，因她是個刺繡工，常到賈賚夫人家去做活計，所以她是可以到賈賚女士家去的。這一個紅橋，我並不覺得妥當；我還是有點畏懼，不過假使我在她身上，儘到躊躇也無用，因爲她們又沒有告訴我一個別的人，於是我就對她說，這封信裏是爲她可以多加點錢

的事，此外，我什麼也不敢對她說。我自己覺得很不安起來，恐怕她想到她對於我，也是同兩位女士一樣是異性。若是到了這步，豈不難辦麼？結果，我還是很高興的。這雖是個難關，但比沒有的好，於是我什麼也不管，任牠危險去了。

聽了日和姑娘的第一句話，就知道她已明白了我的意思；她說：『這不是什麼難事。』這樣一封給青年女子的信，我就交託了她，而信裏又不是說她的事，當到這時，我那種愚拙艱難的行爲，就算完全把內中的情形發表出來了。人們可以想得到的，這件託負，對她是無甚趣味的。她竟肯負了這個任務，並且很忠實的辦了。第二天早晨，我跑到她家裏，得到了回音，我趕緊折開，一方面讀一方面吻的，由着我的快意而行了！這就無須說的必要了。不過這裏面另有個大必要，就是關於日和姑娘一方的事，這種地方，我見她非常可敬，而她那種調度，是我從來所覺不到的。她年齡雖是三十七歲，然而還含着種美好的看相，她那雙兔眼，斑點的鼻子，鬘聲黑膚，兩腮又不美，那裏能與那兩個充滿嬌媚的，無美不備的少女比較呢？她固無是想，然而不洩漏她們，也不幫助她們，不過她顯出種失掉了我，要比幫助她們是好一點。

(一七三二) 已經有好些時間了，馬謝黎得不到她女主人的消息，她就想到要回自由堡去。日和姑娘就促她決定，更甚的，就是提醒她應該請一個人同到她父親那裏去，於是就用到了我。這個小馬謝黎，我對於她並無什麼不樂意，不過也無所謂就是了。她聽了日和姑娘的意見，覺得是個很好的方法。她們倆就在那一天來同我說，似乎她們已經預備好了一切的样子；那時我看看這個辦法裏也沒有什麼不方便，而況看來這個旅程，至多不過八天的光景，我就答應了她。但是日和心裏所準備的，卻不是這樣想法。這時我不得不把我的經濟情形說明，豈知她們已經籌備好了。馬謝黎擔保我無憂慮；並且她自己的用費以外，還代我出，我就叫她們把她的一點小行李先寄去了，然後我們步行，慢慢的消磨我們的小日程，於是就實行了。

我最遺憾的，就是我牽了多少有情的女子在身上；好像我無故的與她們離開，現在我想總可無顧慮的，把事實都說出來罷。馬謝黎比日和年輕，而不及她來得活潑，也沒有她那樣令我難受就是了；不過有時愛模倣我說話的語氣，諸如聲音的抑揚啦，回述我所說的話啦，實在就是使我注意到要對她留意的意思，她照應我甚週到，不過她總好像很顯着怕到我們要住在一房的

樣子，本來一個二十歲的男孩子，同一個二十五歲的女子在一處旅行，是很難劃分界限的。

她這次總算守住了界，我的簡單也還是一樣，馬謝黎也沒有表示什麼不滿意，而我精神上，在這次旅行中，沒有什麼異意，我說不出一點豔事，並連帶這樣意思的話也沒有得說；並且，縱或我起這種意念，我也大蠢笨的不知應用。我總想不出一個女子以及一個男子怎樣會到一處住的方法；我想一定要經過幾世紀的可怕的準備，是這個可憐的馬謝黎，一方擔負我的川資，一方計算我怎樣報酬她，怕到自己受了欺，一定是辦不到的，所以我們到了自由堡，還是同在安西出發時一樣的純潔。

路過到了日來佛，任誰我也不去看，但是我已經好像立在橋上，向水上照望着自己似的，昏亂起來。這一個幸福的城郭，我也不能看了，也不知道是進了城，心上卻也覺不出一點頹喪，是受了感動的原因。同時自由平等的高尚想像，提高我的精神，一切行爲的美感，都團聚起來，感動到我流出淚來，把我吸引得發了很顯著的愁感，因之就將所有的美處都消失了。我這是個什麼樣的錯覺！然而出之於很自然的。我因為心裏填滿這一切感想，所以到了故鄉，就像是眼見了

似的。

路程中必定還要經過立雍。走過時我能不看我的好父親嗎！假使我真敢做到，過後我雖悔死也來不及的。於是把馬謝黎放在小客寓裏，我就一切都不顧的，去看我的父親。噫！我完全錯恐慌了！他一見到我的影子，他那充滿親情的赤心，完全張開了。我們抱着接吻的時候，是流了多少熱淚呵！最初他以爲我是回到他那裏去的，我告訴他我的經過，並且對他說了預先的決定，他心上覺得不大爲然的樣子，他指導我所說的事裏的危險所在，說從前所有的錯誤還算萬幸，囑咐我要注意。後來，他要留我的念頭才緩和下去；那時我也覺得是很有理由；不過覺得還有些所在，他應當要指導我的，他倒未說及，例如以我此次所行的步驟，若在他自己，應如何不該回去的道理，以及在我年齡上難以知道的事，我應如何的處理，關乎此當要多開導些才是。至於說到我所旅行的鄉間，我覺得他所持的意見完全不正確，並且遠離實濟了，但是很自然的就是了。我那位繼母，爲人很好，也還溫和，好像很想要留我吃晚飯的。我沒有逗留；但是我對他們說，我回轉的時候，在他們那裏多停些日子，於是就把我的一點小包子存在那裏，這是由船運回的，因我嫌其麻

煩的原因。第二天大早就動身，這次得看到我的父親，並且竟敢遂了我的願，所以非常高興。

我們很平安的到了自由堡，到了旅程的終點。這位馬謝黎女士的焦急也減少了。我們到了之後，她對我只表示其冷淡的態度；至於她的父親，是個沈於豪富的人物，對我並不表示十分招待。我就下宿於一個小飯店裏。第二天去看他們，算請我一餐午飯，我也就叨擾了。我們不流一滴淚的就別離了。晚間我又回到那間跼促的酒館裏來，於是就在到那兒的後天，又動身了，也不知道要到那裏，無計劃的就走。

再看我生涯中的一點事情；這事是給我要向幸福生涯上去的兆頭。馬謝黎這個女子，是個很好的女子，無甚光彩，也並不美，但也不醜就是了；缺乏是活潑，很講道理的，遇到什麼不適意的事，她流點眼淚也就過去了，決沒有過發潑的行爲。假使我要與她結婚，她對我倒實有點意思，只有要求我隨她父親的職業就可以成功的。（註）我對於音樂的趣味，本來是願意的。不過，如此我便要住在這個小而美的，布滿着和霽的人民的自由堡了。不必說的，勢必要捐棄我所有的大樂

（註）盧騷並沒有說及這是件什麼職業，但是依其下文的推測她的父親定是個音樂師。（參註大學院版）

趣，於是安安穩穩的一直過到我老死；關於這件事，是不必要顛度的，我自己是很明白的。

我回轉的時候，不到立雍，而到羅山了。就是因為我想飽賞那大家所見的大水綿延中的湖光風景。就我所有的無形的動機而論，並不見得十分堅定，一切遠大的目的，也難以致我發生影響。未來的不實的事，我倒認之爲永久實行的計劃，在我的心上，就如受欺要報復的心理一樣。我寄託我的希望，也與別人相同的，總是想到我不勞而獲的所在；反之，假使是要長久的刻苦才可得，那就不是我所願望的了。有了一點極小的快樂，可以得到來自己分上的，吸引我得比至樂世界的享受還要厲害。設或有一件樂處，是要帶點辛苦；那就對我無興味了，這是因為我只愛受純快樂，而自己絕不知道是這種關係，並且也無一點後悔的意思。

一時我急於到一個什麼地點，只要求其能達到就好了，並且希望愈近愈妙；原因就是迷失了路途了，到晚上我才找到木東鎮，我在那裏費了極有限的錢，就住下了，出了十個格和異萊爾（德國幣名，合中國四五十文）第二天還要吃了午飯才動身，於是又走到晚間，到了一個近羅山的小村子，進了一間飯店，身上無一文可以付宿費了，自己也不知道要如何辦。當時我非常

之餓，想到了個好方法，於是我就做着有錢付的樣子，就用了晚餐。我甚麼也不想的去睡覺，於是
 很安靜的睡去，到了第二天早上吃過早點，我同棧主算帳，一共七個拔刺；（瑞士德國幣共值中
國一百二三十文。）我想到如何拿出我的錢包呢，只有把我的衣服給他抵押罷。不料這位善
 士，把衣裳還給我，於是對我說，上天降福，他向未剝過人家的皮，他不願意爲了七個拔刺，就做出
 剝皮的開張，我只好穿起衣服，等到何時能付便付罷。那時我很感激他的善舉，但是我自己並覺
 不出是應要做這種的事，並且自後每回想到的時候，也沒有當時的那麼樣的感觸了。後來我沒
 有幾久，託了一個很確實的人，交還他的帳，並且道謝了他。在後過了十五年，我由意大利回來，又
 經過羅山，我實遺憾極了，將這個棧房及房主的名字忘了，否則我一定要去看他；一定要給他滿
 意的知道，我記着他所做的好事，並且應去證明他這種事沒有做錯。不用說的，世間比這還更重
 要的事很多，然而不免也會帶着很重要的誇大氣味，那就倒反令我覺不出應頌揚的如這種粗
 人，又是直而無文的人，所行的恰當了。

將要到羅山的時候，我就夢想着一個救濟，這個方法，並可以保持了我，不必要到我繼母面

前去現形；因為我計較到我的朋友王德爾，在一路途步沿遊的到安西的故事。這個意思，在我的頭腦裏發起酵來，我完全想不到我沒有他那樣的和藹，也沒有他那樣的才能，我頭腦只記得我到羅山，是個小王德爾就是了，去教音樂，也不想到自己是不會的，巴黎雖沒有去過，我也說是巴黎來的，就因了這樣妙的一個計劃，我只覺得那裏是沒有樂師似的，自己到了那裏，一定就能代行其職了，還有一層：我存心着去到了並不加入在他們的藝人一處；於是我想找得一間小旅館，住既要夠好，價值還要便宜。有人告訴了我一個叫做柏和德人家，他家是帶飯宿的，這位柏和德看來是個極好的人，並且接待我很好，我就對他說了我所準備好的一番假話。他同我約束了我所說的話，並且願意代我招些學生；他對我說，他不問我何時得到錢，他的房飯錢是五個白挨巨，（古幣名，值三法郎許一個，共約中幣六七元）這點是在錢上是很少，但是在我卻很多了，他還向我誠意的告訴我，最初是半費火食就很好了，中午是一樣很好的羹湯，沒有別的，但是晚上卻有一餐好晚餐，我就同意了。這一個可愛的柏和德，最初待我便如此的好心腸，並且還一點不妨礙我的正經。

究是什麼道理，在我青年的時代見到什麼多的好人，到了年齡漸長的時候，我見得好人又如此的少呢？難道善種都湮滅了麼？不是的；不過是社會的關係，在那時間的社會，我有急需的要在那裏面尋，現在卻不是我發見好人時候的同一社會了。就民衆中而言，有極大熱情的，尚可說間或有之，至於自然的感情，是很平常的可以聽得到的。及至到了比較的上等社會裏，簡直是絕對的阻斷了，並且以感情爲假面具，所說的除了虛榮與利益之外，甚麼都沒有了。

我在羅山寫信給我父親，叫他把我的包裹寄給我，並且請他賜給我些有益的教導，我可以借爲準繩。我曾經說過的，有些時候，是人智所了解不到的，昏亂的竟成了完全不是我自己。在這兒又可以看出一個很明顯的例。爲到要懂得在那一點上的時候，我的頭腦便要轉變，直言之，就是在那一點上，我就要變而爲王德爾似的，只要看到我到有這同一時機裏，我堆積了許多的荒謬，在那時就會出現了。請看我這位唱曲長，竟是個不知道一個全調的人物；因爲在那六個月裏，雖是與教師先生住在一處，縱或是得到點益處，然而絕不能算是教用；後來雖會另從過先生，那只能算是更學壞了些。這位日來佛的巴黎客，新教區的舊教徒，我想到勢必也把我的姓名，改變

了也同我的宗教，我的故鄉一樣。總之，我能仿照得到如何程度，我總仿照我的大榜樣就是了。他叫做新城王德爾，我呢，將盧騷名字的拼法變爲吳鏡，於是我就叫做新城吳鏡了。王德爾自己雖未說過，但他是知道作曲的，我呢，一點也不知道，然而我還逢人便誇，其實雖一點童謠都無能力記得出，自己說是個作曲家，這還不算事，居然出場到特赫德洪師先生家裏去。他是個法律家，是愛音樂的，於是在他家裏開音樂會，我想到把我的才能，給他一個張本看一下子，因之我就作了一個曲子爲他的音樂會，自然是儘我所學的力量，勉力著作。我竟爲了這一個了不得的著作，堅定的努力了十五天的功夫，膽清分段，並且整理得簡直是像一部作曲的主要著作一樣。結果，誰也難相信的，事實上這一個高明的作品，竟能得到相當的頌揚，在那部券尾上我安了一個很有趣的對舞曲，一時道路風行起來，恐怕現在人們都還記得的，這幾句當時極普遍的曲詞：

何等的隱情！

何等的不光明！

噫！雖是你那靜修尼

也免不了要走火！……

這個調子是王德爾教給我的，基調是一樣，不過是一些粗俗的詞句，我雖記不清，但所得的助力不少。我把這個對舞調子還用他的基調，添在我的作曲的結末，不過是去其詞句，換上了我的意思，我所說的這種情形，完全是像說月球上有人的話一樣。

人們都聚齊了來演奏我的這個曲子了，各個演奏人，我都對他說明了音律，演奏的方式，以及各段落的注意；我極力的處理了。大家調合了五六分鐘，時間雖短，在我卻像五六世紀的，最後，大家都齊備了，我就用那隻很好看的紙做的小棒子，向我那指揮檯上敲了五六下：叫大家注意，人們都畢靜了。我很勇敢的就指揮起拍子；大家一齊開首……豈有此理，自從有法國音樂會成立以來，再也沒有聽見過這種的亂打傢伙的音樂會。我自自誇的才能，人們也可以想見的，結果之劣，也可想而知了。所有的樂手都忍不住的笑；所有的聽衆，眼睛都睜得多大，並且都把耳朵要塞起的樣子；不過那時也沒有法子了。那幾個奏樂的東西，他們只顧他自己開頑笑，把鬚子的耳鼓都要穿通的鑣就是了。我仍是堅定的進行我的，不過實是多大的汗珠子向外流，還要忍住了。

羞恥，衆人都在那兒，又不敢逃脫。還有安慰我的，是聽到坐在我四圍的人，大家耳對耳的談話，雖是他們的說話，實際就同向到我的耳朵說的一樣，一個人說：實是一點也無可原諒；另一個別的說：這是甚麼癡狂的音樂！又一個說：這是個甚麼搗亂鬼！可憐的讓嘉呀！在這極難的一刹那之間，你可以不必望想有一日在法王面前，受那全宮庭的驚奇喝采獎勵你的聲音了！再有在你週圍的座位上的，所有極高貴可愛的婦女們，用那半低音說的：噯呀！這是多麼有趣的聲音！這是多麼令人要醉倒的音樂！所唱的曲子，聲聲深入人心窩，這些事你都不必妄想了。

但是有一點上，使得大眾都高興起來的，就是那點對舞曲子，我聽到衆人還未聽到幾拍子呢，各方的笑聲，都出現了。各人都來頌揚這曲意是如何的好；並且還安慰我道：這個曲子將來我一定要馳名的，還說我應該將這曲子傳習於各處去才好。我也無須述我的苦痛，亦無用乎張揚我的音樂才能了。

第二天，演奏手中的一個人，叫做陸達爾，他來看我，倒是一位很好的好人，他並不頌揚我這次的成功。我愚蠢的深刻的情緒，我的羞愧，我的悔恨，一切都奔騰出來，把我就陷於一種失望的

狀態之中了，無論如何，也不能把我的心在這種大苦痛的中間，再撐持得住了。我就對這位先生將我的胸懷打開；鬆開了我眼淚口的塞子；於是，捐棄了他給我滿意的事，就對他表白了我無知的來由，我一切都告訴了他，請他代我守祕密，他也答應了我，至於他能代我守到如何程度，是人們所想像得到的。自從那天晚上起，全羅山城都知道我是個甚麼人了，還有一層可注意的事，就是誰都還做出不知道的樣子，雖那位好人柏和德也是一樣的，不過他倒不因了這件事，便拒絕了我的宿膳問題。

我雖同樣的住着，但是很愁悶的。同是初登舞臺的結果，使我在羅山，居留得十分不安樂了。男學生不必說一個也不見，雖女學生也沒有一個，總之城市的人，一個也不來就是了。雖有了兩個粗大的德國人，也是蠢笨得同我一樣的無知識，我討厭得他們要死，照這樣，在我手上，雖是個口技人也教不成功的。一次，一家唯一的人家，把我招呼了去，他家有個小女妖魔，給我滿意的拿出了很多的樂譜，是我所讀不出調子的東西，於是倒像譏諷我的，在我這大音樂家面前順便就唱了下去，叫我教她應如何彈法，我是很少讀過一打開譜就彈的新譜，所以，我在剛說的這個

煌輝的音樂會裏，我不能不演奏的一刻之當中，我的眼睛看得不能像人們聽得那麼好，因之我才自己作曲的。

在這種屈辱不堪的時間，我得到極甘美的慰藉，就是：不斷的接到我那兩個可愛的女友的消息，我在異性裏說覺得是有一種極大的慰藉的德義；還有和解我苦痛的力量，最感動的，當在一種極不幸的時候，得到一個可愛的人來表同情。這次的通信，雖是過了沒有幾久便停止了，並且如此永未繼續了，這實在是我的過處。在換地方的時候，我疏忽了沒有將我的地址給她們，並且因了極力的不斷的想我自己的急需，暫時就完全將她忘卻了。

我已有很久未說到我那可憐的媽媽了，或者人們也以爲我忘記了她，那就大錯了。我不停流的想會她，並且渴望她回來，不獨是爲我的生活的需要，實在我精神上的需要格外要緊。我對她的感情，能到多麼熱烈，便到多麼熱烈，能到多麼溫柔，便到多麼溫柔，我並不妨害了別人的愛。不必說愛的方式，不單是一種的。我愛的是親愛的愛，與別人愛的豔麗的愛，完全是一樣的等分。不過雖是親愛與豔麗是一樣的存在，然而豔麗是恐怕不能永續的；所以媽媽雖是到了年老醜

陋的時候，我愛她還是不減一點親愛的分量。我心裏滿貯着她的人格，這種觀感，是比她的美感爲先入；所以，她所經歷的雖有變遷，究竟她還是她，我的感情還是不能移動的。我很知道，我應當要感激她，但實際上卻想不出來。無論她所行的事，是爲我而爲的也好，不是的也好，實質上總是一樣，我之愛她，不是因爲要盡心，也不是爲着利害關係，更不是因爲是合式的原因：我愛她就是因爲我生來要愛她。當我與別的人有情的時候，自然也是會分心的，我也明白的說我，那時是不大常想到她了；不過只要一想及她的時候，還是一樣的意濃，並且不問是有無愛情的問題，我從未感想到我不爲她盡力，與她分離了，我生涯裏就得到莫大的真幸福的。

我得不到她的消息是很長久了，我從不以爲是要見不到她了，也未覺得她要忘卻我的事。我自解的想道：她早遲點總會聽到我是漂流了，並且一定會給我個有生氣的佳兆，我就可以去找她了，我心上認爲是一定的事。要想等候她，最好是住在她的家鄉，經她所走過的路，過她所住過的房子，這種想像，皆是從推想而成的，因爲我怪性情中的一種了解不來的怪覺，是不敢去想她本人的，沒有絕對必要的時候，我是不敢叫到她的名字的。我雖說出了她所感動我的一切，

要知，我的口那能吐得出我心裏的祕密，我那能就將形成了一種如何的情形，這也就同說到她本人的時候一樣。我想現在恐怕有人見到這裏面，人們還有好些是不對我說的，便是她的壞處。已有人說了許多關於她的舉動的話，關於她的行爲的話卻是很少，最怕是人們於我所願聽事不說出來，與其如此，我倒希望大家甚麼都不說的好。

如我所說的那幾位學生，也令我不得熱心，加之，這個出產媽媽的羅山城，是有四法里的廣圍，我出去遶了兩三天，在這裏頭倒得了種極有趣的情緒，再也忘卻不了。那個日來湖的風景，尤以那極可賞的諸方面，常存於我的眼中，是一種我所說不出來的樂境，並且不單是種景色的美，實是我所不知道的極惹動人的趣味，每次我到武德的時候，我經歷一種紀念上的聯想，如華翰師夫人是在這裏生的，我父親也來住過的，還有那威爾遜女士，是在這裏，使我發出我心中的初次的愛情的，還有我幼年一切旅行中所得的興味，也在這兒的，此外，我覺得還有一件，是種別的原因，比這所有的還要奇祕，還要壯麗得多呢。(註)當到這種有趣的幸運生涯中的熱望，

(註)這段紀念在愛羅義士信札小說上可以見得到。(參照大學院版)

她雖遠了我的時候，我就好像是爲了這件事，生來薰蒸我的想像的，於是我的想像，無時不注定在武德縣裏，日來湖的左近，以及所有附近可愛的鄉間了。那時我心裏只想到湖邊上要有一塊芳草地，不能在別處；還要有一個相信的朋友，一個可愛的婦人，一匹牛，一隻小船，我若實能得到這樣的一切，我就在草地上享受這完美的幸福了。我好笑我自己的簡單：我竟爲了這種空想的幸福，居然到這獨一的地方去尋找了好些次，我纔驚奇那裏的住民，尤以婦女爲最，我覺得她們的性質，與我所要尋覓的理想人物，完全不同。這是有多麼奇怪！那裏的土地，人民，都擁滿着在那兒，但我從未見其有何互助的行爲。

我後來移到歲歲去的路途中，沿到那條好看的堤岸上走着的時候，忽然發出一種極濃沈的淒涼：我心上無所謂的噴湧出了無限的求幸福的熱望；我感動的悲泣得像兒童一樣。是有多少次數，因哭得不能行，坐在那塊大石頭上，自己求安慰的，看着我的眼淚滴下水去！

我到了歲歲城，投宿在一間賴克烈的人家；就在那裏過兩天了，沒有見一個人，在這個城裏，得到一種情緒，後來雖到任何地方旅行，都沒忘卻，也就是這一點力量，給了我些作小說的主人

翁關於有意思而感動人的話，我便快意點說出罷。到巖巖城去旅行呀，遊玩地方呀，選擇風景呀，湖邊散步呀，但是還請說一句，這個天然好像不是單爲了一個玉麗，一個克萊，以及一個聖波厚。
(註)生成這種美麗的地方；不過，也不用在那裏去找她們了，還是讓我來說我的小史罷。

我這個天主教徒，是如我所說的情形而成的，我去參加我所接受過的禮式，自是無奇怪亦無所疑愧的。每逢星期日，只要是天氣好，我一定到離羅山二法里的亞山司去做禮拜。照例的我總同到別的天主教徒，一定要跑這一輪的，尤其總是同那個刺繡家，他是個巴黎人，我忘了他姓名。這個巴黎人不是像我一樣的，實是個巴黎人，並且是個天生特等的巴黎人，爲人純樸的與山背溪老一樣，他非常愛他的故鄉，我是他的同鄉，他一點也不懷疑。說到這裏，不好把一個機會脫過，那兒有個副法官克胡撒司先生，有一個園丁，也是巴黎人，是個難交易的人，在他以爲一個人沒有幸運做到巴黎人，而自稱是巴黎人的，那就要將他的故鄉巴黎的光榮污辱了。他做出個正經人的樣子，捉拿我錯處的來問我的話，過後，便帶着不是好意的冷笑。一次，他問我，有個很著名

(註) 玉麗、克萊、聖波厚皆是愛羅義士書中之主要人物。(此書見前註)

的馬奢樓扶可知道不知道。我那時的瞎說，人們也可想像得出了。我後來雖是在巴黎過了二十年，照理我現在應該要知道這個城了；其實假使今天有人還是拿這同樣的問題來問我，恐怕我所回答的還是一樣的爲難；若是從這種爲難上推想，還是很可以斷定我沒有在過巴黎的。須知，有好多時候，一個人明明是見到事實，同時這個人，反被人認爲是個不真實的主腦的，不知多少。

我在羅山究竟住了多少時間，我說不出確數了。這個城市上的觀念，我也不大記得了。我只知道在那兒過得不舒服，於是就到羅浮沙德城去，在那裏過冬天。在這個城裏，我算得到是成績，招到點學生，於是在那兒，我竟能賺到向我的好朋友柏和德所借的房飯錢，那時我雖還欠他些錢，但他竟很忠實的將我的小包寄給了我。

我在教音樂的中間，不知不覺的我就研究起音樂來了。生活也不錯，若是在一個懂事的人，也就能滿足了。但是我這不安靜的心，又來向我要別的事。每到禮拜日，是我得閒的時日，我就到鄉間，以及附近的森林中去跑，總是遊蕩，亂想，嘯嘆；每次我只要一出了城，非到深夜是不得進城的。一天，在布德溪，我入到一個飯店去吃飯，在那兒見到一個人，很堂皇的鬚鬚，看到一件紫色

的希臘式的衣服，戴到一頂皮帽子，形容態度都很夠高貴。他聽人說話總是覺得難明白，他所說的話，除了幾乎聽不出的方言之外，其話也不會說，而這種話音，只有與意大利話相近外，任何言語也不相像。他所說的差不多可以懂得的，就中只有我一個人；他對那個店主及那些鄉下人，只有用手式表白的意思。我就向他說了幾句意大利話，他完全聽得懂；他便立起來，很熱情的走來與我招呼。這一個親密的關係，即刻就成功了，於是自這一刻之功夫起首，我就代他做通譯人了。他的飯菜是很好的，我的，還及不上中等呢。他招待我喫他的那一份，我也不與他客氣了。我們喝到酒，隨口便談的說到我們的親近，並且在那餐後我們就不能分開了。他對我說，他是個希臘的教長，又是耶路撒冷的修道院長，他這次出來的任務，就是因為要重修基督聖墓，在全歐洲募捐。他把我看了些俄國皇帝皇后的莊嚴的特許證書，其餘還有好些是別國皇帝的。他沿途募化到那時，他已很滿意了；不過他進德國的時候，就要有許多的想不到的苦處了。他不懂一個德國字，拉丁，法文，也是一樣的不識。只靠他那點希臘話，土耳其話，地中海邊上的洋涇浜話，做他的助力。這一點力量，是週旋不了他所擔負的地方。他就邀我擔任他的祕書，以及翻譯的事。我那件

小紫衣服，正是新買的，剛剛對我這個新職任，卻配得不錯，我的境遇是顯得不寬裕的樣子，他已料到不難談得成功的，簡直不差，我們的契約隨即就辦妥了；我對他一點也無所要求，而他倒約束了我許多事。無保無證，無一個熟人，我就委身受他的指揮了，並且就在那第二天，我便從那兒出發到耶路撒冷去了。

我們開始巡遊自由堡屬的郡縣，在這裏沒有做甚麼事。高僧的身分，不做叫化的行爲，並且也不向甚麼特別的個人募化；我們每到一處，就進元老院去，那裏捐少少的一點錢給他。從那兒起我們就到佩恩（瑞士京）。我們住在鷹館裏，這是當時的大旅館，都是住的上等客，侍候飯堂的人很多，又招呼的好。已經很久的時候，我所食用的是不佳美的食品，我很渴望着大啖一次，有了這個機會，自然是應當利用了。這位院長大人，他是個極好的交際家，很愛在宴會檯上週旋的人物，很有趣的，對於懂得他的話的人，談得非常之好，並且引用他的希臘知識，也用得很夠有趣。一天，在餐後吃水菓剖核桃的時候，他割到了他的手指頭；並且血流得很多，他把他的手指給大家看，還笑到說：『請看，諸位先生，這是個血地獄。』

在佩恩的時候，我的職務並沒有空費一點，也沒有行一點比豫想還不及的壞事出來。我言行的得體，以及不缺場的情形，恐怕雖在我自己有事的時候還辦不到呢。況且所經歷的事，不像在自由堡時候的簡單，就是要與那國的頭等人物不斷的做長久的會議，參與這會議的人的台銜，是要檢選的，只這一件，就非一日所能辦得了。及至一切都就緒了，准許他到元老院列席。我也以他的翻譯的資格列席，於是大家向到我演說。在這時候是絲毫無可依賴了，與當場的各會員們商議了很久的時間，精神上仍要覺得是沒有談話的一樣，然後再向他們一個個的解說，要使他們覺得好像是無可再說的情形。人們知道的，我的內難怎樣呵！要一個向來害羞的人，不獨要向大家說話，並且是在佩恩元老院裏面，還要說不停流的無一分空子能由得我準備，這種情勢之下，我已不知要狼狽到如何田地。但我竟沒有頹喪，把院長的任務很簡明的表白出來。我還頌揚了諸王子們虔誠捐助他辦這件事，想激刺這班權貴的熱心，我說：沒有一個人是缺乏善根的；只須以這件善舉推測，可以知道無分宗派的，所有基督徒皆是專心一致，後來我結束的歸根到上天降福，總不會落在空處的。我並不要這點演說的功勞；但是得到好意是實在的事實，當這位

院長列席終結出場的時候，收到很可觀的贈禮。然而有一層，在他的秘書的精神上，這種獎勵，是很樂意用在繙譯員的身上；因為我是無勇氣能將這種事，書之於筆的道理，看到我這樣的當衆的談話，還是在一個莊嚴的地方，這是我從來沒有過的，也幾乎可以說我講得最好最有勇氣的。也只算這一次，在同一個人的身上，是如何的不一致罷！去今有三年的功夫，我到伊肥東去看一個老友，何剛先生，因為我贈了點書籍，在那城裏的圖書館，領受一位委員的謝辭，豈知所有的瑞士人全是大演說家，那些先生們都向我演說。我就想到勢必也要作點答辭才是；但是在想答辭的時候，已是非常躊躇了，並且頭腦又大玄轉起來，我坐了一刻，想到還是不如自己讓自己笑得乾淨罷。我青年時代，雖已是天生的懦弱，然而有時還能勇敢於一時，到年歲稍長了，簡直無一點勇氣了。我經世愈多，對於世間的一切，愈無作爲了。

從佩恩起程，我們就到蘇路爾；因為這位教長先生豫定的路程，想轉過德國，再到匈牙利，經過波蘭，然後回轉，這成了無限的旅程。像這樣路途壯着他的荷包的，只增無減，他一點也不怕多走回頭路。對於我呢，我是不問在馬上或是腿上，都是同樣的高興，只怕我一生不能完全做了旅

行人；不過，寫得是如此，可惜我走得不能到這麼遠。

我們既抵蘇路爾，第一件事，就要去見法國公使。可惜，這位公使鼓賴克侯爵，與我們這位高僧先生是很不利，他曾經做過土耳其公使，關於基督聖墓的事，非常清楚。教長先生進見的時間，只有一刻鐘，當時我並未參加，因為這位公使先生，懂得地中海的洋涇浜，並且意大利語也至少說得有我一樣的好。我這位希臘先生出來之後，我仍跟他走，有人來阻止我，這時是輪到我進見了，我本說是巴黎人，我自是以巴黎人的身分，立在這種權貴的裁判威嚴之下了。他問我是什麼人，並且告戒我要對他說實話；我就要求他，請給我一種特別參見式，他也就允許了我。公使先生將我領到他的書房裏，並且把門鎖上；到了這步，我就跪在他的腳下去，訴說我的話了。這時我若想少說些，那我何必要請他特別給我申說呢，就是因為我那一時我心中的意思，不斷的向到我口上不可阻止所要噴出來了；並且，我既能對那個音樂手陸達爾無一點包藏的自白了，這時何必倒同這侯爵鼓賴克來隱瞞呢。過後，他見我說得如此真實，加之我的小歷史又如此的有趣，他很滿意，他一把拉到我的手，到後面見公使的夫人，並且將我所有的事，略說過一遍。這位鼓賴克

夫人很和氣的招呼我，並且說不好讓我跟這個希臘教士去，決定把我留在使館裏，等着看能給我一點甚麼事做。我想去同我那可憐的教長道個再見，因為我想到表示我的意思，他們也不許我去，有人去告訴他說我住下來了，於是過了一刻我的小包袱來到了。有位馬庭藜先生，是使館的祕書，他做出種來招呼我的樣子，就帶我到一間指定了我的房間去，對我說：這間房子是一位名人陸克伯爵，與你同名的，曾經在這裏住的，現在一切都請你來後繼，並且希望你將來一日能做到……盧騷第一，盧騷第二才好。這種的引導，當時我並無甚望想，不大動我的意志，因為我知道要想買到這樣的一日，是要給多麼大的價錢。

這位馬庭藜先生，給了我剛說的這種的奮發心。我又讀了曾經住過那間房子的人的著作；於是，對於這些人們所給我的獎勵，想到一點詩意，我就試作了一篇，關於鼓賴克夫人誇獎我的有韻的詩。這點意思，究竟是不好，過後我常作一點通俗詩，這倒是種安排許多優雅句子的一個頂好的練習，並且也是學寫好散文的一個方法。法文的詩裏，我就從未見過能十分引人入勝的作品。

馬庭藜先生想看看我的文章，於是叫我將我對公使所說的事，詳細的說出來。我就寫了一篇長信給他，我聽說現在被一位馬奚安先生保存着呢。這人很久的以前，曾經在過鼓賴克侯爵的面前的，後因馬庭藜轉到顧大義先生使館去的時候，就由他接任了。我已請馬賴謝爾伯先生代我設法把這封信抄一份。無論我能否從這位先生手裏，或是從別人處弄得來，將來大家在我的懺悔錄裏總可以看得到的。

經驗，我已算得將牠一點一點的調劑成了我的浪漫的計較；於是，舉一個例證，如這一次我對於鼓賴克夫人，不獨不戀想她，並且一起首我就覺得在她丈夫宅子裏，做不出甚大路數來的。馬庭藜先生已占定了地位，並且還有位馬奚安可以說是在那兒候補，運氣再好些，也只有讓我做到一個副書記的希望，這個位置，一點也不打我的心。情形既是如此，人們來問我願做什麼事，那時我就表示十分熱望的想去巴黎，公使先生倒悅意這個意思，他覺得至少對於他也是算代我解了焦急。有位麥爾非異先生，是使館翻譯祕書，就說起他有個朋友過達爾先生，是瑞士的團長，在法國服務，要找一個幫他姪子的人，於是他想我一定能夠與他是合得來的。關於這個意思，很

輕易的就成立了，我的出處就此決定了；至於我呢，只望到這一趟旅行成功，並且目的是在巴黎，我心裏全在於受用方面着想就是了，他們給了我幾封信，一百法郎做旅費，並且還說些忠懇的教訓，於是我就出發了。

我這次的旅行，費了十五六天的日子，這可算得在我生涯中有數的幸福日子，年紀輕，身體好，錢既多，希望又極大，我還是徒步的旅行，並且我是一個人單獨旅行。假使人們還不知道我的性情，見到我數出這種樣的好處，一定也驚奇起來了，我所有的絕妙的空想，早成我的伴友，並且我想像的泡影，無一不是生成極妙的壯觀。當到有人在車子裏給我一個坐位，或是在路上有人來同我接談的時候，我很感楚的眼見我在步行時所築成的空中樓閣的幸福，完全推倒了，這一次我的想像是尚武的。我此去是到一個軍人的面前，並且也是件自身要成功軍人的事；所以人家已爲我準備好的，我就要作軍官候補生了，如此，我自己眼目中已覺我是着起軍服，還有一簇很好看的白雞毛。我心裏自己在裏面濶大着這個高貴的意思。我還稍有一點幾何學與築城學的淺識；又有個工程師的舅父；我總算是一點血統的關係，我的近視眼雖覺有點障礙，但是一

點也難不到我的，並且打算得很好，十分可以安心，還特別的有一股勇氣，可以補充這點短處。我看宋陪爾大將的記載，(註)他的眼睛非常的近視；那末，爲什麼盧騷大將就不行呢？我就如此的向我這些呆想上發熱，我眼睛裏只覺得許多的軍隊呀，堡壘呀，壕溝呀，礮臺呀，我自己就像立在煙火中間，手裏拿到一個望遠鏡，很沈靜的在那裏發命令呢。不過，當到我經過那些可愛的鄉間，我見到許多的疏林溪水，這種動人的景緻使我發出悔恨的感觸；我覺得在我這樣的戰爭中間，我的心是支不住這麼樣的搔擾；轉眼的功夫，不知怎樣的，我又在我可愛的羊舍生涯中了；斷念我神武的事業了。

一到巴黎，覺得與我固有的想像，是有怎樣的相反呢。我在都漢見其外觀的點綴，街道的美麗，房屋的排列與均齊，到了巴黎，因之就令我還想發見些別的東西。我心裏只揣想着，定是個美與大相等的城池，外觀很壯大，城裏盡看着些宏壯綿延的道路，黃金大理石的皇宮，我就裝滿了

(註)宋陪爾大將 (Frédéric Schomberg, 1573 - 1632) 是十七世紀的一個名將，生於德國海堡，供職法國，死於愛爾蘭之役。

這種感想，及至由市外的聖馬索入城，只見到臭而髒的小街，壞而黑的屋子，現着一種不清潔而貧窮的樣子，似乎布滿了乞丐，車夫，串戲的，沿街叫賣的戴舊氈帽的人物。所有的觀感皆集在這種目標，雖是後來我看到巴黎的美實的壯觀，還是打消不了我這種最初的印像，並且令我對於這個城裏的住民，一直留了一個無形的掃興。可說我雖後來一直住在那裏，仍是無時不起一種想離開那兒的想像。這樣太過火的想像的結果，是因為衆人的誇張，便成奢望了，於是任誰心裏所想的，比人們對他所說的，都超過頭了。有人曾經向我誇張得巴黎不知怎麼樣似的，那時我揣想到同往昔的巴比崙一樣，若是巴比崙真能給我見到的時候，恐怕所見的也同這一樣的掃興。從事實上看起來，我就是個成例，我到了那裏的明天，我趕緊去巴黎大戲院，也是一樣的觀感。跟到又去凡爾賽，接到又去觀海，也還是一樣。自後我無論到何處去看景緻，都怕人家太誇揚了。其原因是任，對人固是完全不可能，雖對大自然也是很難的，因為所有實際的豐富，那能及得上在我想像裏的豐富呢。

如上所述的，我所收到給人的幾封紹介信，我以為我的前途早經決定了。對於那位特別介

紹我的人，我對之並不甚親近，就因徐白克先生，已經退職了，並且是在巴牛地方度着那哲學式的生活，我到那裏去了好幾次，每到了那裏，他連一杯水都沒有給我喝過。倒是那位麥非異夫人，是那位翻譯官的嫂嫂，以及他的姪子，是個近衛士官，他們很接待我的。不獨他母子兩個只接待而已，並且還請我喫飯，後來當我住在巴黎的時候，常在他們那裏去喫飯。這位麥非異夫人，我覺得她是個很清楚的人；她一把的黑油光亮的頭髮，梳得很齊整，還是古風，一對彎彎的頭髮懸在鬢角上。她的相貌上雖留到這點東西，卻一點也不減煞她的豐彩，反顯出種很有趣的精神。她這種精神，是很合乎我的，至於她照應我，只要她能做的，她無不做到；但是無一個幫助她做事的人，就這種所在，於是我即時覺悟到，這是人們已覺得了的，這件極有意思的事情的來由。關於這一點，不得不對法蘭西人下個正確的評論了。他們總說是不廢棄他們所說過的約束，並且他們結立約束的時候，總是很誠誠實實的；不過，他們有一種行爲使人頗堪尋味的，就是：比說話還要容易的，他們對你就騙過去了。瑞士人雖有他那張大的奉承，在他們面前只能留到欺呆子。法蘭西人的行爲，雖是很能動人，同一條件的，也很簡單，人總以爲他們總不願向人說出他們所想做的。

事，其實這就是使你很高興的驚奇他。我再進一層說，他們對於認定的事物，總不會錯的；他們都是很自然的和氣，親熱，慈悲，這倒是如大家所說的：比較那一國都要確實一點，但是他們都是輕漂而浮動的。他們對人所表示的感情，實在只是如何去的，他便如何來罷了。若向你說話的時候，都是滿懷着你；一不見到你，他就忘卻了。在他們心裏什麼都不會變動，一切只是在他們的一刻刻的行爲中間。

我受到很多的熱意，而很少實在的招呼。這位過達爾團長，人們所介紹我去的，就是他的姪子，這人看來是個很壞的老吝澀，他固是什麼錢都愛，然而我那樣的襤褸，對我一點也無希望。我想我如此要想到他姪那兒去，只能做個無工錢的傭人，質言之，一個招呼招呼的人罷了，繼續的看他的意思，到了那裏可以免去徵兵義務，但是只得見習士官的薪水，質言之，喫一個兵士的口糧就是了；並且他還不願意給我制服，他想我還要認耐着受聯隊裏供給。麥非異夫人不以他這些條件爲然，她勸我拒絕了這種辦法；他兒子也是有這同樣的意思。他們代我覓別的事，然而也是甚麼都找不到。不過這時我開始拮据起來了，所有的一百法郎，除去旅行上用的，所剩的也

用不大遠了。總算萬幸，我接到公使先生的好意，又寄了一點小款來，那時卻使我成了大財產；並且我相信，假使我有耐性，他一定不會擯棄我的，不過一切的焦心，等待，營謀等等的行爲，在我是件不可能的事體。我厭棄起來，我也不望想了，於是一切了事。我還是忘不了我的可憐的媽媽，但要怎樣才見得她呢？到那方去尋呢？麥非異夫人，她知道我的歷史，她也幫同我找，雖經很久也是沒有用。後來她代我打聽到華翰師夫人已經動身了兩個月了，不但如此，人們還知道她是到沙佛窪去的，抑或是到都漢去了，又有好些人說她是回瑞士去的。這樣我一定是不能去追蹤她，若知道她是在什麼地方，我好去找她，這種事在鄉間是比在巴黎要容易辦得多。

我在要動身之前，在寫給過達爾團長的一封信裏，練習我新才能的詩才，幾把他應有盡有的表揚了。將我的這一點惡筆給麥非異夫人看了，她除掉應當要告誡我，反而非常好笑我所譏諷的一切，她的兒子也是一樣的，我呢，我想，也因為是不歡喜這位過達爾團長的原因；這也可以知道他是個不令人愛的人物了。那時我很想把我的詩寄給他去，他們也很助到我的興。我做成一個小包，寫上他的住址，並且好像當時巴黎還沒有小郵局，我放在我的袋子裏，在經過歐克瀉

爾（巴黎與里昂中間的一個城）的時候寄給了他。雖此刻，我有時都覺好笑的，想到他讀到這篇頌揚文的時候，他一定要皺眉頭，因為那上面，真是形容得無微不至。所以一開首就是：

狡猾的老頭兒，你以為用點癡愚的臭脾氣，

抬高你的姪兒，就想把我來引起。

這是小品，實在做得不好，不過還算是沒有離開譏刺罷了，也可以從這上見出點譏諷的才局，可說從我的筆底下，寫出譏諷的東西，幾乎只有這一次。我心上很少憎惡的心思，能使得利用這種才能。人們可以檢察我有時對人要辯論自己的辯論的作品，就可知道了，設使我是個好鬪的氣質，我的那班用先發制人的人們，那恐怕就很少有和笑的人們在他們的旁邊了。

我最遺憾的事，就是我不記不到我一生中的細故，在我所有的旅行中，沒有做起日記。我似乎敢說一聲，我獨自一人，還要是步行的時候，如那樣的想像，那樣的生存，那樣的生活，那樣的自我，我才願意，此外，簡直我甚麼都沒有了。步行的時候，好似有點什麼，可以疏動以及生發我的意思。我若在一个定位的時候，幾乎甚麼都想不出來了，我的身體一定要搖動了，我精神才得發輸出。

來。鄉間的風景，聯續不斷的有趣的景緻，飽和的大氣，宏大的食量，因行路而得的健康，客寓中的自由，將我一切所感觸鬱悶，一切所回想我境遇的事，都好與之脫離了。因之這種的情形，把我的精神都解放了，就給了我一個思想的極大勇氣，把我拋之於大空中間，儘我選擇，儘我調排，無拘無恐的，一任我的意志取捨。我完全成了自然界的主宰；我的心，完全漂蕩於事象生事象之中，自集自散於所觸到的一切，牠自繞着所有的感人的想像，自醉於優雅的情感之中。好像要把這種的情感固定了，由我自己玩弄着，在我心上揮畫，要知，我對牠所下的畫筆是有多麼宏壯！色彩是有多麼鮮明！印像是有多麼有勢力！有人說：人們已在我前面的著作裏都見過了，何況我這點年歲頹唐的描寫呢。噫！假使有人見到我初期青年的一切，在我所有的旅行中所行的事，我雖已將牠構成了寫出來，其實等於我完全沒有寫！諸位要說：什麼道理說沒有寫？而又因什麼道理要出來呢？我就答諸位道：爲什麼我剝奪了實際享受時的趣味，爲到說給別人知道我所受用的呢？到我飛翔於天外的時候，諸位讀者也罷，羣衆也罷，雖是全地球也罷，與我有什麼關係？而況我自己那裏來這些紙筆白費呵！不過，沒使我早想到了這裏，我一點也不會寫出來了。我因爲豫先

沒有覺到我還有些意志在呢！當到一有了甚麼事使牠高興的時候，牠就出來了，並不是有甚麼東西令我高興的時候所能辦到的。不問他是一點他不發生也好，或是大量數的發生也好，總之我完全是受意志的數量與勢力的壓迫，若是真實的寫，每天雖十部書也不夠寫。在那裏來這麼些的功夫呵？一到了地點，我只想著飽飽的喫飯，出去了我只想到快快的走我的路。我只覺得門外有新樂土等着我，只想著去找那塊土就是了。

向無一次，能如我現在所說的，這次歸途上所感想的這樣清楚。去巴黎的時候，我的意志是規束在我所去做的事情上了。我好似一馬跑到了跑馬場的一意跑進去就是了，並且心裏還徘徊著許多的功名心。不過，到這個跑馬場去，不是心意所指使我的，倒是實事妨礙着理想是真的。這位團長過達爾同他的姪兒，遇到我這樣的勇士，他們要怎樣的不舒服。託天之賜，現在我算是過了一切的障礙，我可以由我的意思深入那想像之鄉了，要問是何道理，因為我目前只有這件事。我迷感到什麼樣的程度罷，在路上的時候，已經確確實實的走錯了許多的路；並且我自己還悔恨我走的路太直呢，因為及至我已立里昂的地上，我心裏還想着不會到呢。

此外有一天，我想到走近路，繞到一處看得見的很可賞悅的地方去，我極力的走，並且轉了許多灣，到臨了完全竟走迷了路，後來走了好幾個鐘頭的冤枉路，既渴又饑的疲勞得要死。我走到一個外面不好看的農家去，但這已是我在那左近所見的獨一的人家了，我以為也同在日來佛或是在全瑞士一樣的，所有的居民，他們有種慈愛的行為，願意供人家的方便，我進去請他給我做一餐飯，我付錢把他。他於是拿出些去掉奶皮的牛奶，及一點粗大麥的麵包，並且對我說：所有一切都在這兒了。我喝了這個牛奶已覺很美，連麵包也覺好喫，雖麥皮一齊都喫光；不過這樣的一點養料，對一個極疲倦的人，是不大够。那位鄉佬，他試我一下，可以知道我的食量，究是如何。他向我說，他因見我是很好的誠實的青年人，（註）他那兒並不賣飯，未幾，他打開靠廚房的一個小地板門，走下去，一刻復轉上來，又拿了一塊好而盡小麥的麵包來，一塊火腿雖是切開的，但是非常合口味，還有一瓶酒，一有了酒，興奮我的心境使得我受用起來了，另外還添上一樣很厚的煎雞蛋，於是我餓喫了一餐別的行路人所望想不到的好飯。及至我付錢的時候，看他那種

（註）這時還未到人們明明白白的說到我形象上的面貌問題呢。

不安同慌張的情形，都現出來了，他不要我的錢，他非常麻煩的再三不要；至於他是爲甚事要害怕，我想不出來，倒覺是點可尋味的事體。最後，他便憤恨的說了些差人關吏的可惡的言語。他告訴我，他之所以收藏他的酒，就是怕附加稅，麵包要藏就是怕人頭捐，一個人想到求免死於饑饉，只好是做個失德一點的人。他對我所說的這些話，關於這種事，我完全一點不知道，他倒給了我一個永久不滅的印象了，從此，這一個不可消滅的憎惡的萌芽，在我心裏，牠自發的反抗起貧民們所受的痛苦，以及他們所受的壓迫。這個人，雖是個寬裕的樣，尚不敢喫他額角上流汗所得來的麵包，也只爲藏身於他的破房之中，做出與他四圍人家一樣的窘像。我走出他家的時候，還是同在那裏等喫時的一樣的不適意，並且爲那些優美地方的氣運，向到自然歎惜，這個自然，只算是白費了牠的天賦，爲那班役吏做成些擄獲品就是了。

看罷，這就是我這次旅行中所經的最顯明的一個紀念。我還記得一件將到里昂的事，就是：我很想延長我的路程，想去看離擁岸；因爲我與父親看小說的，還未忘了那亞司特黑，並且這是一件常常在我心上回想的東西。我就問到阜黑司的路，於是就與一位女棧房主談問了一切，她告

訴我這地方，對於工人是個很有淵源的好地方，那兒有好多冶鐵廠，人們到那裏去做冶鐵工是最好的。我聽了這段讚詞，立刻就平下我的浪漫的好奇心了，因之我不想到這個沿鐵廠去尋地安同錫爾芳德兒了。(註)這個忠直的婦人，她極慫恿我到那裏去，並說我一定可以做到一個製鎖匠的。

我到里昂，也不是完全無目的。一到，就到沙鎖堤去看沙德烈女士，她是華翰師夫人的朋友，因為我前次同教師先生來的時候，華翰師夫人曾經把信給我介紹她的，所以已有了一個熟識的人了。沙德烈女士告訴我，她的朋友（華翰師夫人）曾來過了里昂，不過她也不知道她是否到碧野門一條路上去了，因為她動身時雖她自己都未確定在沙佛窪停不停的原因；若是我要想打聽消息，她可以寫信去問，並且叫我最好是在里昂等着。我承受了她的意見，但是我卻不敢對沙德烈女士說我是急於等她的回音，以及我的錢包已盡，實在使我不能等得長久，我怕到說

(註)錫爾芳德兒(Sylvandre)神話中的森林神的名字。與 Sylvain 同地安(Diane)是希臘與羅馬的神話上的森林與狩獵的女神。

了這種話，倒使她冷視了我，反爲不好。其實不然，她對我很親熱，並且接待我完全是同等的待遇，如此，更把我想告訴她的我的境遇的情形，又打短了勇氣，就是怕到失了朋友間的作用，顯出係個可憐的乞丐的樣子，那又不好。

在這後面的一點事，我覺得在這書裏我所記得的一切中，要算是最記得清楚的。不過，我好像記得，在另一次到里昂的時候，也是同樣的當口，在一個甚麼所在，我記不清了，但是我記得是在一個很狹小的地方就是了。是一件很難說出口的一點小故事，是我再也不能忘却的事。一天晚上，吃了一點極少的晚飯過後，我就坐在美園 (Bellecour) 旁邊，正想到我的事情應如何辦法的時候，有個人戴到一頂便帽，坐到我旁邊來。這人的樣子，是個做絲綢的工人，里昂人呼之爲織手。他就向我說話，我也回答他。我們便談了一刻鐘的樣子，在這當中一直是很冷淡的，並且聲調都無甚變動，他就說起我們兩人做點遊戲罷。我就等他對我說出是怎樣的一種遊戲，那知道，我一點並不添話的，他那時因爲一定要做個樣子給我看。本來我們兩人幾乎已挨得到，加之，那天夜色並未黑暗，所以不阻礙我見到他所準備要作的舉動。他也不想我是個甚麼人，事先一點也

不說明這種意思，也不問是個甚麼地方，好像他已對我說過似的，他一定只想到他好玩我也好玩，各得其益；在他覺得很簡單，他那裏設想到我所想的與他不同的事呢。我被這件無恥的事嚇得像什麼似的，甚話也不回答，我趕急的立起來，於是舉起腳來飛快的逃跑，怕到這個下流來追趕我。我那時非常麻煩，改過回棧房的聖多密立克路，我向河邊跑過去，及至到了木橋上我才敢停下來，還是驚慌抖震得像犯罪的罪人似的。我心上覺得關於這件沒德的行爲，好像我自己也是有分的樣子，這種心理，經了很久之後，我纔算矯正好了。

在這一天的旅行裏，也有件差不多同性質的險事，但是比這件的情形，我的處境還要危險。我想到我的錢，已要見底了，應該將這點梢頭，好好的分配纔行。於是我在客棧裏不常叫飯吃，並且不久便簡直不在那裏吃了，到路灘的飯店去吃，用了五六個蘇也可以同二十五個蘇是一樣的飽腹。既不在那兒吃，我就不知道如何好去睡呢，這倒並不爲了甚麼了不得的大事，不過我怕占了人家一間房子，使房主一點也得不到利，有點難以爲情罷了。這個道理自是甚善。一天晚上，天氣很熱，我決定在街邊的散步場上過夜了；並且我已占到一張橈子，那時有個教士經過，見我

竟在那裏睡，他便走近來問我，是不是沒有宿處，我對他說明了我的情形，於是他覺得很受感動的樣子。他就在我旁邊坐下了，我們就談天起來。他說得很高興的。他所說的話，都使我覺得他給我的最滿意的意思。那時他見到我的意思很好，他對我說，他租的房子不大，只有一個房間，但是無論如何，他不能讓我睡在露天裏；爲時天又晚了找不到下處，於是他想供給我半張床，過了這一夜再說。我就受了他的好意，希望他作我的有益的好友了。我們一同去到那裏，他就點着火。他的房間雖小倒還清潔，他招待我很親熱。他打開一個玻璃罐子，拿出糖酒浸的櫻桃，我們每人吃了兩個，於是大家睡覺。

這個人也是同那個救濟院的猶太人一樣，是有同樣的惡癖，不過不像他那樣粗暴的威迫就是了。他若不是以爲我已經明白呢，那便是怕逼得我防備，再或他仍未確定他的計劃，他既不敢向我張明叫著的實行，於是他就設法觸動我，使我不安寧。我已比第一次有了教訓，我即刻懂了他的意思，霎時我就抖震起來了。那時我既知不到是在一個什麼屋子，又不知道我在甚麼樣人的掌握之中，又怕到嘈嚷起來，連命都送了。我便假裝做不知道他要對我做甚麼；不過，表示極

厭惡他的親熱，於是堅決的不任他再進行，我恰恰做到使他不得不制止的地步。那時我同他說話的情形，是很平和而很堅持的態度；並不現一點起疑的樣子，我對他說明我從前的怪事上的不安寧，我如何解脫的，並且說的時候，表明其十分反感同憎惡的關係，我如此對待他，我想，已使得他心裏很難受了。那時他只好斷念他的骯髒的念頭。我們後來就很安靜的過了那一夜。他還說了許多有趣的事，以及些很有道理的事；這人雖是個大壞東西，然而一定不是個無才能的人。

第二天早晨，教士先生，他不願做出種難看的樣子，就說起早點心的話，於是就叫他棧房裏的一個女子來，這女子生得很美，就請她去拿。她回說沒有空，他又叫她的姊妹，她連回答都沒有。我們等了很久，也沒有點心來。後來我們就走到這兩個女士的房間去，她們對教士招呼得很不熱意。對我是格外連招呼也沒有了。那個年長的女子，背過面去，忽然用她那高尖的鞋後跟，踏在我的腳尖上，我剛剛有個雞眼在那兒，頂到鞋子已是非常之痛的；別一個女子，又跑到我的後面，不出意的奪了我要去坐的那張椅子，她們的母親，從窗子上澆下水來，淋了我滿面。有一點位子是我可以坐下的，她們都搶了去，這真是我一生裏從未遇過的一種情形。我見了她們心目中

的這種侮蔑的無名火，我簡直癡木的完全懂不了是什麼意思。我那時訝然自失的，呆瞪着想到她們所狂暴的一切，於是我纔真實的慌張起來，那時那個教士，在旁邊做個不見不聞的樣子，他明白了這是完全無早點心的希望了，他舉腳便向外走，那時我趕急跟他就跑，容易纔解脫這三個地獄鬼。在路上走到的時候，教士還說到咖啡店裏去吃點心，我肚裏雖是非常的饑餓，然而我再也不領他這個人情了，不過他也不見得十分要叫我去就是了。我們走過了三四個路口，我們就分散了；我呢，固以不見那間醜怪屋子週圍的一切為有幸，我想那個屋子也願我離開牠，使我不易認識牠為妙。我所到的如巴黎，或是其他的城市，絕沒有遇到如這樣的兩件險事；我對於昂的住民，盡存了一種不好的印像，並且無論何時，我總以之為歐洲的一個最醜惡的城市看待牠。

關於這種無可再醜惡的紀念，實言之，就是我被陷情形的回想，不獨未存一點好感，而每使我回想的時候，在記憶上總覺十分無趣。我若是能做出與別人一樣的，有借貸的才能，能欠棧租，那就很容易對付了我的事件；這就是我的適應能力與抵觸能力是相平衡的原因。於是，要想推

究這兩種能力是向到那一點上進行，那就幾乎可以知道我一生所經過的窮困了。總之，雖是時常缺乏麵包的，但從來遇過一次因遲付了一刻功夫，被賣主來催付錢的。我不知道對付催索債務的方法，所以我總情願忍苦，不情願借貸。

這種忍耐，一定就是陷於要到露天過夜的原因，尤以在里昂，我是經了好多次。我情願用剩幾個蘇（錢），留到做付麵包的較之付了投宿錢好；因為我同瞌睡奮鬥是比與饑餓容易。這裏邊還有件奇怪，就是：我在這種難堪的狀況中，我是完全無愁無慮，我對於未來一點也不煩心，於是專等候沙德烈女士的那封一定有來的回音，臥對着美好的明星，伸躺在草皮地上，或是在花園的櫬上，實際與睡在玫瑰床，都是一樣的睡。現在我還想起一天晚上，在市外過夜，沿到那條菘江不知還是菘江的岸上的一條路上，我卻記不起究竟是那一條江了，有條小土山的高雅的花園，點綴着對面的路。那日天氣很熱，黃昏自是很爽氣；甘露浸潤着樵草；無一點風，是個平靜的晚天，空氣新鮮，卻無一絲寒氣；日頭，牠雖已落山，卻還在天上留餘着紅氣，在這反照中，是流露着玫瑰的水色；土山樹上的黃鶯，都在那兒大家互相鳴應。這時我在一種入神的狀態中信步而行，將我

的感覺同心意都放任了去受用這種的一切。這種樂趣，只讓我一人享受，是稍覺得有點遺憾，專心於我的甘想，遊蕩着我的脚步，一直到了深夜，竟不覺到我的疲勞，及至我覺疲乏了，於是就盡興的躺在一個形似凹凹的，在那土山沿壁上，嵌成像門樣的一條木段上睡了。頭上的樹杪，形成我的床頂，剛剛有一個黃鸝在我的上面，我便矇矓於牠的唱鳴；我的睡眠很沉濃，我醒來時更是有趣，天已有很大的日頭，我的眼睛，展開一望，只見是川流，草綠，盡是些可愛的野景。立起身來，一舉步，感覺了饑餓，我便很有興致的跑到城市來，我決定用我所剩的兩個六個頭的白幣，吃牠一餐好早點心。我還是如此的爽快，於是去時沿路唱歌而去，我此刻還記得唱的是個拔迪司旦的詩曲。曲題叫多梅麗溫泉，這是我所讀熟的一個歌。要知，我應怎樣祝福這個好拔迪司旦，以及他的這個好歌，牠助興着我那餐絕妙的早點心，是我所計及的，至於午上還有一餐更優美的午餐是我一點也打算不到的！我正在那既唱且行的途中，我聽到有個什麼人跟在我後面，我便向後一看，只見一個安堵難派的教士，好像聽得很高興的神氣跟到我呢。他走近來，對我行了一個禮，問我是否知道音樂。我答道：知道一點；這是要使他覺得我知道很多的意思。他還繼續的問我：

我便對他說了我的來歷。他問我可會抄寫過曲譜，我說：「這是常事了。」而且這也是真實的事；因為我學音樂時候的頂好的方法，就是抄謄曲譜。那麼好極了！他對我說：「你同我來；我請你幫幾天忙，在這幾天裏，總不白過你就是了，但這幾天內，要請你答允不出房門一步纔行。」我答允了他，於是就跟他去了。

這個安堵難教士，是叫何立崇先生。他愛音樂，他也很知道的，並且他有時還同他的朋友們在小樂會裏演唱。他倒是除掉了坦白正直的行爲以外，甚麼都沒有。他對於音樂的趣味，已是很明白的，是在一種熱心的現像，不過，卻帶到一點想遮蓋的樣子。他帶我到了一間剛夠我存身的小房間，我見到許多他所抄的樂譜。他另給了我一本來抄，特別的就是我所唱的這首詩曲，因為他自己正在那幾天內，一定要出去唱這個曲子的緣故。我在那裏住了三四天，除了我吃飯的功夫以外，完全是抄譜；在我一生，從沒有像那樣的饑餓過，也沒有如那樣的吃得。每吃飯的時候，他從他廚房裏，自己去搬運來給我吃；並且所烹調的是他們平常的口味，對我卻已很覺有味了。我一生中要算是極大的吃興了，並且我還要表明的，就是這一點甘糧，卻正對我投到了機會，因為

我當時已乾枯得同枯樹一樣，我工作的時候，幾乎也與吃飯時的一樣熱心，這倒不是亂說的。至於我沒有修改以及未復校的事，也是真實的。過了幾天之後，在路上遇到了這位何立崇先生，他告訴我，說我所抄的部分，都未能在樂會上演奏，因為很多的錯誤，脫行以及錯調都有。在這裏一定要說明一下，我後來選了這個好職業，其實對於我是不合式的；並不是我不寫好，也不是我不抄清楚，不過，厭煩長久工作的心理，是使我生極大的分心，使我麻煩的時間，倒比抄寫的時間長，並且若是我想十分注意的校正，那簡直一定無一次能有演奏了。我愈是想做好，格外的作不好，至於想要快一點，那便要抄脫了。雖是如此，何立崇先生，後來並未因之阻了他對我的好心，他並且還給了我一點我不應得的酬勞，要之就是這點小數目，卻很助成了我的大事業。因為後來沒有幾天，我就得到媽媽在山背溪的消息了，並且還得到了寄來給我回去的旅費，這時我非常喜歡起來了。從那以後，我的經濟雖是常有缺乏，然而很少有枵腹之虞。我記錄這點時期的意思，表示我心裏的感激。這總算是我一生中最後一次的感受窮困與饑餓的事。

在我里昂還住了七八天，是因為等候媽媽托沙德烈女士辦理一點瑣事的緣故，我在這時

候裏，我去看她的時間，比較前此就格外勤謹了，因為同她可以談論她的女友，就有了興趣的原因，況且這時所有歸途上的一切阻礙，以及我境遇上的不得不遮蓋的難關，已經完全打開了。沙德烈女士，年紀並不輕，也不甚美，不過也是不乏慈祥的態度；她是個易親近的和藹的人，加之她的才能，對於她這種和藹更增了價值。她有種道德的試驗意趣，就以這種意趣研究人；於是我受到這種同樣的意趣，若究其最初的來源，就是她的影響而成的。她愛讀樓洒世的小說，（註）並且尤愛讀日年——布拉司。她對我談了許多，並且還借給我讀，我讀了非常有趣；不過我雖對於這類的小說，還未很熟悉，然而我已覺得是極有感情的小說。我在沙德烈女士的客室中過生涯的時間，也很不少，在這時裏，所得的益處，也是一樣的豐富；並且，同到一個有才識的婦女，盡談些有益而感動的談話，對於一個青年，所成就的力量，要比讀那些似是而非的哲學書，是強得多，這真算得是件確實的事體。我在沙鎮堤，於別的寄宿女生中，以及她的女友中，還結識了一個熟人，一

（註）樓洒世 (Le Sage) 世人說他是著聖經的作者。至於日年——布拉司 (Gil Blas) 一書，也是樓氏所作的，是一本極有名的神話哲理小說，日年——布拉司，是書中的主人翁的名字。

個十四歲的女子，叫做賽爾女士，那時我對她並未十分留意，但是，過了八九年後，我對她倒熱情起來了，這裏也有理由的，因為她實在是一個有姿色的少女。

急於希望趕快回去看我的好媽媽，我的空想是稍為停頓了一點，這時我的眼光中，只有思索那實在的幸福，將如何慰藉我。這一次，不獨我可以見到她，並且還可由她的力量得到一個近到她的愉快的位置呢。因為她來信已說及她已為我覓到一個職業，她想總能合我的意思，這樣看來，她並未要使我離開她。我用盡心思，在我的推測力裏，研究其是件甚麼職業，到底很不容易知道得確切，在路上的用費，無論如何我的錢總可夠用了。沙德烈女士要我騎馬走；這是我不能同意的事，因為我有道理的：我已做了半生的徒步旅行，不能在這一次裏，倒把這種樂趣失去；我住在英地埃的時間，在附近散步的時候，那樣我是不能謂之為旅行的。

還有件很怪的事情，就是：我於境遇稍好一點的時候，我想像裏，倒不及境遇不大好的時候的那樣有趣，我的想像是相反的，當到週圍有趣了，牠到減少了趣味。我的壞頭腦，是不肯依了實事的。牠不會修飾；牠只願意創造。實際的對象，無論其表現得如何的高妙，牠只是牠，我的頭腦，還

是點綴其想像的事物。設使我要想畫一副春景，一定要等我到冬天的時候；若是要我描一張優美的野景，一定要等我在四圍都有牆隔的時候；並且我已說過上百次的，若不把我關在拔司迪爾（Bastille）法國古代之大監獄，一七八九年七月十四爲巴黎人民所焚燬，因此全國就以這日爲法國國慶日）去的時候，那時我倒畫得出一張自由的畫來。我出里昂的時候，我只覺得前途的快樂，我心裏也很滿足，並且我從一切的地方起程的時候，都是一樣的心理，只有從巴黎起程的時間，這種好感覺很少。不過在這次旅行裏，不像別次旅程中的，所有的那麼許多的優雅夢景。當時我只覺得一種爽快的心情，這倒是回想得出的。我一心只求近我重會的優雅的女友。無夢景的，一意的先事揣度在她旁邊的快樂；這是我一向的心境，倒不覺出一點什麼新奇。我心不安的，倒是煩到去做的那件事體上的麻煩。我的意志很平和溫順，無一點空玄的激刺情形。由到外界的景物及到我的視線；我對到野外所凝神的；我只覺得……樹木，屋舍，河流；我每到了四叉路口，我很躊躇，我怕到迷失了路途，其實一點也不會錯誤的。用一句話說，我不是在天上，無論我是這兒也罷，在那兒也罷，到東也好，到西也好，總之是不會走到遠處去的。

我談到我的旅行，好像我真在旅行中一樣的，我竟知不到盡頭了。我心因為快樂，鼓動我要想快近到我的親愛的媽媽，於是我便走不快了。我愛我隨意的走，到了我愛停的時候，我便停了。漫遊的生涯，一定是要如此才行。爽晴的天氣，徒步的在路上行，在一個美景的鄉村，無一點緊急，加之，到了地頭，還有個快樂的對象，做我的慰藉；看到這所有的生活的方式，這種樣子的，是最合我的意思。此外，人們已經聽我說過的，已知道了這是個美妙的地方。我從未見過那種的平原所在，別處縱或是有些美的，然而總不及我眼見的這樣的好看。一路上的谿流，崖石，樅木，烏木，崎嶇的道路；時而升高，時而降下，兩旁的絕崖，都使得我害怕。我極有興致，於是我就在這種趣味中，一直走近了山背溪。離那兒不遠，有一個絕峯，大家叫牠為樓梯腳，在那下面有一條截開的路，巖石下，有一個所在叫做沙異，就有一條流滾了的小河，淌入許多可怕的深窟去，那種樣子，現出像是要幾萬年才把牠穿得通的情形。在這條沿岸上，設着有欄杆，是豫防有險事的，因之我纔能靜觀到下面去。不過很容易的激起我的頭眩，因為我向有愛險要地方的興味，雖然會使我頭暈，要知我便很愛這種樣的頭暈，為的是我身子處在安全的地步，無所害怕。靠緊了欄杆，我把頭伸向前

去，看了正正的好半天，只見那綠水中時時湧出白泡，水的怒湧聲中，又雜聽着烏鴉與鷺鳥的鳴聲，眼見牠們在離我百十丈的下面，從這崖石到那崖石的，這樹叢到那樹叢的飛來飛去，有點所在，斜傾下去很平敷的，而樹叢也很清楚，看得出是可以流得過石頭的，我就跑過去一點，找了些可搬動的石頭，就堆在欄杆上，將牠列成了行，於是一個接一個的順到淌下去，我好快樂的看到向下滾，還沒有到崖底的時候，只見得亂跳飛散的已成粉碎了。

臨到很近山背溪的時候，我曾見到另一種不同感的景致，是一個我出生少見的美瀑布，道路要從牠腳下經過，一個很險的高山，那上面的水，疏散了的向下噴，並且流成很夠寬的一種弓形，行人可以從崖石與水的中間走過去，有時竟能一點不潮溼的走了過去，不過一定要很注意了，步奏纔行的，人到了那時總會慌亂的，我便是一個了，因為水從高的地方流下來，落下的時候，已散成了水灰，當人行過的時間，只覺是雲霧一樣的，起初自己不覺到已經潮溼，不一時，完全溼透了。

我到了地頭，我去看媽媽，她不是獨自一人在家裏，那位總監教先生，我進門的時候，他剛好

是在她那裏。她不說一句話的，就拉到我的手，於是將我介紹了他，帶到一種很開味的意思說道：『呀！他來了，就是這個青年先生了；請你只要維護他不用很久，他定能合格的，或者對他的一生事業，無一點憂慮了。』於是用話來指導我道：『我的孩子，是她叫我，你可以到國王的屬下去了；謝謝這位監教先生，是他老人家賜給你的麵包。』我這時大張着一雙眼睛，無一點話說，也無所着想；停了一刻，這種生來的功名心，才停擾了我的頭腦，並且覺得好像這種小監教官，我已可做得的樣子。總之，我的前途的希望，已可想見了，因之我對這個目的不去空想了；不過在當時，已是可以够生活罷了，尤以在我身上更是很富足了。請看這件事的來由罷。

沙田野王維克多爾亞麥德，有鑒於先前的戰禍，以及皇族所遺的皇產田地的問題，在勢總有一日要取消的，所以只有先事開禁。因之過後沒有兩年，就決定要貴族繳納人頭稅，頒了一道命令，各地當要行一次總丈量，其目的是要實際徵稅，於是便可使得賦稅平均了。這個事業，在他父親的時候就着手舉辦了，不過是在他手上來成立就是了。共有二三百個人，好多做丈量的人，竟稱起了測量家，抄寫的人，也稱起了書記，這都是爲了這件事業所用的人物，於是在這些下

手事中，媽媽也代我謀上了一名。這個地位，怎樣的大積蓄是做不到，但在他那領土以內總很可生活就是了。此外有一點是不大妙的，就是這件事是暫時的，只算是件尋事等事的職務；因之媽媽又代我在監教先生面前安了根，就是等到這件事完了，請他再另給我一個較穩固的事。

我到了沒有過幾天，我就服務去了。這個事務一點都不難，並且我即刻就會做了。這可說是自從我離了日來佛的四五年，經了許多漂流的艱苦，這是第一次規規矩矩的尋麵包吃了。

在我青年時代中的，這些細長的瑣事，幾乎完全顯出種兒童行為，關乎此，我很有點慚愧；人生本應有好多事是要注重的，我卻在很長久的時期裏是個小孩子，並且雖到了現在，我還有好多地方，仍是個小孩子的樣子。但是，我開頭的時候，便對大眾相約的，不是要說一個大人物，我所約的就是要怎樣的寫出了我；並且要想知道我年齡增進時的一切，一定要詳悉了我青年時代的事。就大概而論，所有事物的本體所給我的印象，是沒有事物本體上的回想所刻印我的深，我所有的觀念，都成了一個影像似的，一切最初次的形跡，都很深刻的存，在我的頭腦裏邊，並且就是刻印在裏面了，所有後來的形跡再加上的時候，並不是將前此的消失，實在先後兩相混合了。

因之就有一種情緒的存續，與觀念的存續，修正其後來的東西了，於是因為要判別後來的一切，所以一定要先知道前存的東西。我因為要使人明白了結果的聯串，故我無處不將最初的原因，很明白的顯現出來。我很想能般用點什麼方法，將我的透明的良心，披露於諸讀者的眼前；因為這個道理，無論從那一點上，我都設法將牠表現出來。常常的明白表示，因此，使牠無時無刻不見得到，到了最後，讀者諸君，還可以就自己身上因這個原因所發生的事體，下判斷的。

我若是只誇張着結果，於是就對諸位說：『像這樣的，就是我的性格。』人們自是會認我把牠弄錯了，雖我自己也知道是弄錯了牠，所以要很樸實的將一切我所遭濟的，我所行的，我所想的，我所感覺的，都一齊詳細的對大家說出，我不能把人們引導於錯誤上去。少說一點，我也不願意；縱或不然，我是有意要顛倒真實呢，那就試問照這樣的方法，是否可以很容易的便由得我達到希望呢。現在向大家集聚了這麼些事實，至於要斷定這些事實的結構，那個結果是定歸在諸位的事體；到那時若是有了錯誤，那就是諸位的錯誤。雖然對於這個結局，我的敘述不能算得是忠良，但可以說得是很切實。至於事實輕重的判別，是不在我；我所認定的是完全說出一

聽大家選擇。關於這件事，我一直很勇氣努力到了這一步，並且我只求我向後去不要懦弱纔好。不過，我中年的回想沒有我初期少年時代的有趣。總之，盡我的能力選擇頂有價值的所在說出來就是了。假使竟生出些別的事件，牠也是同樣的對我有力量，那時恐怕無耐性的諸讀者，或是要厭煩了，但是我卻不會不願意我的工作。我對於這一個創舉，只有一件事是恐慌的，就是：不是說得太過，便是說謊話，否則就是沒有完全說出，以及瞞沒了真實。

第五章 一七三二—一七三六

如上所述的，我便回到了山背溪，爲時好像是一七三二年，於是就在沙田野王的改丈田畝工事項內服務了。那時我已過了二十歲，已達到二十一歲了。一方相應於年齡的知識，也算是有點結構，不過判斷力還是不足，並且我還是很需要一個指導者，可以隨之學習一切。因爲這幾年的經驗，還不能根本的將我的浪漫的空想完全醫好；雖然在這當中，我甚麼事都受過了，但對於人間世事，仍是好像沒有嘗過這種教訓一樣。

我住在我自家了，質言之，就是在媽媽的家裏住；但我覺不出如在安西的那個房間的情形了。無花園，無溪流，更無所謂野景了。她住的那個家，既黑暗而陰氣，我的那間房，是那所房子的最暗最陰的房間。一扇高牆，就是個對景，一條絕路底，就是街景，風吹不到，日也曬不來，一點點小地方，蟋蟀，老鼠，破木爛板許多；諸如此類，都不能成一個快感的住宅。不過，我住在那兒，即所謂在

她的面前了不停流的不是到事務所便是在她的房裏所以我倒覺不出我的房間的不適意實際就因我無功夫能想到了。最奇怪的，就是她好像很隨便的就住在山背溪，對於這間爛房子，一點也不經意的樣子。這種地方，也是她見到聰敏的關係，我倒不好將牠淹滅過去。她很願意到都濮去，因為她知道剛經革命過後，皇室中還是有很大的搔擾，這個時期，不是個人觀的時機。但是一方她又怕到被遺忘了，抑或是被裁去了她的事，所以事勢上又使她不得不問。她尤知道那位財政監督，聖羅漢伯爵，很不高興她，然而他在山背溪卻有這間舊房子，建築既不好，又在一個壞地段，所以總是空到，她卻租下來，並且就在裏面住着。如此倒比跑了很遠的方法還好。她的年金一點都未裁減，並且因此聖羅漢伯爵倒成了她的一個朋友了。

我在那裏見得她家裏的一切，還是與從前一樣，並且那個忠實的克羅德——安納，還是一直跟到她。這人，就是我好象已經說過的，是個木東鄉的人，他自小就在如霞山採集植物，那時是因為檢瑞士茶的。於是媽媽就利用他的能力，製她的藥材，加之在傭人中得到個識得藥草的人，所以格外覺得方便。這人對於研究植物，是非常熱心，加以媽媽也很獎勵他有這種興致，他竟成

了個真正的植物學家，並且，若是他不早死，他在這門科學上一定會得名的。他的爲人，在正直人裏可算得是數一數二的人物。他很規矩，很豪爽，我們比起來，是我年輕，他簡直像是我的一個教導者，無事不對我很熱心；他既如此待我，我自然在他面前不敢忘了我的本分了。他對他的主人也是一樣的熱識，主人也知道他的熱意，他的正直，以及這樣神聖不可侵犯的情義對她，她自然也是待他非常之好。克羅德——安納，是個無可說的很少有的人，並且像他那樣的人，我實在未曾見到過。他的態度，是很從容，沈着，深思，慎重的樣子，舉動很沈靜，他的感情卻很熱烈，他總不令之顯露過來，常是藏蓄於內的，後來究因了這種熱情，在他生命上做出了一件愚蠢的事，並且是件極可怕的事，就是，他服了毒。這一場悲劇，自我到了沒有幾久就演出來了；於是因之倒給我知道了這個孩子，與他主人的親密的關係；假使她自己不說出來，我絕對的揣想不到的。自然，若是以他這樣的親切，熱心與忠實的行爲，也值得上有這樣相等的報償，而這種報償對他是很應該的；並且證明其是很合理的，一點沒有妄用。他們一向很少有爭持的事，並且縱或偶爾有過，後來還是很好的過去了。這次卻弄出這樣的惡收場，他主人正在氣的時候，對他說了一句侮辱了他的

話，他就不能忍受了。他因而就認爲是他的失望了，於是在他的手旁有一個阿片丁幾的瓶子，他就吞了些下去，他就靜靜的睡下，想到從此便不醒轉來了。幸而華翰師夫人，因爲不安靜，自己覺得煩擾，在房子裏四處亂走，見到這個空瓶，於是就知道了有意外事，就飛快的去救他，她叫的聲音，把我驚嚇的也跑了去。她告訴了我一切，叫我做幫手，於是好容易方便他吐出了阿片劑，這樣一劇的證明，我真不能不贊歎我癡愚之甚了，到這一步，我竟完全還未懷疑到剛纔我說她向我說出的關係。克羅德安納，是有多麼深心罷，恐怕任甚麼明眼的人，也會被他惑了過去的。因見這一回他們的和解，我自己纔感覺到了；於是從這時期起，我格外尊敬他，我自認竟是他的生徒，我並不感覺一點不好。

雖然是這樣說，我見到一個別人，同她在一處比我的感情濃厚，不無總是有一點難過。我固不是想要這個位子，但是使我見到一個別人填了去，總覺得很難堪的；這自是很平常的現象。此外，我不獨對之不抱一點厭棄，我處之好像無事一樣的，實際感想起來，對他的情感，較之對女人方面的感情，是敷衍的了。她所有能成幸福的事，我都希望她成就，因爲這個人就是她的幸福的

需要品，所以我也很滿意他能成就。從克羅德方面說，他是很完全無疵的適合他主人的意，並且是因了一種很正直的友誼，合了她選擇而成的一個愛友。關乎我，更是毫無疑義地他是理直氣順的應享這個地位。依我的判斷而言，他自己也認定是取之很得當。所以我做不出一點使他覺得有非議的事，因而他也要因了有了非議纔非議得出。如此我們住在一起，覺得我們非常幸福，只有死亡纔能破壞了我的團聚。在這個地方，就可見出這個可愛的婦人，她的那種優秀的性格，使得愛她的人們中間，他們互相間都能很自愛，這就是個證據。譬如嫉妬，競爭等的事，都能和溶於對她所吸收的統率的感情中間，並且我從未見過，那裏的這種人們，有一個是想彼此妨害的。任何讀者，讀到這點讚揚的話，請將諸位書放下，停刻刻功夫，並且請大家在這上想一想，看還有一個什麼別的婦女，可以說得這句同樣的話？要知，諸位愛一位婦人，是爲到安慰生涯的，那麼這種的婦女，豈不仍是個野鄙婦女中的一個麼？（註）

（註）這一句話（豈不仍是個野鄙婦女中的一個麼？[Fut-elle au reste la dernière des Catins]）在日來

佛版上無這一句，不是盧氏自己在二次謄稿時刪去，便是出版人爲之刪去。

（見院版註）

自從我到了山背溪，一直到我去巴黎的時候，是一七四一年，這中間有八九年，在這時期我沒有甚事可說，因為我的生涯的甜蜜與簡單是一樣的程度；並且這種的一致，剛剛應乎我的性情陶冶的需要，以我這種性情，是有如何的纏繞難以固定罷。竟在這種時間，在這一寶貴的時分裏，我的教育是既複雜而無後續的，也就隨之堅定了，並且就此使我在一切無停流的，未來的波濤中也不變動了。至其進步，是潛伏而徐緩的，所有連帶的事體，當時是難記憶得出的；但是到了將來，卻生出很有價值的影響與發展了。

在我服務起初的時候，對於我的工作不大致力；事務室的束迫，使我無時間去想別的事體。我已無甚時間，能在我的好媽媽的旁邊了；並且連讀書的時間也沒有了，這種嗜好也不能使我起興了。但是我的事業，又同舊時一樣的精神上用的很少，於是又覺得不安起來了；書本子又成了我的必需品；並且，好像這種意思，常常總是因一種難過的受刺激情形，又像是在我師傅（學雕刻的）家裏的那樣情急起來了，簡直像是任何別的意見都不能分解牠似的了。

那時雖不要我演算很深的算術，但有些時令我很麻煩，因為要勝過這道難關，我就買了幾

本算術書；並且學得很好，這是因爲我一個人獨學的道理。應用算術竟弄到人所料想到的準確，有時遇到特別的長演算，雖很好的測量家，都見我起驚惑的樣子。學算學的時候，就是助長思考力的，是要有明細的概想；於是在那時就可發見了簡明的方法出來，從這方法上，發明力就引動了自負心，便能由方法上得到正確來滿足理性了，於是就把一種無情趣的工作，從牠自身上得出趣味了。我研究得很好，無一個解釋問題的記號，可以難得住我的。到了現在，一切我所知道的，都一天一天的在我的記憶上消滅，然而這點技能，雖間斷了三十年沒有用，現在還存留着一點呢。前幾天我到都防堡去旅行，在棧房裏，幫那棧房的孩子們做算術功課，我竟一點沒有錯，這真是一種想不到的趣味，並且那個題目是個很複雜的演算。我在那裏用着符號的時候，我覺得還是在山背溪過幸福日子一樣似的。這真是在我生涯上，要走一條大大的回頭路。

我們測量家的地圖色彩，又令我發生出繪畫的興味了。我買了顏色，於是就畫花卉，畫野景。倒是件可惜的事，我於這一門藝術，覺得很乏能力，意向卻對之非常之熱。我在鉛筆與畫筆中竟過了有一月整的生活，完全沒有離開一步，這件事使我受感動的太甚，一定放不下來了。雖然別

的一切意趣，也是一樣的，只要我開首了，隨即我便埋頭下去了；從此只覺這種意趣增濃，一直成了熱中，於是對於甚麼事，都沒有我所做的那件事有趣了。年齡也治不好我這種癖性，並且雖要減少一點力量都做不到；及至於我寫到了現在，看我是已成了一個自言自語的老頭，竟在熱中於另一種無益的研究了，這件事是我完全不知道的事。（植物學）而這種興味都是別人在青年時代所高興過了的事，上了年紀就一定要放棄的，但我對之卻現在纔想着手。

當其時，這樣研究可算是很適當。機會又非常之好，並且我也有想利用這機會的奢望。我曾帶回過少些的新植物，我就見得安納看到滿意得什麼似的。後來他叫了我兩三次，要我同他到原地點去採集。我簡直可以保證的，我只要同他去了，一次，恐怕已令我有了益處；並且或者我今天已成了個大植物學家了；因為我一點都沒有知道：我生來湊巧的就有一種天生意趣的植物研究；並且我自從十歲就在田野中過生涯，那時雖沒十分專心，然一直卻是不斷的採取植物的。究其實，固然是無一點目的，也無一點進步；不過我那時也無一點植物學的觀念就是了，總以一種輕視及無甚趣味的意思視之；我看這門學問只覺是種草頭郎中的意義而已。媽媽也很愛植

物的，她對之也無甚別的用處；只因其可以檢出些能製藥材的應用植物罷了。所以，植物學，化學，解剖學，在我腦子裏都把牠混認成醫學中的東西，只算供給我逐日做了開玩笑的話頭，常常拿牠做引說話的口頭禪罷了。另外，有種不同性質的意趣，並且對於這一件事，是個正相反的，而牠逐漸昇騰的生長，不久就將一切別的興味都吸收盡了，就到我來讀音樂了。竟可說：我生是爲這一樣藝術的，因爲我從兒童時代就愛牠，並且惟有這一樣東西，我是不斷的愛牠。雖然我生來是愛這樣藝術，卻費盡艱苦的學習，結果還是非常之慢，一生裏不斷的練習，總不能達到一開譜就唱的程度，祇可算是件可驚異的事體。這件藝術，在那一時期，對我雖是特別有趣，然而我只能同媽媽可以演奏。另外還有一種特別不同的意趣，就是音樂簡直就是使我們兩人團聚的起點，因爲我愛這種團聚，所以就因而成爲嗜好了。媽媽也很願意，當時我已進步得差不多也同她一樣一個調子，我們只要讀兩三遍就會了。有時見她在爐火週圍忙碌的時候，我對她說：「媽媽，有一個極有趣的合奏曲，這調子非常之好，令我不得不要來弄到你的藥草焦了。」「呵！我也相信。」她對到我說，「不過若是你把我這東西弄燒焦了，我就要把你喫。」我與她說來說去，把她弄到

坐上鋼琴爲止。於是爐上的事情，全忘卻了；那種杜松子藥膏，或是茴香等類的東西，都焦成了粉末，她看了對到我面上抹一點黑，這都是些非常有趣的事體。

諸位見我只有這麼一點的時間，而事體倒有這麼多。要知還有件很有趣的事，並且其趣味要比一切其餘的格外有價值。

我們住在這樣的地牢裏，是有多麼悶氣，有時勢必要去野地上換換空氣。安納就勸媽媽在郊外去租一個園子，還可以培養植物。於是租到一個園子，並且還帶了一個很好看的涼亭，我們就把牠安排好了家具，還放了一張牀在那裏。我們常到那裏吃飯，並且有時我還去睡覺。不知不覺的我就愛重這間小窩巢了；我拿了幾本書，很多的印成的畫；我還費了點時間去裝飾起來，就是要使媽媽來散步的時候，令她見到驚喜一下。我那時離開她一時，實是爲樂她而離的，因爲要想在那兒使她格外有樂趣；至於其餘的隱情，我也不用辯，也無用說明，不過，那末我何以又要說明其原因呢，就因這是實事如此。我回想有一次陸克森布夫人同我談到一個人的趣史，就是有一個人，因爲要同情人寫情書，於是特意離開他的情人。我對她說過；我一定要做這樣的人，並且

我也可以說，如這類的事我將來遇時會做得出的。我對於媽媽卻從未有覺到因為想增加愛力的關係，要用到離開她的必要；因為我會到她的時候，我是完全隨意的好像在我單獨自處的時候一樣，並且可以說向沒有在一個別人的旁邊，是能有那樣的，無論是男是女，我總不會有那樣的愛情對他們的。但是她卻常常都是被些不合我意的人圍住了她，於是因怨恨與厭棄的關係，把我弄得無法，就避在這個藏身洞來。到了這裏面，我愛她如何，就可由我的腦袋想了，一點也不要怕有甚麼麻煩來糾纏我們了。

我如此的分配我的——工作——愉快——修學，自是很好，我過活得也是再甜蜜沒有的生活，但歐洲卻不像我這樣的安靜了。法蘭西與德意志皇帝互相開了戰，沙田野王也淌入這個糾紛了，並且法國軍隊因為要進攻米南納，已經占據碧野門了。有一旅兵經過山背溪，並且其中有一團香品的軍隊，團長就是公爵德立沐異先生，我還去見他的，他同我約會了好些事體，但是後來他絕對沒有回過我一次消息。我們的小花園，是郊外的高處，剛剛正在四方軍隊的當中，因之我飽賞着所有軍隊經過的樂趣，並且我很熱心的研究這次戰爭的結果，只覺使我很有意思。

的。一直到那時，我從未夢想及注意政治的事情；我看報紙，這算是第一次，覺得對於法國有種偏護心，我只要見到她有一點點勝利，我心裏就非常快活了。見到不利的事，那時我就爲之憂慮，得好似自身的事一樣。假使這點愚忠的見解，只是種很平常的現象，我也就不高興來說了；就因爲這種愚情在我心上無理由的成了根深蒂固的原因。後來雖是在巴黎的時候，我已成了個真正的反君主專制黨，並且已是自尊的共和國民的時候，我自己惱怒的覺得：對於這個我已覺其是奴性的國民，以及我對之責難的政府，還是帶着這種無形的偏愛心。還有件好笑的事，在我的信仰中是件可恥的相反的傾向，任誰我也不敢說出的，就是：一方我譏笑法國人的失敗，一方我心裏的難過，卻比他們還要甚。我想我一住入在一個民間的時候，那個所在，就能把我調度得很好，並且也就對那個民間起了崇拜，於是表面上還要裝着種對之輕視的樣子，像這種事，我覺得一定只得我一個人是如此。一直到底，這種傾向，雖是怎樣的無道理，然而還是十分有力，十分堅固，十分的不可抗的存在，無論我是爲王權所驅逐，或是爲政府，爲官僚，爲著述家等等所忿怒的攻擊我，甚至於無理的壓迫我，侮辱我，我終究無法辭好我這種的愚忠的情緒。他們雖如此的蹂

瞞我，而我自己也知憤恨自己的，卻還是要愛惜那裏的人民。

我追索這個偏見的原因，已很長久了，我仍只能發見其產生的機遇。惟一增加其勢力的，就是文學，因為我是愛法國書，愛作書的作者，於是還推愛到作者的故鄉。當到法國軍隊在我眼下經過的那一刻之中間，我想到讀布漢東的大將生涯了。（註）我頭腦裏裝滿了克里遜，柏崖，羅德

（註）布漢東（Brantôme Pierre de Bomedalle, 1555-1614）為法國當時的史家與著作家，他的作品對於

風俗，品格，缺點等等的關係，頗有極切實的力量，在他晚年，尤為出名。

克里遜（Oliver de Clisson, 1336-1407）是法王沙爾第六的大將。

柏崖（Bayard, 1473-1524）為法國當時的名將。

羅德溪，法國大將，曾指揮法軍與羅馬皇軍戰敗於比谷，（法瑞意之分界地）於一五二八年陣亡。

葛立崖（Gohingy, 1519-1572）為法國十六世紀極有價值的大將，亦為當時的新教首領，為時正值宗教

戰爭破裂，他為聖巴多羅買役的第一個犧牲者，由沙爾王第九以偽意招入宮中後死於十字架。

孟德孟漢謝（Montmorency）為法國古代望族，歷代出有名將甚多。

溪，葛立崖，孟德孟漢榭，特立母依（未詳）等等的印象，我感動得就像是他們的子孫似的，並且覺得自己就是他們的勤勞與勇敢的承繼人一樣。每遇軍隊經過的時候，我總覺起昔日在碧野門得大功勳的有名的黑旗軍，質而質之，我在書上所吸收的觀念，我在眼見的上面來應用了；我繼續不斷的讀，加之一直是吸收這同一個國的書物，這種書物就培養我對於這一國的感情，到臨了製出種無法制止的盲目的熱情。到了後來，我在旅行中，我記到這種印像，對我卻不見有何等的特殊點了，無論是在一國的一個區域，或是所有的地方，其與奮性之多少，都是轉而向到愛書籍，或是啓發文學的興味了，吸收了法國人的尊大氣味，就可用這種印像，溶和其普遍的憎惡性。法國的小說，對於男子，還不如各處的婦女感動的甚。法國戲曲的傑作，感動得青年們的心，只向着他們的演奏場。巴黎戲院的華麗，使得一切外國的人追索的時候，都會弄到人神的狀態。總之，法國文學的優傑的趣味，能征服所有讀過文學的人們的精神；並且能在任何悲慘的戰爭，都有移植其精神的力量，我見到他們的那些著作家與哲學家，撐持那被戰士污毀了的法蘭西的光榮。

如此我便成了個熱血的法蘭西人了，因而就不得不令我同時成了一個探聽新聞的人物。這時我也就跟到那般閑人跑到郵差住腳的地方，去等候消息；並且比伊索寓言上的驢子還要蠢笨的。（註）我心裏爲着我究竟以從那個主人，比較的馱負榮耀是要多些的念頭，想得非常的^{不安}；因爲當時有將沙佛窪與密拉列司做爲交換的條件，大家都鼓吹投屬於法蘭西治下的道理。那時我心裏卻有點事體害怕，但也不能不說出的，就是：假如這次戰爭，對於同盟軍方面有了不利，媽媽的年俸，就有了很大的危險，雖是驚慌着布和克爾先生的攻擊，（法軍方面的將官）但我卻仍是對於我的朋友有極大的信仰。這一個信仰，一點不規避的，就是：對於沙田野王的惠賜，我全沒有想到。

一方在意大利打到戰，一方卻在法蘭西歌舞着這個戰爭。所有的海漠大戲院，都開始呼躍

（註）伊索寓言裏有首老頭子與一個驢子的詩：一個老頭子騎着驢子，經過一塊草原，看到他的驢子走得很辛苦，

就放牠去吃草；後來見有野獸來了，他就叫驢子同去逃避。驢子不肯去，並且還對他說：「我們的敵人就是我們

們的主人，用不着害怕。」（參見方田）

起來了，並且還在理論的著述上提高，將他們的黑暗行爲，藉滅人們的了解力。剛剛那時，我聽到有人說海漠的和聲論出版了，那時我無一點閑暇能購得到這本書，另外又有一個湊巧，我剛剛又病下了。這病是發熱症，牠發作的時間雖短而很劇烈，所以病後的恢復也很長久，於是竟有一個月沒有出外。當這個時間，我隨便得閑到一下和聲論；豈知這本書又長又散漫，排列的又不好，因而想到若要分析的研究牠，一定要一個很久的時間。所以我就停止這個工作，還是拿點樂譜來安慰安慰我的眼睛罷。我曾經練過的柏爾立氏的詩歌，一直還在我的腦袋裏，就中有四五個是誦背得很熟的，尤以那個『睡眠的愛情』爲最記得了。自那時起，後來我從未看過，但是雖到了現在，我還可完全記得，其餘那首『蜜蜂追刺愛神』也是一樣的，這是克羅漢堡的極美的詩歌，我學習這些歌的時間，差不多是在同一個時期裏學會的。

恐怕是因爲要成就我的原因，從歐司德山谷城來了一個青年的風琴專手，叫做高僧柏烈，是個好樂人，人也非常好，並且同鋼琴合奏起來非常之妙。我同他認識了，我們就在一處不能離開了。他本是一個意大利教士的生徒，這人是風琴的大專家，他就對我談起他先生的音樂要旨，

我把牠同海漠氏（1683—1764）法國大作曲家）比較比較；所有合奏、調音、和聲、一切的事，都是滿在我的頭腦裏了。不單如此，對於耳上的訓練，一定要有習慣纔行。我就同媽媽商量了，每個月裏要開一次小音樂會；她也同意了。就此我有了這麼多的音樂會，我除了這事以外，甚事也不做了，無日無夜的就忙這件事。就實際上說，我是忙碌得很，因為事實是在是多，要選擇樂譜，招集演奏人，準備樂器，分抄音譜等等的。媽媽是唱的方面的，格東神父，是我在前面說過的，現在又說到，他也是在唱的方面；一個跳舞主任，叫做何式，還有他的兒子，是奏凡愛聆琴；有位格納發司是碧野門的音樂手，他也在丈量局裏作事，從那就結了婚，到巴黎去了，是奏凡愛聆大琴；高僧柏烈伴奏鋼琴；指揮的榮幸，就是我擔任了，不過要當心不要忘卻那枝樵夫的細棒棒呀。人們總可想到的，這是有多麼有趣！完全與在特嚇德洪司先生家裏的是不同了；而況像那種事，豈經得住常常有呢。

這個華輪師夫人家的小音樂會，有人非議她是個新改宗的人物，依是沙田野王的保護爲生，把這個信仰團體，弄得如此嘈雜。要之這個有趣的愉樂，是一般正派人所取的東西；沒有什麼

意外。人們總知不到在這個情形中，我安置了一個誰，做他們的首領；是一個僧侶，並且是個有才品而可愛的僧侶，後來他發生的災害，令我非常感動，並且回想的時候，一直關聯到我一生的無倫何時，都使我受到很深的感觸。說到那格東神父的話，是個五傷方濟谷會的修士，他就是從前間鐸旦伯爵，共謀在里昂強奪了那可愛的「小貓」（教師先生）的曲譜的人；這件事總不是他一生的美善事跡。他是索朋神學校（巴黎大學）的畢業生；曾在巴黎的大社會裏過了很久，並且與侯爵安德蒙穿插得非常，有交情，為時他剛剛是在沙田野的公使任上。這位侯爵，人生得很高大，形容很稱，顏面很豐富，一雙眼睛顯得很精明，生來的黑髮，用不着修飾，他額上兩邊的顛角，形像完全很高貴，寬大，誠實，表顯得很單純，無一是僧侶的偽善，以及不怕羞恥的態度，也沒有一般人的惡劣流俗的風味。他雖是如此，但他的衣服襤褸，只覺其確實是個正派人，很能自重的，總不覺其脫離他正派人的地位。格東神父，他雖不夠一個學者的知識，但是較之一般人卻豐富了多；也無一點得失的要求，他自己處置得很得當，並且表示其知足的態度。在社會上已很有經驗，他愛各種有意思的才能，比起愛堅深的學問要甚了多。他很有作詩，談話，唱很好的歌曲的才能，聲音又

好，能彈風琴鋼琴。這樣已經不容易再找得幾個來了；他固是這類的人物；然而這種的雅事，還是減煞不了他自身的榮祿心，後來無論是如何的猜忌的競爭，他竟當選了本省的管理長官，這也好像人家說的：品級上又增了一個大獎章。

這位格東神父，是在侯爵安德蒙家裏與媽媽認識的。他聽說我們的音樂會，他想加入來；於是他就進了，並且把我們的音樂會更增了光彩。我們兩人沒有幾久就很聯合了，因為我們倆的對於音樂的共同興趣，無論是在他在我都有非常的熱情；不過有一點不同，他是個真真實實的弄音樂的人，我還是個四不像的角色呢。我們常同到格納發司以及柏烈高僧去到他房間裏奏樂，每逢節日，也同他合奏風琴。我們常在他那間小屋子裏喫飯；因為他另外有件出家人所不應有的行爲，就是：他是很勇敢，很壯觀，並且是不野鄙的而貪愛一切物質快樂。每逢開音樂會的日子，他總在媽媽家裏吃晚飯。每當這餐晚飯，都是極其高興，極其有趣；大家在那兒談天的談天，說事的說事；唱合調的唱合調；我是完全隨到我的意思；有興致的時候，說幾句冷話；這格東神父就把大眾引得如醉如痴，媽媽卻使得個個都拜倒她；那個柏烈高僧扯着他的牛聲，使得人不討厭。

的好笑。這樣甜蜜的青年嬉樂的機會呀，你是別離了許久了啊！

此後我恐怕也沒有時間，再說到這個可憐的格東神父了，我就到這兒用幾句話，結束了他的慘史罷。那時所有其餘的教士，都嫉妬他的技能，而這種嫉妬，簡直就是忿恨他，他的行品雖是瀟灑，然而沒有一點越出修士的訓條。他們雖憎惡他，而又尋不出比他們自身更應憎惡的所在。他們的一班爲首之徒，都聯合起來，還邀喚了所有覬覦其位置的人衆，質言之，盡是些一向不敢對他揚眉的人物，大家都羣起攻擊他，使他千方的受恥辱，奪了他的職守，還有他那間屋子，雖然簡樸，而裝置得很有意思，也被他們強占了去；後來他們把他監送到一個甚麼地方去，至今我還是不知。總之這班下流，也不知怎樣的凌辱他，像他那樣正直不阿的精神，那裏能受得起呢？加之，他在交際場中已週旋出了這樣可愛的樂趣，一旦被關在一個暗室，竟或是囚在獄牢裏，死悶在那張骯髒的牀上，所有他所識的人們都爲之悲哀流淚，並且大家都想不出他有一點放了修士的規條。

我在這一點點時間中間，我演出這麼妙的一段生涯佳話，音樂竟把我完全迷在其中了。我

在一種任事不想專心一致的狀態中間，我也不到那事務所去找麻煩了；工作上的勤謹拘束，使我受着不可忍的刑罰，於是我想到來，還是想放棄我的職務，就可以將我的功夫完全放在音樂上了。人們能相信，這種的激昂，就能無一點挫折的通得麼？放掉一個正正經經有一定入息的位置，倒過來想在這種學無了期的事裏去跑，這是個太不向媽媽方面着想的主意。同時我自己只顧大加揣摩我未來的發張，這全是我榮譽心，調度得我很有節奏的，把我的生涯，驅使到一個音樂家環境的心理。媽媽一心只想着宏壯的計畫，對我卻完全不採納從前歐朋先生說我的話，她含忍着看到我，很正經的做這種她所覺得是玩意的事業，並且對我常常說她們省裏的一句俗話，這話在巴黎是用不上的一句話，就是：『那個人要拿到好唱曲，好跳舞，當做了職業的時候，那人就無甚希望了。』她一方見到我有這樣不可抗的趣味，又牽制住了；我對音樂的熱，簡直已成了激昂的樣子了。於是關於我的職務上，自是有分心之虞，那末，與其等到人家來辭我，不若我自己去辭的好得多。加之我已對她申述我這件職務，是不得長久的，總之我應當有一樣技能，纔能爲生，並且這件技能，因爲我對之很有趣味，所以比較的一定能成功，況且又是她曾經代我選

擇的，長此隨便將我置於人家保護之下，若是另習件新技能，已過了學業年齡，一定無好結果，並且我也無興味，將來是找不到噉麵包的源泉的。最後，我想矇混了她的同意，我就極力的用哀求，糾纏的力量勝過理由，那時她就答應了。於是我隨即莊莊正正的跑到總局長過樹立先生那裏辭職，那時我所行的舉動，好似帶到點果敢的意思；並且我很隨意的，無目的的，無一點托辭，就丟了我的職務，我心裏的快活，還同沒有滿兩年前的，我未就職時的一樣快活，或者其趣味還要更甚一點，也未可知。

這種完全愚蠢的計劃，在那一鄉裏，倒受到一種有益的尊敬。我固無錢，而竟有班人推想我是有錢；另有一班人，專就音樂上評論我，他們所評論我的目標，就以我所犧牲的事蹟，做爲斷定我的技能，並且有的以爲我既如此熱心這樣藝術，我應該要提高些成功。一個名人才是。在這個盲人國裏，有了一隻眼睛都能稱王了；我竟在那兒成了一個有價值的樂人了，其所以然的理由，因爲那兒也只找得出這樣的一個壞手在那裏。另外有點事，是不可遺漏的，唱曲的趣味中，無形的得了我的年齡與面貌的助力在裏面，不多時，不單是得到像丈量局祕書的收入，並且還有了

很多女弟子來了。

爲到要滿足生活的快樂，沒有人再能快活得過，如這樣的從這一個極端，忽然就跳到了那一個極端的，這是一定不可移的道理。在丈量局的時候，每天要做八個鐘頭的悶氣的工作，還有同到一班極悶氣的人在一處，關在一所愁暗的事務室裏，裏面布滿了那班笨漢的汗酸與呼吸的臭氣。那些人大半是些不梳不洗的人物，我有時在那裏面，被那種氣味，拘束，厭棄等等的感觸，竟弄得煩悶的無所適從。反過來說，忽然的我一跳就進到了這樣美麗的社會，居然往來參加於所有最高貴的人家；無處不受親熱的歡慰的招待，全是一種節期的景氣；許多裝飾得很雅致的可愛的女士們等候着我，接待我得非常的慇懃；我眼中只見到親熱的對象，我嗅到的只是玫瑰花香，同香椽花的香味；大家唱的唱，談的談，笑的笑，玩的玩；我總是出入於有這種同樣景色的地方就是了。凡人在這種情形裏，無論其如何平衡其便宜，在選擇上卻相較不出輕重來。我自己所選擇的都很覺滿足，從未遇過令我有悔恨的事情；一直到現在我也不覺得有一點悔恨在這種所在，我現在從理性上平衡了我生涯中的一切的舉動，此刻我已從一切知不到的牽動主因上

解放出來了。

那看到這兒，關於我所希望的事情，我眼見其進行的傾向與所想的事，沒有顛倒的，這一次差不多是惟一的第一次了。所有和悅的招待，溫柔的神氣，當地的住民，容易親熱的性情，一齊都現了出來，纔令我覺得世間的交際的可愛。至於我從前的那種好似不願與世人共存的意思，此時格外可以證明我的過處，究竟還是比社會的過處少些。

說到沙佛窪的人民，不知道他們的不富是可惜呢，抑或可惜他們是不得富；因由他們是有如此的現像，我見了他們中的最好的人，同那班極愛交際的人，就可以知道了。假使要在一個極小的城市，在那裏還要得在愉快的交際社會裏，得飽嘗其人生樂趣，並且要實在的，那便是山背溪了。那一省的貴族，一齊都聚集在那裏，他們只望着够生活的財產；他們心裏又覺得所希望的達不到；於是他們就消不了他的野心。因為這種需要，他們便從了錫年亞司勸告的主張，（註）他們在軍隊中，犧牲了他們的青年時間，到了晚年就回家，過他們的平和生涯。這樣的風俗，就把榮耀與理性竟如此的規定了。那裏的婦女很美，即或有不好的，也可以過得去；因為她們都有種

良善的代價，就可以補足了她們的欠缺。我是因為職業的關係，所見的青年女子格外多，在山背溪所見的，我就想不出那一個女子，是使人不可愛的，這也算得是件意外事。有人要說：這因我有這種成見去想見她們的原因，實際人們的話也能成理由；不過我在這一點上是無必要申辯的；因為我實在回想到我的女學生們的紀念，是不能沒有趣味的。例如，我在這兒寫到那些最可愛的姓名，就追想她們的情形，我與她們都同在一種有幸樂的年齡，而剛剛又在一種全無所謂與甜蜜相等的時期，我在這樣的生涯中過活，試問我怎樣沒有趣味呵！第一個就以那個墨拉赫德女士，是我的鄰居，就是我曾說過的，那位格姆先生的學生的姊妹。她是個稍黑而伶俐的女子，不過她這種親熱伶俐的裏邊，全是慈愛的現像，無一點輕薄行爲。雖是稍瘦了一點，而大半女子

(註)錫年亞司，(Cynéas 或 Chnéas) 是紀元前二百七十七年的一個歐洲學胡氏王的大臣，古時學胡氏王最

有野心，征討無數的地方，雖到了他年老的時候，他的野心還不稍殺；最後錫年亞司問他道：你若將所有的地方都征服了，你回來的時候，做何事呢？他答道：那時我們隨便談笑，過快活日子了。於是錫氏就勸告他道：你既如此，那從現在起，不用出征了。於是從那時他就出去了。

們的年齡，在她那時也應該是那個樣子；但是一對活靈顯的眼睛，靈便的身架，她的形容是無需其豐滿，已很能引人生快感了。我到她那裏的時間，是早晨，她在那時還是穿着普通的常服，她頭髮的梳飾，只是稍稍的扞上了一點，沒有別的梳洗，頭上雖插到點花，只是爲着我去的才戴，我走了就要除了去梳妝的。我對於世間着常服的美女，要比隆重裝束的美人，要少恐慌了不知幾百倍。至於孟東女士那裏，我是午後到她家去，每次她總在家裏，並且也是令我生同樣的美好印象，但是不同種類的。她的頭髮是帶灰茶色；滿面的笑意，很含羞的很白淨的模樣；一副清亮聲音，不高不低的同簫裏發出的一樣，而有種不敢放開的情形。她的胸前有一塊被熱水燙傷的疤痕，戴着一條青色的紗圍巾，並沒有完全遮沒，這點記認，常引我的注意向到這方面去，眼睛一到，隨即又不對着這塊疤痕了。沙蕊司女士，也是我的另一個鄰居，是個完全發達的女子，身材也很高，肩架很美，各處的筋肉，都生得非常好人並不美，但明顯着是個慈愛的女子，性氣一向無一點變動，生就的好性質。她的姊姊，叫做沙爾納夫人，在山背溪的婦女界中是個最美麗的人物，她已不學音樂了，但她要令她的女兒學。這孩子還很小，不過她生來的美質，也可豫見其美是等於她母親

一樣的，只可惜她的頭髮帶了點紅色。在聖母訪問院裏，有一個法蘭西女子，我已把她的名字忘記了，不過她在我的選擇錄上，也值得有一個位置。她的語調，已受了教會氣的薰陶，是種慢而延長的意味，然而在這種緩延的語調中，她所說的字眼，却很銳利的，從這一點上可以見得她不像是個能顯其才的人物。加之她又懶散，而不願有所束迫，才使得她的纔能上進，豈知這點美處，是與衆不同的。後來，她受了我兩三個月的功課，總是表示着無所謂的樣子，誰想她就是這種的進行，就使我得見其勤勉的顯著；雖我自己也絕做不到像她那樣的神速，我教功課的時間，是很有趣，但不願覺得不能不教的逼迫，並且也不愛有鐘點的限制，所有的限制與束迫我皆支持不住，雖是愉快，若有了這種現象，我都要憎惡的。有人說：在穆罕默德的子孫（回教徒）中間，在天亮的時候，一個男子，要到街上去，因為是他們教條上關於一切丈夫應為他們妻子盡這樣的義務。這種事若是在我身上的時候，那我一定是個壞土耳其人了。

在普通人裏，我也有幾個學生，就中有一個，就是我因之交際變更的一個間接原因，我現在就來說這件事，因為我已經說過了，甚麼話我都要說出他的道理來。這個女子，是個雜貨店裏

的女子，她叫做娜爾德女士，她倒真像個希臘雕刻的模型，若說到無生命的，無精神的，算得是美的話呢，那我可說是我從未見過的美女，她那種無感觸，冷淡的，無感想的樣子，簡直是達到使人不可信的程度。要使她快樂或是要她發氣，都是一樣的困難；我說句推量的話，假使有人對她有種意外的行爲，恐怕她也只有任人所爲罷了，她不是有意的，實在是她的癡愚如此。她的母親恐怕她遇到甚麼危險，就一步不離開她。爲到這個原因，便使她學唱，並且還要尋一個年輕的先生，她母親極力的對她做了多少啓發的功夫，末了一點也無結果。及至於有時先生對她女兒望了一眼，她母親也對先生回一眼，雖至如此地步，仍是無甚效果。那位娜爾德夫人，不單對她關於性情活潑上教導，其餘她女兒所應要的事體，都很周到的教導。這真是一副醒人的容貌，嬌愛的顏色，稍稍生上了一點痘痕。她那雙很刺人的眼睛，並且還稍帶一點微紅，因爲一向總是有一點眼病。每天早晨，我一到那兒，我就看到那杯備好的咖啡和牛奶；她母親接待我，是例不可少的對在口脣上很着實的接吻，（這是歐俗夫婦與情人的禮）含射着一種我應希望向她女兒表現的行爲，使她女兒眼看着她，看她有如何的感動。並且有時雖有娜爾德先生在場的時候，這種的舉動，

無緣無故的仍是做得很明顯的，很強烈的，眉來眼去，抱頭接吻，完全不減一點。這真是個人中的好人，真是他女兒的父親，而他的妻子也完全不隱瞞他，不過實際上也無隱瞞的必要就是了。

我對於這樣的親熱，我還是與向來一樣的愚鈍的處置，我很正正經經的以爲這不過是一種友誼的表示。後來因爲這位活潑的娜爾德夫人，有時強逼的不放手，我那時起厭惡了；並且日間有時經過她的店門，我沒有停腳，她一定就要有話說了。勢必至於我有事的時候，使我不不得不繞一條遠道，在此亦可知道出她家的時候，不是像進她家去的時候，那麼樣的容易了。

娜爾德夫人，在我身上慫慫的太過了，我對她卻一點都沒有什麼。她對我的一切注目，都令我非常感觸的。我就把這些事，一點不以爲奇的告訴了媽媽。當時是些甚麼事，我對她也是不減一點的說出來，因爲我對她不能有什麼祕密事的；我的心，對她是同對上帝一樣的明顯。她處事卻不是完全同我一樣的簡單的。我所認爲友誼的所在，她已見到是超乎友誼之上了；她必定對娜爾德夫人，應當想出方法來，或是從別人方面，使她知道，令她此後對我覺出我的長處，少當我是癡愚。另外還有一層，一個不相干的婦人，竟來受人家學生的功課，也是件不合理的事。關於保

障危及我年齡以及我職業的一切，她已有了很適宜的主意。在那同時，還有件更危險的引誘我的危機，我也避免了，不過就是這種危機，令她覺得不斷的來壓迫我，她就極力的想了許多豫防的方法。

孟東伯爵夫人，是我的一個女生的母親，是個有才幹的婦人，另外也有件不亞其才的惡意，有人說她是個引起種種不和的主腦，就中以她是個與安德蒙家族中不幸的人物之一。媽媽因為知道她的性情，所以與她很合得來的；媽媽在那裏，很無意的爲一個什麼人器重了她。而這個人呢，就是孟東夫人所屬意的，媽媽雖一點也不去注意，也不去承受這種事，然而在這夫人面前，可是負了奪其所愛的罪過；於是她自此搜尋了不知多少回數的，愚弄她的爭先的人物，（華翰師）結果，一次也沒有效力。此刻我來舉一個例給大家看看。她們兩人一同，還同了近處的好些個紳士，到鄉間去遊玩，剛才所講的發生問題的人，也在這裏面。有一天，孟東夫人對這些紳士中的一個人說：『華翰師夫人，是個裝大家風的女人，一點意思都沒有，衣服也穿得不好，就像一個街市上的婦人，把頸子圍得緊緊的。』那裏知道，事體就在這句最收尾的話上，這個人，本是個

愛說玩笑的人就回答她道：「這個女人呀，她做出這個樣子，是有她的道理的；這是我知道的，她因為她的胸前有一個極大而討厭的像個老鼠似的痣，並且好像有人說，還會動呢。」要知，憎惡的感情，同愛情是一樣的令人輕信的，孟東夫人就打定主意，要想來揭穿這件發見。一天，媽媽正同這位夫人在一處鬧頑，這時，她覺得時機到了，就跑到她的情敵的（華翰師）後面去，於是就把媽媽所坐的椅子，向後搬到半倒的樣子，從後面對直的，將她的衣領掀開。那位紳士所見到的倒不是個大老鼠，卻是件極不同樣的一個物件，這是件看見容易，卻不容易忘記的東西，於是這位貴婦人又沒有盤算得到。

這位孟東夫人，她是愛她周圍的有榮耀的人，我不是要向她獻慇懃的人物，不過，有時她也向到我留意，並不是看我的面貌，關於這一點，可以決定她是一點也不介意的。她所留意我的，就是別人所推重我的所謂才能，恐怕她覺得是與她能有點益處。這個婦人，關於極譏諷的詩詞，是很高興作的。她最愛對她所不願意的人身上，作兩個曲子，或是兩首詩。假使她看出我是有幫她修詩的才能，而又愛作詩，那時我同她兩個，恐怕不要幾久，就可把個全安西，弄得顛顛倒倒了。到

了那時，若有人追究起那本諷詩的來源；不必說，孟東夫人恐怕要把我做了犧牲，拿我作一個非布司（註）給那些貴婦人們知道了，到了那時，我恐怕真是只有隱避終身了。

幸矣哉，這種的事，倒全未遇到。孟東夫人，找我去喫了兩三次飯，因為要我去談談的緣故，後來她看出我簡直是個蠢物，我自己也覺得真是不錯，並且我對之只能生歎，不得不羨慕王德爾的才能，在我卻對於我這種蠢笨，得解脫了危險，我倒感激我的蠢笨。過後我與這位孟東夫人，處在一個教她女兒唱曲的先生地位，此外無一點事情；這樣我反而很安靜的過活，並且在山背溪很受別人的歡愛。這要比起在一個貴族婦人面前，做一個才子，而在一鄉中做了個蛇蝎，不知要高了多少價值。

媽媽見了這種事情，固然已算得是能避免了我青年的危險，一方應當待我以一個成年的男子時期到了；於是媽媽就照這時期所當然的對待我了。但是她的方法，絕不是別的婦人所能

（註）非布司（Phébus 又名 Apollo）是神話史中的太陽神的名字，他是極有本事，所以又是詩神樂神，文神，神，藝術神，總之是表示才能的意思，恰如中國術數家之言文曲星相似就是了。

同樣表顯得出的一種特別的方法。我只覺得她的顏面特別的肅靜，所說的言語，較之平常也格外的有德行。關於那種嬉戲時的生動行爲，本來都是出之於她的教導中間的，不料忽然一變而成一種永不更變的調頭，這個調頭，既不親熱，也不嚴厲，但是好似含有點開導的意味。後來我自己總思索不到這個變動的理由，我就去問她；這就剛剛是她所希望的事。她正是那第二天要同我到那小花園去散步，我們兩人第二天早上就去了。她準備妥當的，在那一整天，完全可以讓我們兩個人在那兒。她消費那天日子，完全是爲我的好意，但不像別的婦人，要用方法，以及惹出許多不爽快的事，她是用一種極有情有理的談話，使我只覺其所說的是開導不是誘惑的話，並且說得令我官能上所感觸的，不如我心上所感觸的深刻。不過她對我所說的無論如何好如何有益的事，雖如何無一點冷淡與愁悶的話，然我卻對之一點也不注意，其當與不當，並且在記憶上，一點也覺不出來像往時的那麼對我深刻了。她的目標，好像已經豫算好的樣子，使我非常的不安：一方她在那裏說，一方我卻只是分心的夢想，對她所說着的，不大去想，只思索其在未來裏她所想的是些什麼。在這時，忽然的我明白了，這件事是件不容易的事，這一個觀念上的新奇，自

從我同她在一處以來，在神經裏從沒有想到過一次的，那時完全到了我腦裏來搗磨了，因之對於她所說的一切，由不得我的思想做主了。於是我只去想她，卻不去聽她了。

要想使得一般青年人，注意到別人對他們所說的事，這事在他們以為是件極有興味的事，其實在當事人看來，是他們的一個極普通的誤會，所以關於這個問題，我自己在愛美兒上，也是一點沒有回避。青年人，只要見到人們提到這個問題，他們便很受感觸了，並且對之從事得很專心的，雖別人在敘說事由的時間，他們都想跳了過去，在他們的意思，以為別人如此緩慢的說到目標，他們是忍耐不住的。她既然要想把這件事體，表露得很可注目的樣子，那末，就不應當由到別人可以先事看穿纔是呢；這種地方，就是媽媽的疏忽了。在她的條分縷析的頭腦裏，這事是件奇異的引誘物，她卻還要空費心機的做出些條件來；但是我在那時，立刻就看出這事的真像，條件的事，我也不去聽，於是我趕緊的就將所有的事都答應了。一直到現在，我還懷疑着的，就是：在今日的人世間，也在一個同樣的事態中間，縱能有一個人，很坦白的，或許也很果敢的，竟敢如此慢慢的商議，恐怕也只得這一個惟一的婦人，纔算得上原諒她做了這件事。在這以後，還有一件

同樣的奇事，就是她對於我所同意的事體，還要加上些方式，使得格外能深刻些，於是就給了我八天日子，作爲考慮的功夫。我對這八天日子，假意的對她說我可以無須要了，這因爲，是要滿足她的這種奇想，實際我是很樂意有這八天日子的。於是在一切觀念上生出多少感動我的新奇！並且在我的觀感中很覺有種錯亂，而這種錯亂是怎樣的渴望着時機，來調濟這一切的觀念！

人們以爲我過這八天日子，一定要像過八個世紀了，那我便求之不得的，真能像這樣慢慢的才好呢，所惜實際完全相反了。說起來，我不知道要如何描寫我當時所感覺的情形，總之是一種從無所是從的，雜亂惶惶的狀態中間，驚慌着我所望想的目的，有時在頭腦子裏，竟真真實實想到些認真擺脫我幸福的方法。人們應對我那貪慾得如火如荼的體質，火焰一樣的熱血，爲情所醉的心，加之我那時的精力，那時的體健，那時的年齡，仔細想想，自可知道是個怎樣的情形。那時人們就可想到在這種狀態裏的，渴望異性的變態，至此我還沒有與一個婦女接觸過呢。於是，所有的衝動，虛榮心，好奇心，都聚集起來，使我熱望的極想做一個成年的男子，並且渴望這成年男子的事實出現，如此也是可想而知的是個怎樣的情形。此外，人們尤應知道的，因爲這是不好

遺忘的事體，我對她的熱愛，是怎樣的強烈，是怎樣的和順，絕無一點冷淡的傾向，只有……一天增長一天。我在她的旁邊的時候，是怎樣的安靜，一離開了她，對之是怎樣的思慮；還有，我滿心裏又是怎樣，不單滿含着她那可愛的性情上的仁慈，並且還有她的性別，她的容貌，她的身體，完全的她，用一句話說，就是從這所有的暗示，無形中她便做成了我的一個愛人了。還有一層，人們不要推想到，我是比她小十歲或是十二歲，她總算是老了，恐怕我也會覺得出的，那可想差了。自從這五六年間，與我所經見的第一次的看像，還是一樣的甜蜜的感人，實際上極少有變換，所以我一點也覺不出。在我見她完全一直是美麗，並且雖是別人也還是覺得她是美麗的。只有她的身裁稍爲圓了一點。其餘的，還是本來的眉目，本來的顏色，本來的胸格，本來的顏容，還是那一副的金茶美髮，那一樣的喜樂，至於聲音也還是一樣，她那種帶妙女波光的聲音，無論何時說在我身上，令我生無限的感想，雖到現在，我聽到輕年女子的美聲，我還是不能無感動。

自不必說的，在一種情境裏，是等待着得獲一個極親愛的佳人，並且又是在豫期以前就希望的，自令我不得不心慌了，於是不由自主的，管轄不住我的希望，以及我的想像了。人們看罷，我

的愛人才許了我，這一點小小的寵意，並且還要等再年長一點，才能希望的事，而我的血已發燒到這樣的程度，我們兩人相離開的那一點點短距離，要想很安靜的過去，這是怎能做得到呢？豈知在我這種青年華光的時間，遇到我這樣初期的享樂，竟能很熱中，這是種什麼不可思議的事呢？我看到將要到期的時候，我存着種痛苦過於樂趣的心理，這不知是什麼道理？我所感覺的，覺不到一點有如醉如迷的快樂，幾乎使所覺得的盡是些厭棄與恐懼的感想，這也不知是甚麼原因？至於說到恐怕是因為我將自己的幸福趣味，因了禮教的關係而剝奪了，那麼，我心裏不會對這個幸福，一心一意的想了，所以這一層，倒是一點無懷疑的。我曾經說過的，關於我對她的情愛的經過，是有種種的奇異；看了這件，這一定也是人們所沒有豫想的事。

諸讀者，已經發急的，斷定我是因為她已為另一個男子占得了，於是她在我的眼下，見得她的愛情分散，因之就以這種不專重的愛情，使她對我的愛戀，便覺其淡薄了；這是錯誤的。誠然，這種分散，是使我很難過的，要知不問其微細的所在，如何的合宜，實際就是因為我見得她與我兩人，算是不合式的；但是關於我對她的感情，卻無一點改變，並且我可以發誓的說，我愛她的心，要

比想占她的心，是熱了許多。她那種純潔的心，以她那種冷靜的氣質，因為我認識得太過了，因之便以為這點慾望的樂趣，在她自己雖犧牲於一時，也無甚麼關係。爲到有了這個觀念，於是連我自己也覺得，確確實實的只有這一個保護法，可以免去我的一切的難關，否則，竟是不可避免的。如此則於我自身，以及我的一切德義，都可以保全了，對她卻是使她背了一件德義；不過她的見解，是與一般的婦女所見到的不是同樣的眼光，關於這一點，將來在後面再說。我對她很歎惜，對我自己也歎惜了。我很想對她說：『媽媽，這樣是不好，可以不必如此。』我現在告訴諸位罷，沒有做到這一步，就爲到我不敢的道理，第一層，因爲這是件說不出的事，其次，因爲我到底覺得不是真的，加之，實際上只有這一個婦人，能代防衛了別的一切的婦女了，並且還可以阻止了所有的引誘。我對她無占據的願望，我尤願她能代我解除了別人來占據我的願望；我留心到所有關於如何與她分離的一切，煩惱得竟像件苦事一樣的。

一直是充滿童氣的同她住成了習慣，對她的感情，從沒有減低過，總是增高的；不過到這種時候，又有一種旁枝的發張了，而這種的發張，對於感情方面，顯覺其格外的親愛，格外的感動得

容易些，但是少有慾性的。稱呼她的時候，極力的叫喚她做媽媽，與她親熱的時間，極力的對她做一種子女的親熱，我自己已看慣我自己是這樣的了。所以她雖如何的可愛，我竟少有熱望要想占得她的，我相信，這就是實在的原因。所有我初期的情感，我此刻還記憶得很清楚的，那時雖不十分顯著，却比較的有慾樂些。在安西的時候，我是渾渾沌沌的；在山背溪，我卻一點也沒有什麼。我愛她一直是盡量的熱烈，我愛她比愛我自己還甚，竟是在她旁邊的時候，只想到我的趣味，很可想到我幸福的事。在我看她比一個姊妹，比一個母親，比一個女友，就連比一個情人，都還要在上。總之，因我愛她甚，便有這樣的熱望出來，那這就是在我觀念中的，極明瞭的情形。

這種惶恐甚於期望的日子，到了期限，我一齊都承了約，並且我一點無欺的履行約束。我的心是承認了我的誓約，但是並未對於這個約上望想一點代價。及至這代價我已得到的時候，就算我自己第一次見到我自己，在一個婦人的懷抱裏，進而言之，這個婦人是我所屬愛的人罷了。如此我已算得是幸福了麼？不是的，我只算是已嘗其意味罷了。在那時，我也不知道是種甚麼極不可抑制的愁慘，來打煞了那時的豔趣。我就像是犯了血族相婚的罪似的，是兩次不知是三次，

恍惚的抱住她，我的眼淚把她的胸口都溼透了。在她方面呢，她是既無愁慘，也無喜樂的；很慈愛很安靜的。她像是無所慾樂的樣子，一點也不在那兒思索慾樂。她在那裏，也無所喜樂，而也絕無一點悔恨的情形。

我再回過來說：這件事，是從她所有的錯誤上生出來的過失，絕不是她的情慾的關係。她是個很有教養的人，心裏很純潔，她又愛一切正直的事情，行事很正道而有節氣，她的嗜好又雅致；她生成是個有品行的風騷人物，她又是一向愛這樣的行爲，而她卻不肯依了她所愛的樣子行，她若能一聽其心意而行，一定不會錯的，就因她偏要盲從其理性，所以弄到走錯了路。要知憑到理性的時候，一遇到些不真實的原理，那時就要把她弄迷惑了，一方她那真正的感情，總是反抗這些假原理。可惜她自眩於哲學，於是她就養成了這種哲學上的道德，就防止了她心中所指示她的道德了。

她的第一個情人，就是達佛爾先生，是她的哲學教師，要知這位教師，所教給她的一切原理，而這位先生便以這個原理爲引誘她的必需品，使她覺得對她的丈夫，以及她自身的一切本務。

都成了冷淡的，道理的，並且是不爲感覺所動的情形了，至於他能征服她的來源，就是詭辨學派的論理。(註)於是竟使她見得她自身的本務，就如同對小孩子們問答基督教義時候的嬉樂一樣；異性的結合，在她就覺是無所謂的舉動；貞操就如不得不然的外場，因而這種道義，便一聽輿論爲事了。與丈夫同棲息的事，只視之如婦人們的一種本分的規條；從這上就生出了無知覺的不貞的行爲了。這種不貞，不獨她不知道是背信於她的良人，背了她的良心也不自知的。自然在那教師的推想，這件事的本身，是不算什麼，要知，這事所羅列的引誘的機因，就有了問題，於是所有的婦人，就以爲這種的貞淑，便是真實的呢。總之這樣不幸，到最終的結果，只能達到損害一個兒童的理性，總不能損害到孩子的感情就是了。後來他被罰於一件極難堪的嫉妬的事上，看起來，她待他的情形，就與他教導她對待她丈夫的情形，一樣的及到了他自身。關於這點，我所認定

(註)詭辨學派(Sophisme) 哲學之一派，起于西元前第五世紀後半，得勢于希臘，其始但以各種智識教人，後傾於

懷于一派，遂以天則(自然)人則(法律習慣制度風俗)相對比，謂天則不變，人則隨時隨地而異，非能永遠不變者，故人人可隨意破壞之云。此義若詳釋甚長，茲見中國辭源所釋，短而詳明，特附錄於此。

的雖不知其是錯不錯，總之後來接他後手的，就是那位傳教師柏爾黑了，這是我所知道的，這就是一種青年婦人的冷淡氣質，令她養成這種氣質的，一定也就是這種關係，因了這種關係，所以後來就有了妨害脫離這種關係的原因，她自己就沒有想到人家所給她的這種極無益的東西，而竟有如是的重大，她就不知道了。制慾的行爲，在她也是毫無困難，然而貞德的名譽，她卻絕對的沒有博得一點。

因這種不正確的主要原理，對於她自身倒無什麼誤用的地方；不過她以之用別人身上了。這個原因，又是從一種差不多同樣的不正確的格言上生來的，而這個格言，與她心上的慈善，是很和諧的。因爲她總信爲所有的男子，並無要霸占婦人的意思，所以她愛的朋友們，由這種方便上，關聯得她格外與他們關聯起來了。最奇怪的，就是：她每遇總會演成這步程度。她既成了如此可愛的婦人，別人與她親密的程度，自然也增高了，因而別人格外的向這方面發見愛她的新事件了。在這兒還有件很值得注意的事體，就是：自她有了最初的弱點之後，她除了寵愛不幸的人們以外，所有華貴的人物，在她的面前卻失了效用：假使有一個人，她起首是很憐惜他的，而終局

她竟沒有愛他的，那人一定有極少可愛的原因。假使有時有種不適於選擇的人物，其原因並不在因其卑劣的性情，其實就是這人是無緣於她那高尚的心情。這種心情的來源，自不必說的，是因了她那種種太寬厚的性情，太慈悲，太憐憫，太感動，等等的心理所成的，因為她無一種有力的辨別能力，常常的管束的原因。

雖有了這些不正確的主要原理，將她迷惑住了，然而有許多是這種假原理中所沒有的可愛的真原理，她竟一點都未遺棄！究要多少德行纔償得她的缺點！與慾感無甚關係的錯處，人們竟能加以罪惡的名稱麼！若是關於這一點，這位先生不使她入了迷途，利用她其餘的一切，優良的教導，並且她的慾望，也不會受刺激的，而可斷定她總會光明的，沒有這種詭辨派的哲學去迷惑她，那時她自會好了。她的一切誘因，鼓勵到向過失方面去，自然是使她向到錯誤行事，並且使她自己做了還不知是錯誤呢。她自己最憎惡的，就是三心二意的行爲，以及虛僞行事。她實在是個正直的，公平的，慈愛的，坦白的人，對於所言的很有忠信，無論是對朋友，以及她所承認的本分任務，皆是一樣的；對於仇恨同憎惡的意思，尤其是在她心上不能存在的，並且對於原諒了的事，無

絲毫誇功的行爲。末了，又說到她的一點可恕的性情了，不尊崇爲價的恩惠，所以她從未做過欺騙的營商，固然；她做的是無味的週旋，但她不斷的是要借這方法爲生，所以也無法捐棄的；總之我現在敢說一句，蘇克拉地能尊崇亞司巴西（註）他若在這時，他定會敬服華翰師夫人的。

我早經知道，說得她這樣的一個有感情的性情，而又是這樣一個冷淡的氣質；這樣矛盾的現象，是常常見到的，並且還說這同等的理由，這是人們要責備我的。不過，這錯在自然界，不應把她配合到這樣的；我只知道她是個這樣的人。所有認識華翰師夫人的人們，現在還有很多是生存着呢，他們也知道是這樣的人。我在這裏還敢再說一句，她惟一的真樂趣，就是：使得她所愛的人們高興。無論何時，關於這一層，誰都可以任意辯論，只要能詳細證明我所說不確實，那纔是有本事。我的職務是在說實事，並不問別人相信不相信。

我一直說來的這些話，就從我們聚合了以後，逐漸逐漸的所聽到的一切，所以就以這一點，

（註）蘇克拉地，是西方的聖人，自無待說了；亞司巴西（Apsasie）是紀元前的四百年雅典典城中的一個因美而有才得名的女子。她之爲世人所知的道理，就因蘇氏爲之頌揚的功勞。

也足見我們的聚合的快樂了。她有種希望的理由，就是：她的喜樂，就可使我得到益處；我便以之做了我的極有益的教育。她對我說，一直到那個時候，只對說的是小孩子的話。自後她卻起首以一個大人待遇我了，於是她對我也說出關於她自己的事了。所有她對我說的，都令我非常的有趣，我覺得很受感動，並且令我自己很得到反省的，關於我的進步上，我實用了她的一切密教，自覺較之未受她的教訓之前，大有益處。每當感覺有心悟的時候，我們的心自己張開了，容收兩人心裏所流露出來的一切；所有道學先生們的教訓，絕比不上一個通達的婦女所談的那種可愛的動人的閒談，這個理由，就是因為人們對她是有一種感情在裏面的緣故。

自從我同她在一種親熱中為生的時候，這種親熱，直達到能使我覺觸其比未經這事之前，格外親熱。她看我雖是個生來的笨樣，還值得努力成一個經營世事的人材，並且還有一層，設使我有了一天，能達到一種什麼樣的地步，那時我才能發展我的前途。在一種觀念上，她不獨以為要形成我的判別力，並且連我的外觀，我的態度，要想教到我成個可敬重的樣子，與我的可愛的程度相稱；若是真能達到這一步，在社會上，一定可以因德行的關係，可以得到成功的。其實這種計

劃的一切，在我就不相信了，因為我至少是會走出一條與她所想的不同的路途，因為有這些原因，她又想起要教育我了。華翰師夫人，她因為認識許多人，於是就知道與這些人們上等的交際藝術，無一點虛偽，並且也不拘束，不哄騙他們，也不令他們生怒。但是這種藝術，是從她性情上生來的，應便自然，比起她的教導高得多了；她很知道應用，卻知不到怎樣教人，要知我這個人，對於學這件事，比什麼還要蠢笨。所以關於她這一點用心，不獨達不到希望，簡直是徒勞無益。她請了兩個先生，一個是教跳舞，一個是教擊劍，如這樣對我的用心，也是一樣的空費。這種事在我身上，固可養得活潑壯健的，可惜我雖是一個對跳式都學不會。我因為脚上有雞眼的關係，用腳後跟走路，已成了習慣，跳舞先生何試，雖怎樣弄法，也矯正不好這個習慣了；所以雖跳一條小水溝的輕靈姿式，都練不出來。這種樣子，走進了擊劍室，更是不行了。學了三個月的功夫以後，我還是一點腕力能支持我的劍，可以抵擋過去的。加之我有一種激感的無趣，對於練習這件事，以及我的先生，就因這種無趣，使我再也不願意學這事了。但是，我絕沒有想到這件技藝，人們拿牠當一

件自豪的殺人技藝。那位先生，用他那廣大的天才，要想使我了解，他從他一點也不知道的音樂上，舉例來說明給我聽。他因為見到擊劍術中的第三同第四動作中的記號，以及其中的間隔時間，皆很像音樂中的名稱。所以他當到要做一種假擊式的時候，他就對我說：『注意四分之四。』因為古時叫假擊的時候，是叫這個名稱的原因。當到我們在一處合擊起了，他若擊飛了我手上的劍的時候，他便含笑的說道：這是一個休止。總之我生來只見到這位裝博學的先生，這位可憐的朋友，最難堪的，就是戴到他那頂妙帽，同他那兩脇上的那點點小鎧甲了。

後來我爲到在這種練習上，也做不出進步，沒有幾久，純粹爲了無趣味，我就與之脫離了；不過我還是做我的有益的藝術，因爲這件藝術，是能安慰我運命的東西，並且我對之無一點榮祿的希望，我對牠所感想的，只覺我還沒有出生的那種的純潔。那時把我所有的望想，完全只想使我媽媽得到幸福，我在她旁邊總覺得是樂趣，我對於音樂的感情，本是很熱，一到逼住要進城的時間，那時也就感觸我的功課束迫的討厭了。

我還不知道克羅德安納，曉不曉得我們的關係。不過有一種所在，我相信是隱瞞不過他的。

因爲他是個觀察最銳利的人，並且很慎重，他不說他所未想好的事情，有好多事，我明知道，他是不說出口的。他的態度上，雖現出是知道的樣子，但我卻一點也覺不出他是知道的形跡；至於他那種態度，絕不是從精神卑下中發生出來的，他對他女主人所行的緊要所在，無一點表示，不過間或遇到她大意所行的事體上，有點責備。他雖與她是相等的年少，但他生得很老道，很正經的，在他看我們，簡直是兩個當容恕的小孩子，而我們視他呢，無論是我或是她，都當他是個當敬重的人物，要知我們對他尊重的原因，是有道理的。自從她對他失了忠信之後，那時我纔明白的知道了她對他的感情。是她所知道的，她想的，我纔去想，她感覺的，我纔去感覺，她容納的，我纔去容納，總之一切是聽她爲轉移，她告訴我如何愛克羅德，於是我就如何的愛他了。至於她愛他的感情，是尊重的情，多過友誼的情，因爲這種感情是我能完全分給他的。不知有多少次數，她感動我們的心，像什麼似的，使得我們擁抱着流淚，她並且說一定要我兩人，她生涯上纔得有幸福！不過婦女的讀者們，看到這裏不必帶到惡意的冷笑。這是出於她的氣質，這種要求不是奇怪；這是惟一的出之於她的心裏的真情。

如此我們三個人，就組成了這種幾乎遍地也沒有比類的一個社會。所有我們的希望，我們的用心，我們的心意，都是共同的；什麼東西，也不出這個小周圍。共同生活的習慣，於是專向着這種習慣中生活，漸漸的成功得很固定的了，假使在喫飯的時間，三人中少了一個，抑或是多添出一個第四者的時間，總覺得很不安了；我們雖是特別的關聯，但是密聚的時間，仍不如公聚的甜蜜。這當中能防止我們拘束的，就是，我們各人間的極大的互相信任，再有能防止我們厭惡的，便是，我們都是非常忙碌。媽媽仍是極力的計劃，極力的活動，不讓我們有何空閒的時間，無論是他，或是我，都是一樣的，並且我們還計算到應如何分配我們的時間呢。在我看起來，閒散之在社會，或是在於獨處，都是不減其絲毫的損害性。只有束縛精神，生出些無意識，說壞話，白空言，離間感情的言語，虛偽，關在一個房間裏，這個對着那個的，永遠是這等的事情，大家逼到將所有的事業，皆弄到亂談空話了。反此，若是當到在大衆工作的時候，即使有人要說話，有爲了甚麼要說的，纔有得說呢；要知人們在無事做的時間，絕對的總是要談話的；那時所有極煩惱的，極危險的拘束，都看得出了。我還敢進一層說，我主張要想弄成一種真實的愉快團體，不獨一定要各人都有事

做，並且還要使人人須留心的事才行。例如編物，就與一點事也未做的一樣，給婦人做消遣的事體，也得要有相當留心的事纔好，婦人們做編物的時候，只算使她們把手又高起來就是了，談話還是一樣的。一方刺繡的事，就不同了；那時就很顯得出有清靜的時間了。有個最討厭可笑的時間，就是看到有一打的大人，在無事時的動作，有的立着，有的坐着，有的來往的走着，有的立着用脚後跟打轉身，在火爐頭上的磁裝飾品，被他們弄的轉來翻去的幾百次，話說到枯乾的時候，要勞煩頭腦去支持，這是一種甚樣的淋漓盡致的美事業呵！這種樣的人們，質言之，就是行這種事的人們，總之縱不負累別人，也是負累了他們自身。當我在莫提哀的時候，我到鄰居婦人家裏去做編網子；那時我就想到，設使我再到社會上來的時候，我一定要常放一個小玩具在我的口袋裏，我成日裏要以之當做我無話的時候，防止多言的玩要品。假使人人都能這樣辦法，一切的人間，定可減少了壞事，而大家的交際也可以真實了，我想一定也可以有趣了。總之，大家笑不笑，一聽自便，不過，我相信在這個世紀裏，惟一的道德，就是弄玩具的道德。

從各種的關係，還是免不了別人來光顧我們的討厭；而這種的討厭，使我們很受影響的，但

是當到只有我們自家在一處的時候，我們仍是無一點什麼。有客來時的使我焦急的情形，還是與從前不減一點，不過所不同的，就是我没有時間去過問了。這位可憐的媽媽，仍不失其舊有的計劃與圖謀的嗜好，有些地方是很相反了，一切的家用都變成緊迫了，因為愈是緊迫，她愈想脫離這緊迫的心思，愈向着空想了；當時收入的愈減少，她計較着未來的心愈急。歲月增進得愈高，愈使她入於激昂的狀況；並且因了這種進程，令她將世間的樂趣，青年的興味，都失掉了，她心中換上了一種好密謀籌劃。那間房子裏無時能缺了那些走方郎中，製造人，冶金人，各種的企業人。這種人都說的是支付幾百萬的好話，完來因了急需，要一兩埃巨（幣名）的朋友。凡有到她家來的人，沒有一個能空手出去的，這種地方，我有了一層驚異的，就是：她像這樣的浪費，總不見她有財枯的苦處，又不見有一個債戶來逼她。

如我剛纔說的，她為時那樣從事的計劃，其實她並不是沒有理由的，這事，就因了山背溪要建一個皇家植物園，這裏面要有兩個官俸的教官；至於這個位置是給誰的？已是在先預定了。因為山背溪的地位，是在亞爾布司山的中間，所以是極適於研究植物的；媽媽成立一個計劃的原

因常常是因爲贊助一個別的計劃而成的，於是就想附立一個藥物學專門學校在裏面，這件事本來於這個貧苦的城鄉，都很有益的，因爲在那兒的所有賣藥的人，就算是唯一的醫生了。那時正當那位退隱的御醫格和西，因爲維克多爾王崩位之後，他就到山背溪了，媽媽覺得這人對於這個計劃，頗有利用之處，並且要向他申說呢。事雖如此，她儘可向格和西去努力，但恐怕難於有成的；因爲這人，真可說是我所識不出的，一個極粗極暴的人物。我來引一個例證，就知道其中的線索，人們就可明白了。

一日，這位先生在一個別的醫生們開會的會場裏，其中有一個醫生，是大家從安西招待來的，這人呢，是個普通病的營業醫生。年齡還少，醫生的樣子，也還沒有學得好，竟敢不以這位太醫先生的意思爲然。於是這位太醫呢，就問他：何時回去，還要經過甚麼地方，並且問他坐那種車子。拿這些話，就當做答覆那人所反對他的話了。那個少年醫生，想令他滿意一下，就請問他，是否有甚麼公事要委託他。這個格和西說：『沒有，沒有，不過要等你路過的時候，我想立在窗口看一個驢子騎在馬背上，可以見到一點樂趣就是了。』他這人，是個吝嗇者，富有與殘酷，都是相等程度。

的人物。他的朋友中有一個人，有一天想問他借錢，並且還有很好的抵押品，他叫他朋友一聲，『我的朋友』，於是握到他朋友的手臂，咬牙切齒的說道：『雖是聖包羅從天上下來，要把三位一體當做抵押，想問我借十個必死突兒（西班牙幣名）我，也是不借給他的。』又一天，他被請到伯爵畢公家去宴會，這人是沙佛窪省的巡撫，並且是個極信仰神的人，他在豫定時間以前就到了，那時這位貴公正在那裏從事念佛珠的功課呢，於是問他高興不高興，一念玩玩。他那時不知道回答甚麼話好，就把面孔做了一個難看的樣子，於是跪下去念經；不過還未背誦到兩個佛珠的時候，他再也不能忍了，他就猛然的立了起來，拿了他的手杖，甚話也不說，轉面就走。這位畢公就在他後面跑到叫他道：『格和西先生！格和西先生！請你站到，裏面正在烤着一個最好的斑鳩，敬奉你呢。』他而向着回家的路上回答他道：『伯爵先生，你雖是把飛在天上的烤天使給我喫，我也不停了。』看罷，這位太醫，是個這樣的人物，媽媽竟能把他盤馴了，達到了所計劃的目的，他雖非常之忙，但他到她這裏來得很慣常的，同安納又有了交情，我為到尊重他的知識，對之談話也尊重他了，並且關於他那粗暴行為也不覺得了，對待他很有敬意，於是將前此的惡印象也

消滅了。那時安納雖已不是個奴僕的地位，然而別人已知其曾經這種身分；於是太醫先生仍是少不了他那太醫的架子，以及他那種專斷的、要人對之敬重的樣子，是別人所不願爲的。克羅德安納到了這時，穿起了黑衣服，一副假髮裝飾得很整齊，一種很尊重而禮讓的態度，舉動是聰明而精細的樣子，是個很博通藥物植物學知識的人才，又是分科大學主任先生所得寵的人員，只要這個計畫一成立，他在理也能有補到皇家植物園教員的希望，一方格和西實際很高興，很贊成這個計畫，不過只等到時機就是了。因爲一和平了，就能容許辦理有益的事業，那時就可以把這計畫送進宮去，就有望籌備經濟來舉辦了。

這個計畫，只要一舉行起來，我一定可以專心去研究植物學了，真能如此，也可說我是爲植物學而生的了。可惜因了一件意外的打擊，就將所有一切的籌畫，以及一切的極好的組織，都打消了。我這個人，就進程上看起來，鑄定的是人中不幸的一個標榜。恐怕或者可以說是天命所定的，牠要使我經歷一切的艱苦，牠掌握上設定了阻撓我的難關，我都得去經歷的。一次，安納跑到高山去採集一種叫做日烈碧植物（Genépi，是各種香樹調合物），這種植物是很稀少的，只有

在亞爾布司山上才有呢，這件東西是因了格和西有用場，這個可憐的孩子因爲太受了熱，得了肋膜炎，雖是人們說這樣植物，就是治這病的特效藥，然而也無一點效驗於他；雖有像格和西那樣好的醫術，那樣有經驗的人物，以及他女主人同我，我們那樣的看護，他竟只在我們手上服侍到第五天的時候，經過那最後臨終的苦痛，他就與我們永遠別離了！在他那極苦楚的時間裏，只有我極力的安慰他；我對他所盡的安慰，皆是一種熱誠與悲苦的崩騰現象，這種的事情，設使他能知道，於他也可得到一點慰藉。看罷，我怎樣失了我這個終身極忠實的好友；他是個極可敬重而少有的人，在他，他的性情就補充了他的教育，在一種奴隸的環境，而他所吸收的全是些偉大人物的德操，世人所覺得他與大人物不同的地方，恐怕只有因他的生涯與他的地位不同罷。

在那第二天，我同媽媽兩個人，在一種極沈痛的悲哀中間談話，於是在談話間，忽然我起了一種極卑劣無恥的思想，就是想得他的遺物了，尤以他那件好看的黑衣服，在我的眼睛裏格外的刺目。我既想到了，我就要講的；因爲我在她面前的時候，就同我自己對待我自己的時候一樣。心裏本來已經悲傷的不得了，那裏還經得起我這種卑鄙無人性的話呢。總之一切無貪慾的心

理與精神上的高尚，是死人所享有的高潔的純粹價值。這個可憐的婦人，聽了這話，甚麼也不回答，向旁邊一轉，就嗚咽起來了。好一點難得的高貴的眼淚！牠感動我不少，在我的心上都流透了；把我卑下不堪的感情上的污點，都洗滌清淨了。自那時以後，再也不入到我心上來了。

這一個慘喪，影響於媽媽身上，損失與苦痛是一樣的程度。自從這時起首，他的事情，不停流的衰敗下去。安納是個嚴正而有秩序的人，他在他女主人的家裏，維持一切的秩序。別人怕他的注意，於是耗費就很少了。連他女主人也因為怕他檢查，於她的耗費上也減了不少！這倒不是因他的感情關係，她是要保持他的尊嚴的原因，還有她極怕他有時因她費了別人的或是她自家的東西的時候，他那種合理的責難。我想照他那個樣子，也照他那樣的說，但是在她面前，沒有安納的那種威嚴，於是我所說的話，沒有像他那時所說的有威信。那時他既不在，我極力的想替換他的地位，本來若以這個地位來說，我的心性與才能，都是同等的不够，所以我總弄不好。任事我都少去留心，自己又薄弱，一切都在我心裏忍着，我一任所有的事體，弄到如何便如何。其實我的信用倒也是一樣的有，不過效能不得一樣。我一見到了秩序顛倒，我只得對之歎息，自己亂想，

甚麼也聽不見了。本來那時我要掌握這種合理的權能，也是太嫌年幼，太嫌性氣不定了；並且有時我想去參加處理事體，媽媽在我腮上很親熱的輕輕的撲幾下，說我是她的門達兒（先生之意），於是就將我所想的作用打消了。

在這種深刻的悲傷感情中間，這時她所有的用度，自是少有秩序了，於是使得我發覺一種極強烈的印像，就覺得遲早一點，總會把她陷入一種極窮困的地步，因這種印像便得見其支出與收入的平衡不得等了，於是我在她家裏，自然的就成了一個檢察員了。從這時起首，我自己覺得我是有了吝嗇的傾向，自此無時不感想得到了，我自來除了有時因為偶爾的激動，去浪費一點錢之外，一直到那時，從沒有爲了有錢無錢的事，起有甚麼十分不安的恐慌的。然而自此我却開始來注意這方面的問題，並且注意起我的錢包了。我變吝的原因，倒是很高貴的動機呢；因爲實際上我是覺得媽媽一定要陷於我所豫料的慘境，所以才有這種動機發生了。我心裏只怕着她的債主們，是非要奪她的年俸，還有她的年俸，是非定會取消的問題，於是隨到我的管見裏，就想到我不如做一點小貯蓄，等到有了整數的時候，一定大大的可以爲她一助的。想做這件事，勢

必要保存得好，就是要瞞住她的問題；因為在她這種困難的時期，設使她要知道了我還存着私放，豈不是很不合道理麼？於是東找西尋的覓我的藏貯地方，放了幾個金錢起來，不時的只望着我那個金庫，增長得可以成她的一個基金的時機出現。但是我選擇我的貯藏未周密，因而時常被她發見；於是她便有心爲到要使我知道她已發見了，她就把我所貯的金錢，換增了許多的別的錢在裏邊。這樣我倒覺得十分難爲情的，於是只好將我這個小聚寶盆，拿到公共的錢櫃中去，但是後來她還是把這些錢，都用在在我所需要的衣服或是用器上的，銀劍，錶，以及一切同樣的東西去了。

後來知道這樣貯蓄，沒有一點用處，並且最大也不過使她有一點餘錢而已。最後想到只有在我自身上準備出方法來支持她的生計，除此之外，沒有別的法子，能對付得過我所豫想的危險了，不過當到停着等我豫備我自身的生活，那時又恐怕她那可憐的麵包要沒有了。當在這種時期裏，還要把我的計畫，依到我的嗜好行事，仍是愚強的要在音樂裏面，尋我的幸運，並且覺得滿頭腦裏發生無限的觀念，以及許多高調曲子，同時就想到我如何可以成功一個名人的狀況。

我若是能成了一個現代的歐爾裴 (Orphée 是神話史上的音樂家同詩人的名字) 那當然可以從他的聲音上做成一個祕魯 (Pérou 是金鑛有名的地名) 的金錢了。就因了這一點慫恿，我於是開始讀音樂的書了，這時竟完全學作曲了。但是要想請一個來教我的人，就生了困難了，因為單單的讀一點海膜的東西，是無希望達到我的目的，並且自從教師先生離去之後，沙佛窪省裏就無一個懂得和聲學的人了。

在這裏，人們又看到一個布滿我生涯的一個矛盾了，並且這種矛盾現象，都是常常與我的目標抵觸的，在同時裏，我表現得很清爽的。從前王德爾同我說了很多關於高僧柏南沙爾的話，這人就是他的教作曲的先生，是個極有天分的藝人，前時他曾經在白山松大寺院裏做音樂長，當那時他還在凡爾賽宮中禮拜堂裏當樂長，我心裏想到白山松去受他的功課；而這個意思我覺得也很合理，竟在媽媽面前能達到實行這一個希望了。於是她要代我忙一點小行裝了，就是這中間的一切，她浪費也要不少。這樣看起來，用了這個豫防其破產的計畫，還要等到將來才能報償她，而我在當時倒先要她費用了八百法郎。我算是想以我去救濟她，這反而催逼她快一點

破產罷了。這是一種什麼癡愚的行爲，在我固是一種完全的梦想，而她也竟是一樣的，我們兩人的着想，總是互相爲用的，我呢，總是爲到她誠心的盡力，實際爲她誠心所盡的力，就是爲了我。

我以爲王德爾還在安西，我同他要封介紹柏南沙爾高僧的信，豈知他已不在那裏了。竟意外的得到一件可以當得紹介用的好材料，就是他丟下一本他手寫的祈禱詩用的四部曲，我拿了這個當紹介信，就去白山松，路過日來佛，去看看親戚，經過立雍的時候，去見我父親，他接待我還是向來的情景，並且答允我寄行李來，我因爲是騎馬的，所以行李勢必要後到。我到白山松，這位高僧柏南沙爾歡待我非常，並允諾我的功課，一切他所能做的，都極願幫助我。等到我們要開始上課的時候，我得到父親來了一封信，說我行李在湖司地方，被瑞士邊境的法國稅關扣留沒收了。得了這個驚人的消息，我托了在白山松所認識的人，去探聽這個沒收的原因；因爲我絕對沒有一點違禁的物品，我全想不出他如何借口，到後來，我才聽到了原由；因爲這是件奇事，所以我一定要把牠說出來。

在山背溪的時候，我認識一個年紀大的里昂人，爲人極好，叫做杜威維先生，在攝政時代，他

在檢查局裏服務，後來因為失了職，就到丈量局來的。他是在上流社會的人物；有才能有知識的，對人接物，都很親熱很有禮貌的；他也懂音樂，於是我同他因為同在一室裏，加之因了在那個粗人社會中間，我們格外覺得親近了。他是與巴黎有通信的，於是因了這個關係，他就有所資談了，不過這種隨聽隨忘的消息，也無人去研究其如何來，自然更無人去理會其如何滅了，總之，不過是一種話停事了的無人去回想的事就是了。有時我也帶他到媽媽那裏來喫飯，他對我便百方的要令我滿意，於是，一方他自己是因為高興，也就以為我喜歡看他那種無所謂的通信了，豈知我總對之無興味，自從他給了我之後，我一個人的時候，從未讀過一次。不幸就是那幾張可惡的紙頭，留了一張在我的的一件未穿二三次的衣服口袋裏，剛好就給稅關的扞子手做了條例了。這張紙是一點展聖教義口氣的極平凡的譏諷詩，(註)其實就是海新氏(Racine)是法國十七世

(註)展聖教義(Jansenisme)是十七世紀由一個荷蘭的神學家名展聖牛師(Jansenius)所主張的「自身主宰」的學說，當時為法國所禁的學說。

紀大文豪)所作的「太陽 (Mithridate)」(註)中的一幕戲曲。這篇東西，我雖十句也未看完，就忘却了放在口袋裏了。請看罷，這就是沒收我行李的原因。那關吏便在我行李上，提上一條極重要的檢查批語，就指定了。這個原稿，是從日來佛帶入法國印刷與傳播的東西，還要誇大其詞的，說是防止違反上帝以及教會的仇敵而爲的，並且表明他們的虔誠，所以制止這種惡計畫的行爲。他們是不必說的，看見我那些襯裳上也帶着有點異教氣，因了這張危險紙的關係，一齊都沒收了，後來弄得我無理可說，連我那個可憐的提包的消息，都聽不到了。我到關上去的時候，他們還問了我不知多少次數的報告書，說明書，證明書，記錄書，把我百方的作弄得糊裏糊塗，我弄到無法，只有完全放棄了完事。我此刻所惜的就是沒有把那張湖司關上的檢查書保存着；因爲若有了這張東西放在這本書裏，定可出色得格外有趣。

因了這個損失，同柏南沙爾先生甚麼也沒有學，隨即逼住我要回山背溪，我細考一切，只見

(註)這劇是一齣歷史的諷刺劇，是說羅馬皇馬爾特的兩個太子，因其父死，互爭皇位，並互爭占其父一個定而未婚的皇后。

我所圖謀的事裏，無一不有不幸的事體，隨我而至的，從此我就決定了同媽媽在一處，同她共濟艱難了，並且再也不去糊亂恐慌我所辦不到的未來的一切了。我回來的時候，她接着我好像我帶回了寶貝似的，後來慢慢一點一點的又代我製衣服；總之我的不幸，無論是對她對我總算得是够受了，於是牠發生的時間，差不多與忘却牠的速度是相等的。

雖然這個挫折，對於音樂的計畫是冷淡了，但我對於研究海膜的作品，還是不放棄；並且極力的用功了解他的理論，以及試作一些兒小曲子，從這上得到的結果，格外鼓舞我的勇氣了。那位伯爵白爾嘉，是安德赫蒙侯爵的兒子，因為歐克司特王崩位之後，就從特黑特回來了。曾經也在巴黎住過很長久的。他特別的愛音樂，並且尤以海膜的作品為最有感情。他的兄弟南日伯爵，玩凡愛聆琴，杜爾伯爵夫人，就是他們的姊妹，能唱一點，就這麼一點音樂，在山背溪就成了風氣，於是大家就組織起一種公開式。本來最初要叫我做指揮人的，那時立刻有人覺得太分耗我精神，所以才安置了別人，所用的曲子，是在我自己所作的小曲中檢了幾個，並且就中還是一個大眾最愛的合唱曲。這個曲子本不算好，不過內容裏充滿了新調，並且是大家所想不到我能做得

出的結果，這班先生們，雖讀樂譜的時候是非常不行，然他們卻不信我能作什麼曲，但也不疑惑我是從別人的作品上摘抄的。因為他們要證明這件事，一日早晨，南日先生拿了一部克羅漢堡的合唱曲來找我，他說，這本的曲調，在樂器上不大方便，所以他已變過調子，並且叫我再做一個基調。我回他說，這事是要斟酌的，並且不是件即刻能辦到的事，他就以為我是有意托辭的話了，於是逼着我至少要代他作一個別的唱誦調的基調。我就代他作了，不必說的是不得好，因為我做一切的事，一定要有興味，要無拘束，才作得好的；但是這次是規規則則的，還要當到他面，他當面見到的，他才不懷疑我不是連作曲初步都不知道的人。所以也才沒有把我的學生打散，不過見到人們開音樂會的時候，於是就排除了我，因此我也就對於音樂稍冷淡了一點。

那時剛剛差不多是戰爭的和平成立的時期，法軍越亞爾布司山歸國，許多軍官來看媽媽，其中有位伯爵羅特赫克先生，是歐爾立奄司的團長，從那就任了日來佛的全權公使，最後在法國做到元帥，媽媽就把我紹介給他，推想其對他所說的情形，覺得他頗滿意的，並且他對我嘉許了許多，就他所說的一切，不過是他的一些老年的回想，於我當時的情形無甚需要。有位少年候

爵申烈特爾，他父親那時正在都漢做公使，他也在那時經過山背溪，他在孟東夫人家宴會，那天我也去列席。餐後他就談論音樂，他對於這門藝術很精悉的。那時有個歌劇「日浮態」(註)，是音樂中最流行的曲子；他便談論這個曲子，有人就代他把這個譜拿了來。我就怕到要叫我同他兩人合演這個歌劇，剛剛把本子一打開，他就看到一曲有名的兩個合唱，就是所謂：

山河地獄，青天連，

一切戰慄在王前。

他問我：『你願意把牠做成幾部唱法？』我說：『我的意思，我想做六部。』我是真不穀法國人的輕浮，至於我雖曾經結結巴巴的讀了一點音律，我簡直就不懂如何在同一個人，在同一時間裏，能唱得出六部音，雖兩人唱也辦不到的。在練習音樂的時候，譬如輕輕的從一個音部跳到

(註)日浮態，(Jephthé) 這個曲子，是孟特克列(Montéclair 1686-1737)作的，於一七三二年正月二十八日

表演於皇家學院第一次演奏這曲的聖旨，是爲樞密院所阻止的。由此便可知這曲之重要了。

他音部上去，抑或是一眼看了全音部，都是件使我再麻煩沒有的事情。我以這樣的一種舉動，來做這件破天荒的事，這位申烈特爾先生，一定要以為我是個不懂音樂的人。他恐怕是爲了要證實他所懷疑我的原因，他要我抄一分歌與他給孟東女士用的。我自然不能推脫，他一方唱到曲子；我一方順到他的口抄，並且不能請他多背一遍。一停了口，他便來看了，於是他那時才覺得真的抄得非常的準確。他也覺察出我的艱難的情形，但他見到這一點小小的成功，也算得到了滿意。這件事雖是非常簡單，但是雖一直到了我對於音樂有了研究的時候，我還是缺乏一種一週到的敏捷能力，並且是無論對於何種事，我皆有這種的缺憾，在音樂上，只有那種熟練的調子，是可勝得過這一點的。雖然，我只受了這一點小羞辱，但在大家頭腦中，以及我自己的腦裏，受他這種正經的勉強了一下，我是很受感覺的。後來過了十二年，不知是十五年的光景，在巴黎各種會場裏，常遇到他，我見到他的時候，不知有多少次數，我總想到這件故事，並且總想對他表示我還記得這個紀念似的。不過在那時，可憐他的雙眼已失明了；我恐怕這件已過的事情，又使他重觸了他的悔憾，我於是絕對的不提了。

我現在來說到我已往的處世，與現在的處世要吻合的時期了。在往時一切的友誼，一直聯續到現今，都令我覺其變成很可貴的樣子了。要知就是這樣的友誼，使我時常對到那不可名狀的幸福，感覺遺憾，其實也可說就是因這一點，我的朋友們才存在的，並且他們愛我也就是這一點。質言之，是從純粹的親愛而成的，不是因了虛榮要想接近一個知名的人士的關係，也不是有隱意，要想覓機會傷害對方人的原因。談到這兒，我要說我最初與我的老友歌非孤的第一次的認識了，不問旁人如何盡力想把我與他兩人離開，但他無論何時總在我心上。他總在我心上呀！不對了，可嘆呀！我現在已失掉他了。不過他也停止了愛我，只因已停止了他的生涯，簡而言之，我們的友愛，是與他的生命相終始。說到這位歌非孤君，他是現時一切最可愛的人中的一個。一見到他便可親愛的話，是件不可能的事，一與之同住了，便再也不能與他分離了。我平生再沒有見過像他那樣的開展而且親熱的面像，他的面像見之令人爽快，表現着充分的感情，充分的知識，而包含着極大的信實的樣子。任你再是個用心機的人也好，只要第一次見到他，就好像二十年前已識的故舊似的，忍不住的要同他親熱起來。如我這樣的人，一見到生面人，不知要怎樣拘束，

我同他一見面便親熱起來了。他的聲音，他的語調，他的言談，完全同他的像貌是一致的。他聲音的響聲是清爽而豐富的，並且十分切實的，簡而言之，是一種很潤澤而銳利的美爽聲音。聽到的時候，全是這種的感觸，滿布在耳鼓裏，響滿在心田裏面。在人當中，若再想得到有一種更相稱更有和藹的快意，其慈愛，還要更真實更單純，其才能，還要更有陶冶，更有意思，這件事，就是件不能的事了。此外，還加以可愛的心腸，並且他這樣的愛，在大衆之間，只覺太過，絕無不及的，性質是無分別的好意，招呼他的朋友都很熱心。易而言之，他能作衆人的朋友，就因他能勤勞，並且他對於任誰的事皆是很熱誠的，還可見出與他做自己的事是一樣的。這位歌非孤君，是個很平凡的鐘錶匠的兒子，並且他自己也是這個行業。但是他的面貌，他的才能，若使他進到一種別的社會，那時他無一點遲疑就能進入了。他同駐日來佛的法國公使克爾胥先生相識了，並且與之很有交情。後來在巴黎爲之介紹了許多的熟人，就是這些人與他有了大益處，於是就因這些人，他得到了供鹽糧到窪烈的事，這事他每年可以得到二萬法郎的收入。到這種地步，他在男界方面的幸運，總算得美滿了，但是女界方面的幸福，則更甚了，他只須一定了選擇，已是聽其心之所願了。

他能在各種社會中結識，真可謂是稀有的才能，很難得的榮譽，他無處無人不親近他，誰都要訪問他，無一個憎惡嫉妬他的人；我相信他一生一直到死，沒有一個仇人，真是幸福的人！他每年要來埃克司溫泉遊玩，這個地方總是集聚着很好的鄰城人士，他結識了所有的沙佛窪的貴族，從埃克司溫泉來到山背溪，看伯爵柏爾甲爾特，伯爵的父親是安德赫蒙侯爵，就請媽媽同我到他家去，因而就與他認識。這一次的認識，覺得沒有接觸到甚麼東西，並且其間中斷了許多年，後來又因另一個機會，從新交接了。這個機會的來源，容後再說，於是才成了極真誠的交情。我同他的交情，總算穀得上說是極親熱的朋友了。不過我對於他身上的記憶，雖一點個人的趣味沒有獲到，但是總認他是個極可愛的人，天生得極有幸福，我總以之爲人類的光榮，常對之存一種好觀念。他雖生就如此有趣的人，然而也是與其他普通人一樣的有缺點，此後人們可以看得出的；不過設使他沒有了這點缺點，或者反而減色了他可愛的地方，亦未可知。因爲要表明他這個人，是值得能認爲一個有道理的人，那末，人們關於有些事上，一定也得要原諒他些才好。

在同時有一件別的關係，現在也未消滅，於是就牽引我要希望這點暫時的幸福，豈知這點

事，竟在人心裏如是的難消除。有位孔濟野先生，是沙佛窪的紳士，那時他正是年少而兼在可愛的時期，他有一種要學音樂的興味，換言之，就是想結識一個教音樂的人。這個孔濟野先生對於藝術，有了這種才意與趣味，還有一種性情的溫和，表顯得非常的可親愛，要知我自己亦以這種優點招示於人，同時也以這一點去觀察人，所以交情很容易的就結識了。在我頭腦中的文學哲學的根芽，從那就開始發酵了，並且正待着一點鍛鍊與競賽的目標，才得完全發展呢，剛剛就遇到了他。孔濟野先生對於音樂，無甚才能，剛好這倒見出我的一得；除了教課時間以外，餘下別的事，就是唱譜。我們吃了早點，就談天，看一點新聞，這倒不關一字是音樂的事。那時正是福祿特爾（法國有名的文學科學哲學的大家）同普魯士皇太子通信的事（一七四〇年六月一日）閏動一時，我們常以這兩個名人作談資，一個是剛卽位的太子，在登極期間所觀察的，就能預測其未來；另一個呢，當時所受的批評，與現時受頌揚的是一樣的程度，那時我們代他歎惜其不幸的壓迫。至於我們所想的，是與衆人所見到的一樣的，就是所有有才的人，所常有的報喜就是了。普魯士的太子，在他青年時代，是覺得無甚幸福，至於福祿特爾，更是完全不會有幸福的人。我們對

於他們兩人所抱的意思，不但如此，並且還推及其餘的事，那時凡有關於福祿特爾的事，無一字是使之逃過我們的眼睛的。我所讀的書籍上的趣味，就生出一種要學寫美文的觀念，並且感觸到模仿其著者的文章彩色，因而我便受到很大的薰陶。過了不多時，福氏的哲學的信札出現了，雖然那些信札未必是他的最優雅的作品，但是我見之已格外令我想研究牠了，於是就因這點新趣味，從此再也不消滅了。

不過這種的研究，還沒有達到將我的精神完全放上去的時期，我的心地還是浮漂着的，是種往來不定的觀念。質言之，是種消而未散的觀念就是了，加之我的孤獨的氣質，因為受了華翰師夫人家的生活的培養，因嘈雜得更增進了。那班不識的人衆，從各方來的日甚一日的會聚在她那兒來，我相信那些人，就算是想盡方法找到來逼她，因這班人的關係，使我住在那兒，真是覺得苦痛的很。自從媽媽信任了我，要我繼承了克羅德的職務，我順便細察她的一切事情，我見得她的危險的擴展，使我很驚慌。我何止對她說上百次，哀求她，迫逼她，暗示她，終歸是無一點效用。我也曾跪在她的脚下，極力的指明那危險的情形，已向她逼近的所在，我實實在在的勸她儉

省她的費用，並且與她約了從我身上起首，還說明她，當到她少年的時候，忍耐一點不要緊，比到她年老時增加債務與債戶的逼迫要好得多，那時就可免去多少苦痛與窮困了。自然她是很受我熱誠的感動，也能同我一樣的感觸，並且同我約束了許多再美沒有的事體，及至來了一個無賴之徒，她即刻就忘却了。經過了千辛萬苦的諫說，還是沒有效，除了坐着禍事臨頭之外，我還能有什麼方法可以防止呢？我見得守不住那個家門，我還是出外離開的好，我想到立雍，日來佛，一直到里昂，做一次小旅行，可以借到消失我一點無形的苦惱，不過同時又增出我耗費的問題。我能發誓的說：設使媽媽真能實實在在的把這點濫費，去用在有益的事上去，我可以忍耐減除一切的享樂用費；但是可以決定的，我如此倒反斷絕了落在那班小掏摸的手上去，就她的輕舉而論，我所濫費的，與分給那班人，他是一樣，並且就同一個從宰牛場裏跑出來的狗一樣的，我算是搶了一塊無能力救得下來的肉。

既想了到這各地去旅行，自必不能缺乏了憑藉的；其實只要有媽媽一個人，所供給我的材料，也就足敷而有餘了，她於各處不知有多少的聯絡，多少的接洽，多少的事項，所以一定要託負

一個實在的人去辦，她對我只求我任她的事，我亦只求各方的跑；因而勢必要成了一種很假活動的巡遊生涯了。這各處的旅行，機遇的給我結識了許多的朋友，在後來這些朋友，都成了很有趣，很有益的朋友；就中在里昂所遇的人裏的柏爾雄先生，從他對我的情義上說起來，我倒追索不出十分的交誼；至於同那個好人的巴禮素的交情，等到了他的時候，我再來談。到格漢羅白爾就認識了德朋史夫人，以及審判廳長的夫人，這位夫人是個極有知識的婦人，並且設使我常去看她，我想她一定會認我為朋友的；到日來佛，就識得了法國公使克魯梭先生，他同我談話，常提我的母親，她固然已是去世了很久，而在他心上的機遇，還是不能消滅；再說道那兩位巴奚羅的認識，其中的那位老父，他總叫我是他的孫子，是個極愛交結的人，並且是個我從未見過的得當的人物。當到共和國騷擾的時間，這兩個公民，加入了兩個相反的黨派，兒子在平民黨，父親就在政府黨。於是到了一千七百三十七年，大衆開始戰爭，在日來佛我看到他們父子兩個，從同一個宅子裏穿了武裝出來，一個是到市政廳，一個是到他們的集合區域，不必說的，過了兩點鐘後，一個對一個的曝露於自相殘殺了。這種可怕的光景，令我得到很深刻的印像，因此，我就誓言過

的，無論是一種怎樣的市民戰爭，我總不加入，並且我不主張用軍隊，得到內國的自由，不獨我自己不加入，也不認可這種行爲，雖是永不許我有公民權，我也不願意這種事。遇到了有好機會，我總顯得出我持續這誓約的證據；我所想的，人們至少總可覺得出這種處理，或者有一點點價值。

不過這個時代，我自己還沒有混入這種最初期的愛國主義的波動呢，日來佛開戰的事，在我心上還未生刺激呢。這種情形，人們就可看得出我離心於這件極嚴重的事體，但對之擔心的程度，是有多麼深刻，我竟忘却了把牠記錄的所在，所以在這兒再也不能遺漏了。

我的舅父柏娜幾年前移住在甲合林，因為要建築加爾通的市，他做成了計畫，不久他就在那兒辭世了。我那可憐的表兄，供職於普魯士王的手下，也病故了，我的姑母差不多是在同時裏，失了她的兒子，同她的丈夫。她喪失這兩個親人，於是復熱起她一點對近親的感情，其實所謂近親者，只有我了。每當到日來佛的時候，我總住在她家裏，並且在那兒我總是尋覓同翻看我舅父所遺下的一切書籍，以及所有的片紙。我在這裏面發見到很多見所未見的好東西，並且有些信札是人們所想見不到的。我的姑母無心於這種無用的舊書，所以只要我願意要，她由我去拿。最

得意的有兩三部書，是由我柏娜舅祖父一手註解的，並且就中以何臥爾特氏的遺著（是羅馬有名的建築家）是四折紙的本子，其中所有紙上的餘白，都滿寫着極清楚的評解，因這原因，令我很愛數學了。這部書同着華翰師夫人的書，一齊放在一處了，我時常悔恨沒有把牠帶到面前。這幾部書之外，我還選了五六部墨稿的文章，其中只有一部是有名的密舍立都克赫的已印行了（註），他是個極有才能的人，知識極廣，因為他太活動了，就被日來佛議會十分的虐待他，最後死於亞爾白爾格的枯塞裏，他被錮禁在這個地方很多年（十八年），因為有人說他是參加謀叛培恩城的關係。

這篇文章，是篇很明白批評的文章，因為有個可笑的計畫，有人要將日來佛城實行分部的建築起來的原因，在專門家自是認為極大的笑談，其實這種專門家，皆不知議會裏進行這件極

（註）密舍立都克赫司特（Micheli du Oreat 1690—1766）是瑞士的學者，生於日來佛，關於自然科學與社會科

學，均有心得，並且曾造一寒暑表，其最有名之著作如：寒暑表大綱，地的球形記錄，洪水的記載，氣象學等等。最傷心的是錮禁在塞中十八年而後死。

壯大的創舉的內幕。這位密舍立先生，他以為他是建築會議的二百員中之一，而況卽或是個公民，也能有發表意見的權，豈知事竟不然，就因了這個關係，把他委員職守都革除了。他就因爲上述的意思，所以作了這部文章，他也不審慎點，便付印了，不過並未公布，只算印寄分布了二百會員們作了個說明書，而竟被那小議會中的一道命令，所有的一點，都被郵局沒收了。當時我在舅父的舊紙中發見了這部文章，並且還有我舅父駁呈的覆文，這兩件函件我拿到了。我這次的旅行，是出了丈量局，沒有幾久，就起程的，那時我同一個律師柯榭藜先生有一點交情，他是丈局裏的上司。過了沒多時，那位稅關長要寄嗣他的一個孩子給我，並且代我請了柯榭藜夫人做這孩子的養母。當時的榮幸心理，把我的頭腦就眩惑了；並且覺得自尊的同一個律師先生有這樣的深交，我想到這算是得到了適當的勢力，可以使我發表這件光榮的事了。

有了這種觀念，便要給他看我這部印好的密舍立先生的文章，這個時機，我想再沒有好得過的了，這篇東西，實在很難得的，並且可以表示我所接近日來佛的望族，皆是知道國家內情的人物。不過當時我也不知道是什麼理由，就保存了一半，我將我舅父的駁覆文，沒有給他看，恐怕

是因爲這篇東西還是草稿，要呈給律師先生的文件，一定要是印刷物，才能合法的道理。總算還好，他見了竟認爲是有價值的書物，我就癡愚的信任了他，自此我再也拿不回來，連再看一下也辦不到了，最後我完全認爲無効同白費力的時間，我只當牠是件有益的物件，於是將被盜賊的心理，轉當做送人情的想像了。我從未想過一下子，以爲這東西到了都漢政府，便成了很有價值的物件，豈知不單是件罕見的東西而已，竟是有益的物件，並且還恐怕有個大用意，就是求得相償的方法，或是索得其獲到這件東西的代價。所幸，就是所有未來的不測風雲，幾乎是不易發生了，說明瞭點，就是沙田野王圍攻日來佛城的事體。不過在事實上，無所謂不可能的，我自己心裏常常悔恨我的癡笨的虛榮，竟把這個城的一切最重要的虛隙，供獻於牠的一個晚年的仇敵。我就在這種狀況裏，過了兩三年，時而音樂，時而結交，時而計畫，時而旅行的生涯，不斷的遇到一件事，又生出別的事體的，尋覓那知不到原由的想安定我的自身，不過逐漸的又牽向到研究學問上去了。見到些文人，聽到文學的談話，有時自己談話間，不期然而然的也就談論出來了，並且簡直就引用起學問上的專門名詞了。我每到日來佛去旅行的時候，我路過時總要去看舊

友西門君的，他總同我談起文學界中的極新的消息，不是引證巴葉特氏的作品（註一），便是談論過羅密埃師（註二）的情形，所以十分引動我要求知的衝動。在山背溪我見到那個甲克賓教士，他很有這種同樣的感觸。他是物理學教授，是個教士中的好人，可惜我竟忘却了他的名姓，他常會作一點小實驗給我，我看，我覺得非常有趣，我想照他的方法，做一點愛情墨水（寫秘密信用的墨水）。因為要得到結果，我就裝滿了大半瓶的生石灰，還加上雄黃同水，我把瓶子塞緊了，這件危險，就出在那爆發的一刻刻功夫。我因為跑近那瓶子去開塞子的，不過因為我的時間來不及了，那瓶子爆開的時候，就像個爆彈似的，一齊都炸在我的面上。我因吸入了雄黃與生石灰，我就昏過去了。後來我像個瞎子似的，閉到眼睛，過了六個禮拜的生，此後我才知道，若是沒有知道那門學術的原理，是不好去試驗物理學的。（註三）

（註一）巴葉特 (Adrien Baillet 1649—1706) 是法國的一博學家與文學家。

（註二）過羅密埃師 (Paul Colomies 1638—1692) 法博學家，自幼即深究新教神學與新教哲學。

（註三）這件險事，一七三七年六月廿七日發生的，這個日期，因見盧氏的遺書，他自謂其致死的關係，即由於此事。

這件險事，遇在我身體上，有關於我的康健，實在不小，雖到現在，還有時很覺得不爽快的。我的體格很強壯，並且沒有一點別的原因，我不知道是從什麼關係，我眼睛的視力生出了差池。我的肩甲很好的，腦部也很寬闊，肺展也儘可殷伸舒了；不過我有了氣促的病，我很覺得壓迫，呼吸的時間，不能自由，心悸，咳血，始而是稍有點寒熱，過後簡直便無退涼的時間了。在這種青年的時光，內臟無一點損傷，又無一點傷身的行動，不知是何原因，弄到這種狀況的？

衆人常說的『刀身傷鞘子』，請看我的歷來的情形罷，我所有的熱情，成立了我的生涯，於是傷我的也就是這個熱情。這兒就有人要說，是甚麼熱情啊？說起來不是什麼了不得的東西，就是世間一切的最幼稚的事物，但是這種事物的感動，使我就像得到天上的愛蓮，（註）宇宙間的王位一樣的，最顯著的，就是婦女。我得到了一個的時候，我的觀感就有了着落了。但是我的感情，永不會有着落的，愛情的要求，使我在快樂的當中辛苦。我已有了這個溫和的媽媽，實際已是個

（註）愛蓮（Helene）神話史上解說甚多，總之一般文人皆以此名描寫絕色佳人的意思。天文上以此名爲天河

旁的對星之一的名稱，亦即與中國人呼之爲牛郎織女星之織女，是同一意義。

極親愛的女友；並且還一定要她成爲我的一個戀人。我就戀人的方面去想像她，我自己千方萬法的改變了我的一切舊觀感，假使我同她在一處的時間，我以爲是抱着我的媽媽，我對之束抱的力量也不會減輕的，不過我所有的慾望都消滅了，那時我就要對她的優雅的情形，傷心起了，至到這一步，一點快樂也沒有了。快樂！這個幸福，是不是爲人間而生的東西？！若是在我一生裏，我只要嘗到一次愛情樂趣的圓滿趣味，我此刻就會想到我脆薄的生命，也當知足了；並且雖是死在那件快樂的事上，我也願意了。

我自身是成了個無比倫的愛情的火焰；恐怕也就是因了這個原因，格外的消損了我的身體。我爲了我這可憐的媽媽的事勢危險的情形，我總是不安，總是煩悶，並且總見得她不審慎的行動，不久總免不了要陷於破產的結局。我這種難堪的想像，牠總是在一切不幸的方面着想，並且令我不斷的覺到她一切事前事後，都是有不幸的形跡在裏面。我早就十分見到我供獻了全生命的媽媽身上的危險情形了，因爲除了她之外，我再也不能有快樂的。所以我的精神上無時不是煩惱。因而無論是望想或是恐慌，兩下都是消磨我的東西。

我對於音樂的熱情，是另一種的奮狂性的熱情，但是我全神灌注上去的時候，如研究那海膜氏著作中精微的難解，還有用那無理由的堅強着把牠硬記在記憶裏，而總是記不入，因為我不斷的各處行動，堆積下無數的要抄謄的稿子，時常因了抄寫的關係，成夜的不睡，譬如這種行為，也是損害我身體的原因。是什麼道理，我總是存在於這種綿延不斷的事態中間的呢？要知就因我所有的熱衷，在我的變動不停的腦袋中運行，成日裏盡是些暫時的意思，一時去旅行，一時又開音樂會，一時又要開宴會，有時覺有一次散步是要去的，有段小說是要讀的，有一齣戲是要去看的，所有這樣的一切，皆是在我的樂趣中，以及我的事務中。最小的預計的事項，在我的熱情上便成了同樣的激烈了，固然在事的本身，是件可笑的激烈，在我卻就是件實在苦惱的事。我讀了那克烈夫浪德氏（註）的一切設想不幸的書籍，讀時很奮發，因而時常停止，我想這書使我的血脈格外加惡了一層。

（註）克列夫浪德

（Jean Cleveland 1613—1659）

是英國的詩人，他因了當時英國的內亂，奮恨非常，在他的

「蘇格蘭的叛徒」一書裏，完全可見他奮恨的情緒。

爲時有一個日來佛人，叫做巴克黑先生，這人曾經在俄國彼得大帝的宮裏做過官吏的，是個壞人中的極壞的人物，又是個我未見過的蠢才。他時常計畫些同他一樣蠢笨的計畫出來，他一用百萬的揮金如雨，所以在他畫圈子是一點不值錢的。他是因了一點不知什麼訴訟在大審院裏的緣故，來到山背溪的，照理的他就注意到媽媽身上了，既如此，照他的圈子寶庫，他對她自應勇猛的花費了，豈知對於她倒是一個一個的用幾個可憐的小錢。我是不歡喜他，他隨即就看出；他知道對我是一點不困難的，於是對我便無卑不用的來阿諛我。他稍會着一點棋，於是就獻意給我要教我學着棋。開首的時候，我差不多是很不高興的；就此，不一時之後，步法雖未學得周全，然已很能動着了。我的進步這樣的迅速，在第一局未終的時候，我敗他了，自後在一開局的時候，他就敗給我了，從此我就買了棋盤棋子，我關在我的房裏，無日無夜的自己獨着，要想將所有的局式，都學在心上，由到我的腦子裏是怎樣想便怎樣着，糊亂的亂擺罷了，一個人就玩得無了無休。過了兩個月的這種想不到的努力，這樣的妙事，後來到咖啡館去的時候，又瘦又黃，並且簡直成了一個遲鈍的人了。我試一試，再同那位巴克黑先生着了一着，他打得我一次兩次，雖二

十次還是敗的：我腦裏的方略，全錯亂了，於是我的想像也衰散了，我眼睛裏只見得雲霧一樣，在我的面前。每次我都帶到菲律賓道爾司特馬的棋譜，我的意思，是想應用他們的局式，實際於我還是一樣的無用；從此我就疲倦了，並且較之從前格外衰弱起來。此外，我想我能放棄着棋的原因，恐怕就是我厭棄的關係，因為自從我於第一局時候，有進步之後，從此再也不能進一段法了，所以我一直到最了手，總覺得同最初時的程度，都無什麼分別，我恐怕雖練習了幾千世紀，結果還是只有敗於巴克黑，無一點別的方法。大家要說：看到了，這真算得沒有白費光陰！究其時，我倒真是沒有一點閒空。我停止了這件第一次的玩賞物件，還是因為我那時無氣力能繼續的原因，我才放手的。當到我從我的房門出到世間來的時候，我已是個同坟墓裏掘出來的人一樣，若是還要同樣的繼續進行，恐怕那就永久的成了坟墓中的人物了。有了這樣的精神，在誰也難常常注意到他自身的健康，並且尤以在一種青年盛氣時代是格外困難。

我自身的衰弱，是由於氣質的影響，而也是我所有的嗜好激昂所集成的。及至自覺得衰弱的時間，我倒很安靜了，並且也能消磨一點旅行的熱狂，很能閑居了，自己覺不出有什麼厭惡了，

只感得憂慮的一切；一切疾病的氣像，替換了熱情的狀態；因我的衰頹，轉成了憂愁；我悲嘆於無的的；感想我的生命，只覺我還未得嘗其樂趣，牠就要捨我而去的；我歎惜我所處的境遇，就要崩潰的情形。我敢說我惟一難過的就是，我只是看到散離，一任她沈淪，徒自嗟歎而已。後來我竟完全病倒下來了。媽媽服侍我得比任誰的母親，都沒有那樣對她兒子的周到；一方因了這個關係，也令她有一點好處，就是可以使她分心了一點她所有的籌畫，也可脫離一時那班獻謀的人物。那個時期，若是死期竟真降在我身上，那是有多麼甜蜜呢！我雖像是沒有嘗到生命的好處，然也不會感到生涯上的這麼多的不幸。我的靜穩的精神，可以不受這人間世的一切不正當的殘酷情緒，可免脫荼毒於這生生死死之間了。我可得享着，使我的精神殘存於我的友誼正濃摯的半途之上；這樣豈能謂之是死呢。設使關於她的命運上，我不覺得有這種的不安的觀念，我就是死的時候，恐怕也同睡眠一樣的，到那時，雖仍是同樣的不安的觀念，另外卻有了一個極感動極入意的對象，這個對象，就可以緩和了她的苦楚了。那我也就對她說：『看罷，我所有的生命，完全豫交在你的手上了；請你隨便的當做牠幸福罷！』有兩三次，我到了極不好的時候，在深夜裏，我

竟弄到要起牀來，到她房裏去，對於她的一切措施上，左右申說，給她的勸導，我敢十分正直的十分有見導的說，對於她的運命，我所致力的比較一切其他的事，是表現得極顯明的。那時我的眼淚，幾乎就是我的飲食，就是我的清涼劑，盡我所有的熱淚都流在她的面前。在這次夜語經過了幾個鐘頭，及至我回房的時間，比我未到她那兒來的情况，不知要好多少；她同我所有的一切，以及她所引起我的希望，我都非常滿足，非常平靜了，我很心氣和平的聽其自然的，躺在牀上，安然睡去了。承天所賜憎惡生命的原因，是有如此的多，不但這點，並且還有許多不測的意外，就是這種東西，煩擾我的生命，實際就是組成我的一個重厄罷了，結束生命的東西，就是死，不過想起來，恐怕即使死到臨頭的那一剎那的功夫，也不會有甚麼殘酷了。

她極力的服侍，極力的留神，並且是說來難信的辛苦，百方的救護我，要確實的講，也只有她一個人，才能救得活我。我對於醫生的醫法，我實很少信仰的，但是我對於真誠朋友中的她，卻是十分信仰的；總之，從我們的幸福上生出的一切事物，較之其他的一切，一定要好了不知多少倍。這個世間，人們若是見到了一種極優美的情感，那就是我們倆所經歷的彼此互表的情緒。我們

相依的情愛，如此就不增進，這是件不可能的事體；但知是不覺其緣由的格外親密，就其由來的單純；看起來，是格外的感觸了。我完全成了她的作品，完全成了她的子女，並且她比我的真母親還要好。從此我們兩人，無須思想的，彼此誰也不能離誰了，有好些地方，就覺得我們要共生存的樣子；並且不獨單單感觸得互相是有必要，實際感覺得是圓滿的很，我們彼此相對，總覺不出誰是有一點外人的意味，到了這步程度，我們的幸福，我的望想，都達到一種互相占有的情形，這恐怕就是人類中的感情了。如我上述的感情，牠不是愛情的情，但是有一種極大的占有性的，這個來源，不是單單的，觀感，性別，年齡，姿色等等而已的，實際是從我們人的全體上所發源的，並且只有生命停止了，牠才得會停止的。

不知什麼緣故，這個最貴重的時刻時間，牠何以不能一直延到她同我的晚年的幸福呢？這不是我的罪，我是有我自己的慰情於無罪的證據。從她一方說，也不是她的罪過，別的不必說，連她的意志裏都沒有這樣的立意。不一時，就要寫出這不可克服的天性，牠恢復起牠的威風。不過這個不幸的挫折，好在牠不是即刻出現，託天之福，時間上總算還有點間隔。這點間隔是短而貴。

重的，至於牠到結局的時候，不是因爲我的過失，並且我對之無一點誤用的譴責！

大病雖痊癒了，然而恢復不起我的元氣。我的心臟，還沒有健全；常有一點點的發熱，於是把我弄得很衰弱。我除了想在我所愛的人的面前度我的殘生之外，別無絲毫其他的意趣。如此，我就使她自己感觸到如何方算得幸福生涯的真樂趣，一方又令其覺得，如果一直在她所決定的生涯中，是種如何的情形，不必說這也是同樣的，有關於我生涯的一切。就我而論，在那間既暗且愁的房子裏，我所見所覺的，只算是孤獨的繼續着團在一處，到結局恐怕還是個憂愁的結果。後來忽然好像由救劑的自身，發生了一個救劑的機會，媽媽要我吃牛奶，並且要我到近鄉去取，我就答應了她，但是預先我要她同我一同去。這不用說的，在她是不成問題的；於是這就算得了選擇地方的機會罷了。這種近市的園圃，究不是真正的鄉村風味，只算是環圍着屋外之園，園外之屋的狀態，無一點深鄉避隱的情趣。此外還有一層，自從安納不在之後，我因爲截省的關係，就退租了那個花園，也無心去培養植物了，所以就一切方面看起來，我們放棄這點茅棚，是無一點遺憾的。

到了這個時候，我就利用她已有了厭棄城市的意思，我就勸她離絕了城市，於是就可成就起我們清靜的樂趣，因為要避免那些討厭的來人，只要有有限的小屋子就夠了。她若依了這個意思做了，那麼，那引導她和我的天使，真會指引我們保護我們的幸福度安祥的日子，一直到了臨死的那一剎那之間，我們才得離別呢。但是這種的情景，牠不讓我們享受。媽媽因為她曾經活過富裕的生活，要她脫離富裕的範圍，她固沒有什麼苦楚，然而她必須得考慮一切貧困的艱難；至於我呢，雖集受了所有種類的苦痛，將來總有一日，無論對誰，一定要做一個模範，就是要享受那正明光大的，純粹的愛的感應，並且我敢從牠這惟一坦白無私的努力，不靠甚麼徒黨的依賴，也無須什麼黨派的保護，張明教著的向着衆人面前宣揚真理。

一種恐懼不幸的心理，阻撓了她。她怕到激惱了房主，所以她不敢離棄了那間壞爛房子。她對我說：『你的隱居計畫是很有趣，並且也很合我的意思，不過在隱居中也得要生活。若是棄絕了我這間囚牢，就要有無麵包的危險；到那時我們在山林裏是得不到的，那就又要回到城裏來尋覓才行。因為有時還是有要來的必要，倒還是不要棄絕了牠的好。我們就付了幾個有限的房

租給聖羅漢伯爵罷，讓他才肯付給我的呢。不如找一個離城不遠的廬舍，也就可以過了安靜的生活，並且遇到有事的時候，很近的就可以進城來。」如此就決定了。稍稍的找了一下，我們決定了在沙黑麥地村，這地是龔子崖先生所有的，雖在山背溪市門左近，然而因其孤空的原因，好像離市百十溜的樣子。這地方是在兩面較高的葡萄山的中間，是一個小山谷，在谷底的下面，有一條南北流的溪水，是川流在樹林與石頭的中間。在這條谷流的半段地方，散亂的有幾所房子，假使一個人，他是愛野靜居住的，是再好沒有的所在了。我們看了兩三家之後，就選了一家最好的房子，是一個在外爲官的紳士人家，這人姓羅華爾氏。房子是極能居住的。前面有一座土山上的花園，上面是葡萄園，在下面是個果樹園；逕對着一個小栗樹林，不兩步的地方，就有一個泉池；再往山上去的地方，就是些牧養家畜的牧草場；總算合了我所希望的一個小小的鄉村生活，都略備了。我記憶的時日，若是不錯，我們到那兒去的時候，就是一七三六年的夏末的時間，我們在那兒入夢的第一日，我喜悅的非常呵，媽媽！是我叫這個親切的女友的，就抱着她流出了因快樂而感動的熱淚。『這個地方，真是個能見幸福的純潔的所在了，假使在這兒我們還見不到這兩件東西，那再也沒有別的所在可以見得到了。』

第六章 一七三六

“Hoc erat in votis: modus agris non ita magnus,

“Hortus nbi et tecto vicinus jugis aquæ fons,

“Et paulum sylvæ super his foret.”

Je ne puis ajouter:

“auctius atque

“Di melius fecere:”

『請看我所祈望到的一切：一方適宜廣闊的田園，

一個花園，近屋還有個活水泉，

外此再襯上一個小小的林園。』(註)

我不能添上：

「這就是一切造物主

『已爲我製作得十分完全。』(二)

固然，這並沒有什麼，但對我也不要其他了，更不必要什麼財產了。總之已很設我享樂，並且很久我已經就對人說過，而我自己也實際的感覺着，所有主與得實惠主，往往總是兩個極不相同的人，但是在這兒卻要當做良人與情人的享受。

到了這兒，我生涯中的一點短促的幸福來開始了；到了這兒，我也纔覺得些兒真安靜了，不過爲時極快，要知就這點短速的時間，纔給我有權來說我會經度過這點幸福的好金貴的剎那的時間！並且這麼令人遺憾的時間呀！咳！你這可愛的機會，再從新向到我來開始一次罷！你在你

(註)這幾句詩，是拉丁著名的詩人俄哈士 (Horace Quintus Horatius Flaccus, 65-8 av. J.C.) 著的讖

讖詩，在第二卷第六首的起首的幾句。這詩在法國譯本極多，這上的第一段是依大學院版的譯意，第二段則

依照巴黎大學拉丁詩學教授巴旦先生 (M. Patin) 的譯本。

的頃刻的延續中間，假使不這麼快的飛馳過去，在我的記憶中，也可以慢慢的過去。我在這點極感動極單簡的記載中間，如何能把我的意思，舒伸出來，說來說去總是這點事，在我雖是說過再說的不斷的說，都不厭煩，不過對諸讀者豈不要厭煩麼？另外還有一層，設使這一切的事，皆是在一種事情，舉動，言語上的時候，那我總能用種什麼方法，將牠描寫和表現出來的。但那所有不是說，不是做，不是想的事，只是嘗得的，覺得的事，是應怎樣說呢？所以除了我感情上所說得出的以外，表不出一點其他的事體，我起身是與日俱昇的起牀，因之我有幸福；我有得散步，因之我有幸福；我看着媽媽，因之我有幸福；我離開她一刻，因之我也有幸福；我在樹林中，葡萄山中亂走，漂蕩在山谷裏，我看書，我是有興趣；我在花園裏勤勞，我摘果子，我幫到打掃，總之無處不有幸福隨着我；牠並不是一種什麼固定的東西上的，是完全在我自心裏，並且雖在一轉眼的功夫，牠都不與我分離的。

在這個親趣的時期裏，無論什麼事，只要是我遇到的，無論其是我所做的，所說的，所想的，只要是那時所經的，我記憶上一點都不會忘卻的。所有的時間，質言之，就是註這個階段之前的，以

及過後的；我回想的時候，總是無分別而混亂的；但是我現在想到這個時期，完完全全還如在這兒正當過着的一樣。我的想像，在青年時代，總是向前想，及至現在卻來返古了，愛這種有趣的紀念，慕這種永也消失不去的殘留的希望。我此刻覺出未來中有一點可給我羨慕的事；只有這些過去的回念，還能慰藉我一下，加之，如我現在所說着的時期的回念，爲最活顯，最真實，雖在我所有不幸的時間裏，都常使我覺得出這幸福的生活。

我來在這些記念裏，只要舉一個例，就可以看得牠的勢力，以及牠的真實了。那第一天，就是我們到沙黑麥地去住的日子，媽媽坐着轎子，我就跟在她後面跑。到了要上坡的時候，她因很重，於是怕着太勞了她的轎夫，她到了上到半段的時候，留下半段來用步行，她就下了轎子。在行走的時間，她見到籬笆中的芳綠，她對我說：看哪，小長春花，還開着花呢。我因爲從未見過這小長春花，我也就來低頭去細看牠了，因爲我的眼睛太近視，一向我分辨各種植物的時候，以我的身裁，一定要低下頭去纔看得出的。而這次對之不過是路過的望了一眼，於是差不多過了三十年，我從未復見到過，也未去注意過。後來在一七六四年的時候，同我的朋友白怡乎君到克墨錫右去，

我們登上小山，山頂上有一所很美麗的屋子，倒很合式的叫做『美觀』。那時我纔剛起首採集植物，正在山上的草叢中注目的時候，我高興的叫起來。呀！這是小長春花！實際上只是一個小長春花。至於白怡乎君只見我是有所感觸，但是那兒知道其中的原因；我希望有一天他能看到這一段事，他就可以明白這原因了。諸讀者在這時可以從這一點極小的印象上推測，就可知道我在那同時裏，所感受的一切是如何了。

豈知這樣的野外氣候，還恢復不了我的健康。我漸漸的衰弱；並且是日甚一日的樣子。牛奶我已不喜歡吃；無論如何是要停止了。剛好那時正是水治療法的盛行時期；我就用水法了，因為以為這個方法一定能醫好我的，所以就不去注意了，後來弄到不獨只是苦痛而已，竟是有關生命了。每日早晨，一起身，就拿了一個杯子到泉口去，連忙的喝水，足足總喝到有兩瓶的數量，就去散步了。每餐飯的時候，完全把酒斷絕。我所飲的水是硬了一點，(註)所以不容易消化，因為皆是出諸山水的關係。簡而言之，我一向是很好的體子，一直到那時皆很好，竟沒有到兩個月，就完全

(註) 水的軟硬，是化學的分別，其類別雖繁，大概以含有鐵質與石灰質者爲硬，否然者爲軟。

把胃弄壞了，不消化起來，自己知道已無治愈的希望了，在這同時裏，起了一件出乎病勢的意外變動，簡直要來斷我的生命的樣子。

一天早晨，並不覺得比一向的苦痛加重，我因拿起一張桌面子去架上桌腿，全身上我覺得解不來的忽然起了一種突時的革命。我想了一個再好沒有的警語。就是在我的血裏，起了一種暴風雨的現象，於是轉眼的功夫，就布及我的四肢。我全身所有的血管，一齊都發出極大的猛力，起了戰鬪，我覺得的不單是牠們的抵敵，並且我正聽得見，而尤以頸動脈（註）為最顯著了。還加上兩耳裏起了一種極大的響聲，而這種音響，是有三四倍的音響，自可知道的。就是一個大而強的耳鳴，是一種極明晰的如水流聲一般的聲響，鼓動得極銳利，再有我就來說的一種心悸，並無須按我的脈，也無須扶我的身子，我隨便可以數計我的脈膊。這種內部的音響，如此的宏大，就把我向有的聽覺失去了，並且不獨使我的聽覺遲鈍，簡直失了作用，我此刻的耳聾，恐怕就是那時起首的。

（註）頸動脈（Carotide）是通血到腦去的一條血管。

此時我的驚惶的現像，人們當可想見了。我以為我一定是死了；我睡在牀上，醫生請了來，我抖戰着向他說明病原，並且自己想到是無藥可醫了，我想那時醫生也是有這樣的同想了；不過他只盡他的應盡的本分罷了。他對我囑咐了一篇的大道理，這個道理我完全不懂，並且還根據了他高明的學理，他就用經驗治療的「安神」(in anima viii)，他覺得很有效的。這個治法，實在苦惱極了，極難受，並且很少有效，我隨即就不治了；於是過到幾個星期，看看也不好也不壞，我就起牀來，雖然動脈還是激動，耳鳴仍是有，我就復過起我的平凡的生涯。這種耳鳴心跳，自從這時起，所謂這時，就是從三十年前，從此就一刻也不與我分離了。

一直到那時，我是個極好睡的人，及至病兆發現的時候，就加上了不眠的大缺限，於是這個缺限一直不斷的延到了如今，就此我可以確信的，不能再有許多時間讓我活了。這個確信，有時也使得我的心定的，就是注意到醫愈的希望。生命雖不能延長，然總可在可能的餘殘的時間裏，可以應用牠，這是我決心的了，而這事竟能達到了，實可謂之是出於天然的意外恩惠，在這極不幸的狀態中，牠竟使我得避去了一切苦惱，給我能得快意一下。我雖極討厭這耳鳴，但並不覺得

苦痛。除了在夜間的不眠症以外，並沒有其他習慣上的不方便，至於時有的氣促，還未達到喘息的地步，並且除了我走快了或是稍用了力的時間，其餘也不覺有怎樣。

這一次的意外的災患，牠只能傷我的身體，卻不能傷我的情慾；並且我每日向天祝福的，就是在我精神上產出的幸福實際，我現在明白的說：我看到我自己成了個死人的時候，那時纔覺出我生活的開始，一切事物的真價值，我要與之脫離了我纔覺得出，那時我纔對之從事重視牠，設使在豫先就存個很輕易到手的觀念，於是雖到了事的臨時，我對事還是完全疏忽了。我雖然有時總是把宗教依着我的意思解釋，實際我還不是絕對的無宗教。不過心中對於這問題，轉念到的時間，少苦一點，不像有些人那樣的愁疾，因為較之那班人的希望與慰藉的目標，更變了一個甜蜜的對象。在這個時期，媽媽對於我，要比所有對我最好的神學家，還要有益了不知是多少倍呢。

她這個人，總是要將一切事做成一個有統系的，對於宗教，自然也是不可少的；至所謂統系呢，又是從許多矛盾的觀念所合成的，其中有些是很聰明的觀念，又有的是些極粗笨的，所有

合她性情上的感情，以及她的偏見，皆是從她的教育上來的。就一般而論，所有的信徒之視上帝，就同他們自身一樣，好人視之便爲好，惡人視之便爲惡；有憎惡的易憤怒的虔心家，因爲他們只望着全世界沉淪，所以他們只覺得是地獄，要知有柔情與愛情的人是不甚相信的。還有一件驚奇事中的驚奇，是我從未想到的，就是見到那位好人封立龍（註）所著的特烈馬克的冒險集上所寫的事，如他那樣正經的相信，我倒盼望他那時是說的假話。因爲他說：無論人到如何的真實，雖至做到主教的時候，有時一定要說假話，媽媽同我沒有說過假，所以這一個無憎惡心的人，她不能想到一個復讐的上帝，以及一個永久怒憤的上帝，一般虔心家所視爲審判與懲罰的所在，她的眼觀裏只見得是寬厚與仁慈。她常常說，設使上帝對我們人都是正直的，那末，恐怕審判也就沒有了，因爲上帝對我們可以用不着這東西了，那時就可要求對我們給以較好的東西了。這兒還有點不可思議的事，就是她不相信什麼地獄，然而她卻放不了要相信煉獄，這個原因，就是因爲她不知道，對於惡人的靈魂，應如何處置，她覺得既不將惡人打入地獄，又不能感化得成。

（註）封立龍（Fénelon）是十七世紀的大文學家，特烈馬克的冒險集是她的首善書。

功了善人。其實明白說一句，無論是在現世，或是在來世，總之惡人總是些爲難的人物就是了。

此外還有件奇事，就是：人們見到所有的教義上的原生的罪孽，與可償贖的罪孽的教理，就被所謂統系的學說推翻了，謂予不信，看看一般基督教的基礎如何會動搖的，天主教又如何有了不能存在的原因，就可明白了。雖然媽媽也是個好天主教徒，並且也是她自己所揚言的，而且的確是從她的深信中所要求的做天主教徒的。就她看起來，覺得她解釋聖經太過依字面，太過嚴格了，她讀到一切的永久苦痛，她覺得不過是種威嚇和比喻的意思。至於耶穌基督之死，她覺得不過是個真實慈悲的模範，是招示衆人要愛上帝，以及要衆人互愛的標榜罷了。一句說完的，她對於所信的宗教，是很忠實的，她對於一切，是很誠實的參照所有的信條；但是及至逐條細則的討論的時候，就可發出她所信仰的教義，與教會中的教義是完全不同，她就要把教義順從了己意的解釋，關於這種地方，就可見出她的心直，是一個很坦白的，勝過強辯的正言的婦人，所以她常常的使她的懺悔僧爲難，就因她對他一點無隱瞞的緣故。她對她的懺悔僧說：「我是個好天主教徒，我願意終身做天主教徒；用我良心上所有的力量，固定聖母教會。我這個人，不是個懷疑的。」

婦人，卻是個依從意志的人。我是無一點包藏的服從意志，並且以之相信一切，此外大師你還要我怎樣呢？』

我相信這個世間，雖是沒有基督教的道德的時候，她還是會以這種道德做她的生活觀的，就因為這個道德是很合她的性質。一切教條上所有的事，她都照做；不過教條上沒有的，她也是同樣的做就是了。關於一切無所謂的事，她也愛服從；例如每到祭期禁葷與開葷的時期，她也照例與上帝一樣的斷食，一點不顧饑餓的不吃東西。雖然這種教德，是關乎大維爾先生的主要教說，不知她怎樣對於這教說的反面，一點不注意的道理。一方雖有二十個男子與她接觸，她良心上無芥蒂的可以接受，並且可以一任其慾望，無絲毫躊躇。我此刻很明白了，一切所謂虔心人物，關於這一點，也並不是特別的有所躊躇；不過所不同的，就是她們的慾望是被征服了，華翰師就是因為受了詭辨論的結果，所以如這些極可感動的談話，即或我更進而說些激動德行的話，她恐怕聽了還是陷於一種不變聲色的態度，並且她一點也不相信她自己是受了矛盾的錯誤，縱使遇有談到這種話的時候，她只是種借事打斷的態度，對付了過去，至於過後仍是依舊行事。她

對於這種事，滲透得十分深刻，她覺得這種言論，不過是社交上的例語，因為在所有的聰明人，對這種事，雖再精細的解釋，以引語責難，都能做得到的，及至說到事實的精神，並不覺有絲毫怕到侵犯了上帝。關於這一點，我與她的意思，雖是完全不同，然我現在明白的說，我是不敢與這意思爭鬪，因為事實上無論其如何的醜陋，及至一到我自身的時候，我仍是一切都要做出的。如此，我差不多是有了想設則以定他人，於是就可藉以擺脫了自己的意思；誠然，在這兒關於媽媽的氣像，是很有犯了越出說她一切本意的濫觴，不過我是很知道她的，她不是個朝三暮四的婦女，並且我可大聲疾呼的說：在我看她是一個婦女中的例外，雖是所有愛她的人，也要認她是個例外的。我在這兒可以度量的，這種樣的矛盾，有時或者對於其他的人，有點效力，對於媽媽，恐怕關於她的實行上，是無甚效果的，不問在當時是如何的無益。不過我曾經豫約過的，就是誠誠實實的，要將她的一切的本意，都要說明的，我此刻就要守了這個約。好，此刻再來談我自身罷。

所有一切的箴言，就中尤以能維護我懼怕死亡的心神，以及其附帶的心理，是我所渴望的，剛剛在她的身上寄托了，於是我就在一種信服的源泉中，很安穩的吸收了。本來我在沒有到這

一步的時候，我已就熱愛她了；我幾乎感動得我的生命，完全交付給了她，我自覺得可以放棄的樣子。從這種對她的雙重的感情，推量而論，我是生存不了多少日子了；從我深沈的着落上看，關於我未來的運命，已決定了一種極和平的通例的情形了。至於官感也是一樣的，消散了一切的慾望，都消失到出乎我們所怕的，我們所希望的情形，只剩了很少的幾天日子，使我享受得無一點不安，無一點煩惱。有一件事，倒顯現得非常有趣，就是牧畜的事體的留神，其趣味，就是在田野裏，我能聚集一切娛樂，在使得她愛她的田園，愛她的牧場，愛她的鳩鴿，愛她的乳牛，於是倒使我自己很受了感動；豈知就是這點點兒小工作，竟無一點煩擾我的安寧，就將我一天的日子填補滿了。並且保護我這部可憐的機器，比較起牛乳同補藥，不知要好多少倍；於是復元得儘其體健之所能的速度。

到了葡萄的收穫時期，以及收菓子的時候，使得我們覺得出這一年中所剩下的餘日，都是非常的有趣，並且使我漸漸的更增愛那田野的生活了，我那一班良好的人們，因而大家就團結住了。我們見到冬天到了的時候，就起了很大的愁悶，於是我們只好回到城市，那就像是去流刑

似的；尤以我爲最甚，我只是懷疑來年春天再見的問題，心裏總以爲是與沙黑麥地永別的樣子。我離開那兒的時候，不得不吻那兒的土地，以及那些樹木，並且在離開的時間，不知回顧了那兒多少次。我所有的學生們，因病就與她們脫離了很久，城市中交際的社會，已是久無興致了，我從不出外，除了媽媽與沙羅蒙先生之外，任誰都不見。這位沙羅蒙先生自那時起首，他就成了媽媽的以及我的非醫的醫生；他爲人正直，是個學問家，是個戴楷爾派的大家，談論宇宙的學理，也很够好，並且他所有的談話，有趣而有教訓的，使我覺得比起他一切的藥方有價值了許多。我從來忍不住一切癡愚瑣碎的通俗談話；但是一切有益的正經的談話，我卻覺得非常的有意思，並且我絕不願走開的。我於沙羅蒙先生的談話中，得到很多的趣味：例如關於所有高深的學問，我與之談論之後，我的精神，覺得有了些無阻礙就可達到的趣味了。這種趣味，因爲我既有了，就要任牠發展到學問所寄托的一切事實了，於是我開始搜集所有能了解其究竟的書籍，關於將信仰雜入在科學的書籍，最合我的式，就中尤以會堂與皇門寺的書籍（註），我讀之又讀的，簡直就沈於這種書籍中了。後來又得到一本神父蘭墨著的『一切科學片段談』。這部書是都介紹一切

科學的指南。我是讀過又讀的翻譯過百十次；我決定要照我的指南書的一切，去實行了，及後漸的從我的狀況上，簡而言之，便是因為我的狀況，覺得我要向學，竟成了一種不可抵抗的熱力。於是看了逐日所過的日子，就如我全生命的時日中之最末的日子一樣，用功得就如一定要求永生的熱心似的程度。有人說我如此做法，一定要受傷，我自己，卻信以為對於我是很好的，並且不獨對於我精神上有益，雖身體上亦復是的；因為這種的實作，我對之是用情感的，所以是很有情趣的，因而便不去想我的一切病苦，所以我也就減少了很多的感觸。固然藥物上沒有得到一

(註)會堂(L'Oratoire) 這個名稱，是加爾凡教的禮拜堂的名字，這教因為在當時是新成立的會堂，故頗著重人才，後來在智識方面頗出了些人物，因而在出版界也有其相當的價值。

皇門寺(Parc-Royal) 是一一〇四年所成立的一個極有名的女修道院，後來在巴黎又有一個院，是從本院分支出去的，於是許多名門有才的婦女們到裏邊去靜養，因之當時所有文人學子就對之有了關係。最後竟成皇門寺學派，同皇門寺學會，尤以在一六四六——一六六〇年的時候，關於青年教育上生出莫大的影響。

點實際的效力，但是已覺不到如何的苦痛，況且我不過是將由來的消損，睡而不眠，散亂思索等等的的作用，換而為專一的發展罷了。並且推至極末，我這部機器，這樣繼續的徐緩的消損，將來總是要進到一個不可免的地步，便是一死就停止了一切。

這一個意思，不獨解放了我一切無益的空念，並且超脫了一直頂到這個時期的一切醫治的麻煩，在我是不用說，對於別人也是解除了。沙羅蒙已自認他的藥劑是醫不好我了，並且也不強我喫苦了，但是一方為到要安慰我那可憐的媽媽的苦痛，就開了些無足輕重的藥方，其中的藥劑，是種維繫着病人的空望，以及支持醫生信用的效力而已。我就停止了那種過慎重的攝生，我復起我昔日飲酒的習慣，於是重行起康健的常人的生活，量力行事，關於一切食物雖有節制，卻不忘一點東西。我還出門去，並且恢復起探訪朋友。尤願去看那龔子崖先生，因為與他來往使我特別的有趣。總括一句，不是我覺得學到臨死的事，是件美事，那便是藏蓄在我心底的生活希望的殘餘，對於死的望想，因了用功的關係，就和緩了我的意思，我覺得心裏倒生動起來了；於是我好像是爲了別一世界的緣故，趕緊的集一點知識，那時我覺得只有知識可以來得及吸取

似的。我喜歡到一家名叫布沙爾書舖去買書，因為那兒是供給些文人的東西；並且我不想再見的春天也近來了，我買幾本書物到沙黑麥地去，如此看起來，我的幸福又將從而回轉了。

我有享到這樣的幸福，我自然是儘我所得享的盡享受了。我見到那一切初生的樹芽，那種樂趣是說不出的。重見到春光，我想到簡直就是天國裏的復活，不多時開始溶化了殘雪，那時我們又離棄了我們的囚牢，未幾我就在沙黑麥地靜聽那鶯語的初鳴。從那時起我自信是不得會早死了。並且實在也不知是甚麼緣故，我在鄉間的時候，我從未得過什麼重病的。我雖常有辛苦，但總沒有睡過在病牀上。我常說的：有時我若覺得比普通辛苦的時候，大家也以爲我是死了，那時只請把我移到橡樹蔭下去，我敢豫說的我，一定可以復生的。

雖然衰弱，我仍是從事我的田野生涯，不過是量我所有的力量行事。我真正的憾事，就是：我不能一個人作了那個田園；我舉起了鋤頭，鋤了六下，我已經喘息得無氣力了，汗溼了滿身，再也不能動了。那時我若坐下來呢，我的心悸便加倍的動，並且血熱就很強烈的向頭上衝，於是就要趕快的再立直了身體纔行，因此我只得限於作點少辛苦的事了，在一切飼養事中，我就選了

養鴿子的事，並且我覺得十分有趣，我常常雖在那兒繼續的看守了多幾個鐘頭，我都不會有一刻厭煩的時間。鴿子本來是極驚慌極難養馴的東西，但我竟得到我所養的鴿子們的極大的信用，我到什麼地方，牠們都跟到我，並且我要捉那一個的時候，牠便由我捉後來我無論是在園子裏，或是在院子裏，無時無刻不見到我有兩三個鴿子在臂上，或是在頭上。久而久之，雖然我還是覺得到樂趣，不過這種樣的護衛，實在也使我我不方便的，因為這種的親熱，勢必要使我對之疎淡的。我向來對於養馴動物，是有特別的趣味，尤以這種驚慌的野性的東西，為最顯著。我很能覺得出牠們所要求的一種信用，我對之是從未失信過的。我想牠們之所以能愛我的道理，就因是可以自由。

我前面已說過的，不是帶了幾本書去麼？我也就以之為習慣了，不過又用成了一個損多於益的方法。我有個妄想，以為一切的事物，在一本書裏所得到的結果，其餘的一切學問，就可以推測了，還有好多事雖是原著者自己都不識的學問，我也去想像，所以就不得不到別的書上去求得這種的要求。有了這種愚蠢的觀念，所以時時要停頓，這一本那一本的不斷的翻看；並且還有

些時候，在自己所研究的書之前，先要在別章去看幾頁，如此便不得不到圖書館裏去追索了。不過我雖用了這種荒謬的讀書方法，空費了無益的光陰，因為無一點了解能力，所以反將頭腦弄得昏亂了。總算萬幸，自覺到是入在迷昏陣的錯路上了，於是在未受絲毫損傷的時候，就完全退出了。

在一個甚麼也不知道的人，只有一種對於學問的真趣味，在這種條件的時候，第一件事，要知道如何治學的方法，這就要知道學問的關聯。這種關聯，就是一切學問互相牽引，相互助證，相互表明的東西，所以不能只要一樣，不要二樣的事。雖然人類的精神，是不够致力於一切，單是選擇了，成一種似主要的學問，而其餘無種種可當爲註解的東西，於是那門主要的東西，還是不能十分明瞭。我所覺得的那門學問的本身，自然是好而有益，不過一定要改變了方法纔行的。起初好像拿起一部百科全書似的，以爲是就牠所分部的分頭去看了。豈知我見於治學實行的時候，完全是相反的，先取了所有部分的各部，於是由到這部分的各部，分門的追尋進去，一直到了各部的綜合點，這一點就是集合了的學問。所以我倒轉頭來作這種普通的綜合功夫，到這一步，我纔

回到了一個人，如何知道作自己所知道的事的時候。深思考慮，我見得與學問是有同等的功用，並且雖是一種極自然的考慮，也使得我有很好的指導。總之無論我是生是死，我總有時間空費的。已近二十五歲的人，甚麼都不知道，於是甚麼都要知道，有了這個條件，所以利用時間便格外的有了節奏。因而也知不到什麼是運命的前途，或是死期了，總之是阻止不了我的熱心，我對甚麼事，都想得到事物的概念，自己對於本來的素性，百方的試驗，看看到底那一門是我自己所最願研究的學問。

在這種計畫實行的當中，我還覺得一種從未想到的特別益處，就是：可以充分的運用時間了。想來我這個人，恐怕生來不是個治學問的人，因為一遇到了長久的實施事情，就足令我疲勞了。有了這種關係，所以對於同一個問題，不能繼續的從事半點鐘，加之是要跟隨了別人的意志，是尤難了。又因為自己有好些時候，是順到自己的意思去想像，於是還要得到結果，所以是更困難了。每當讀到對於一個著作家的書中有幾頁，一定非用心去讀不可的時候，我的精神便對之起厭棄了，並且同人在雲霧中一樣。設使我要堅持讀下去，還是吸收不到益處，我就成眩惑了，弄

到我甚麼也分別不出爲止。不過若能換了好多不同的事件，無間斷的，用着在這面的時候便休息了那面，並且無需要休息來補疲勞的，我對之就有了樂趣。我在研究的計畫中間，就利用了這個試驗法，於是我把所有的事件，就如此的參合了，我雖成日的努力，並且絲毫不致我疲勞。固然，所有田園的料理，以及家事的留心，都是些很有益的分工；但是在我的自生的熱心中間，我還能作事的時間，再覺得出用功的時間，因而我在一個時間裏，能作兩事，並且也覺不出那一方有不好的結果。

在這種細微的瑣事中間，牠使我覺得有趣，一方卻常常煩惱了我的讀者，固然我若不揭穿了這點當心，卻也不會十分介意得到的，寫時是有這樣的留心，一方事實上也是如此的。此刻，譬如我來用一種極樂的意思，做一種完全不同的試驗，將我所過的一切的時間，儘其所能的用種快意的有益的樣子去配置牠；那我就說：在這個時期裏，是我一生中的隱居的病的生活，並且是無一點閑暇，無一點厭惡的生涯。這兩三月所過活的，既是種試究我精神的勾達，又是種享樂一年中頂好的季節，所在的地方既有趣，所度的生活，也給我覺出了真價值，在那兒的一個社會，其

自由的程度是與和藹一樣的，若有人要給那個社會的名稱，真可謂之是個極完美的結合，我所願得的優美學問，在那兒也可得到，實際學學問的事，在我好似早就有了這種意思，抑或可進而言之，是真實的事實，因為求學的趣味，在我的幸福裏，是占最大的部分。

關於這所有的試驗，一定要來說下去；這些事在我是享受的樂趣，但在說明的時候，卻嫌太簡單了。還有一句話：真實的幸福，是描寫不出的；只有感覺，並且愈是描寫不出的，愈是感覺得有意思，因為幸福並不是從結束了許多事實的集合，所能發生的，實是一種永久不變的情形所致的。我是時常會重復申說的，不過若遇到有同樣的事情轉到我精神裏來的時候，恐怕有好多地方我還是要重復的。總之我這常有變動的生涯的進程，牠平均得就如功課一樣，這下面所分配的情形，大概就是如此。

每天早晨，我起身得比太陽前，我順到一條通近鄰的葡萄山的極美麗的路上去，山上全是葡萄，並且順到山坡一直是到山背溪去的。我在那兒散步的時候，我一方作着默禱，但不同那種口唇邊空開閉的一樣，實是一種誠心的頌揚這個可愛的自然的創造者，就因其一切的美麗都

能在我的眼前的關係，在室內的時候，我絕不願做祈禱；四圍給我所得的，盡是些小小的人工的作品，剛剛的參置於神我之間。每當我心裏起到有神念的時間，我只有在一切作品上才想及牠。我的祈禱，是清靜的，我可說，因為這個關係，纔認可牠的價值。我對我自己所望的，只求其永不離絕一種安靜無疵的生涯，並無所謂禱告免除缺德，免除苦痛，免除艱困，亦無求正直終身，更無望所謂來世的命運。此外還有一層，這種行爲，是種贊賞的觀察的，超乎祈求的行爲；並且我只知道所有應我們需要的一切真美物件的惠賜者的方法，多讚其功勞，少有對之祈求的意思。我走了一個很遠大的圈子回來，於是就從事想樂那包圍我的一切田野的風物，要知只這點兒東西，無論是在眼中，或是在心裏，便永久不得消滅了。若是有日頭的時候，我在遠處就望到媽媽的家裏，我若見到她的窗戶已開了，我喜歡得驚動起來，那時我就要走快了。設使還是關到的時候，我到園子去等她起身，我藉到先一日中所學的東西，或者做點園事，就慰勞那一刻的時間，等到窗子開了，我就在她床上去吻她，大半總是她還是在將醒未醒之間的樣子；這種的接吻，其純潔與和藹的情形是一樣的，不過是出於一種天真與有趣的行動，其中並無一點官能的樂趣夾雜其

間。

我們吃早餐的時候，通常總是用咖啡和牛乳。這一個時間，就是我們的最安逸的時間，那時我們所談的是最隨便的時間。在這種席面上，坐談得很長久，每日的早餐，我所得的滋味非常的濃厚；並且我無次不是選用英國同瑞士的習慣，早餐的時間，就集了大家在一處的，不像法國，各人在自己房裏吃早餐，或者遇時有不吃的習慣。過了這一兩點鐘的談話的時間，我就去讀書。一直到吃午飯，我開始看幾本哲學的書，如皇門寺的（註一）論理學，洛克氏的（註二）試論人類悟性，馬立布蘭氏的（註三）來白黎采的，（註四）以及戴楷爾的（註五）等等書籍，我跟時就想到將

（註一）皇門寺論理學，爲皇門學會員亞爾羅德與黎柯爾（Arnoud et Nicole）所編的，於一六六二年出版，惟論理學中之有名著作。

（註二）洛克（John Locke, 1632—1704）是英國的哲學家，一生著作豐富，其最著名的爲信教自由書，試論人類悟性一書，爲當時最新之著作，其主要立意：謂人類無時不在一種起發的狀態中間，並且無處不有考慮周到的情形。此書在倫敦於一六九〇年出版的，同年又著有市民政府，於一六九三年著兒童教育論等書。

這所有的著者，把他們都措置得成一種永遠互相反駁的地位，於是我就設一個空想的計畫，再將他們的見解調和一致，這種辦法，徒多勞力，並且費了許多的時間。自己將頭腦弄亂，而一點不得長進，過後將這個方法拋棄了，我用了一個再好沒有的方法，於是竟能得儘我所能做到的進步，雖然我的能力有些缺限，也不要緊；這倒不是別的，因為我這人，對於求學實在是不彀能力的道理。後來我每讀到各個著者的東西的時候，我自己定了採用的規則，就是：順着一切著者的見地，不混一點自己的意思，也不加一點他人的見解，並且不存一點與書上的著者有爭論的意思。我自己想道：我從此起，自己當做一個見解的貨倉，無論其是真是偽，只要其有條有理，都貯藏進

(註三) 馬立布蘭氏 (Malebranche) 法國哲學家，一生著作頗富，在十七世紀的哲學上頗占重要位置，為會教派之健者。

(註四) 來白黎采氏 (Leibniz) 德國數理哲學家，為理想派之有力者。

(註五) 戴楷爾 (René Descartes, 1596—1650) 法國哲學家，為無神派的首領，後因被教徒與役吏所忌，曾被逐囚死於端士。

去，等到頭腦殼充足的時間，就能來比較與選擇了。這個方法，我也知道並不是全無弊害的，不過這樣做下去，可以集合一個指導我的目的。一直頂到兩三年，自己完全順到別人的思想，既思索也不理論，及至自己覺得有了一個豐厚的根基，可以殼應付了自己的時候，於是就不再借助於別人了。有時在我旅行或是做事的時候，我就失了統治書物的時機，自己玩弄的回想着考察自己所讀過的書，對於各種事也用理性的類度了，有時還是要考察我所有的先生，雖是遲延了練習我的判斷的能力，然而並不見其就失卻了牠的銳敏；並且在我發表我自己的意見的時候，人們既未罪我是個抄襲的後輩，也未責我是冒讀了師長的言論。

我學到那時，還是學幾何學初步；因為我再也進不深了，雖如何堅持的想勝過我那薄弱的記憶力，何止反復讀了一百次又一百次呢，然而我的進步，任你如何重復，仍是在同等的階級。我對於歐克立的課本，沒有興味，就想找一種引證論理的互證多過觀念連結的課本，我就選了神父賴密著的本子，從那時起，他便成了一個我愛讀的著者了，並且雖到現在我若復讀他的著作，還是很有趣的，跟到就學代數，還是用了賴密的本子做我的指南，及至得了進步的時候，我就用

神父黑羅的本子學微積分，後來學到他的證明的分析，那我只算是打開書面子看了一眼就是了。我學得從未進及能知道代數是在幾何上應用的程度。我就不願意這種作而不識的計算方法；用方程式解通了一個幾何的問題，我就覺得同拉到手風琴唱一個曲子的一樣快樂，二項式的平方，是由各項平方所組成的，以及二項相乘所生成的理，雖是有程法計正，若不到畫圖的時候，我對之總不能相信。這個缺點，並不在我對於代數不注重其無形的數量；要知是在應用的關係，所以我只知道見線實施；外此，我實在什麼也不懂了。

後此便到了拉丁文的問題，這是件我的一個極困難的學問，而在這門學問裏我從未得有大進步過。我最初就照了皇門學會的研究法，竟一無結果。那種野蠻民族的詩詞，使得我心裏很不爽快，而況聽不入我的耳朵，在那種衆多的文規，已將我弄迷惑了，於是就弄成我學到後面，忘了前面的情形。文字的學問，本來不是給一個無記憶力的人所學的東西；然而這正是我早就努力的。我的記憶能力，學過這門學問的，到後來我不得已纔放棄了的。我已知道了文章的結構，已能借字典的幫助，可以看淺近的書籍，不過總不能用這種言文作文；所以我自己也不知原由的，每入

在文人之流的時候，總覺得對於這件事是非常慚愧的。因這種學法的緣故，另外生出一種不當，就是一點也知不到韻律學了，詩學的規法更是不知道了。雖然覺得要想用拉丁文，在詩上或是散文上作點排韻，我作了很大的努力，要希望達到目的；但是結果還是敗於無師獨學的關係，竟差不多是完全辦不到的。學作詩中最容易的事，便算六律韻了，我竟有耐性，將所有韋爾日爾（Virgile 是拉丁大詩人）的詩韻，差不多完全查過，並且將韻脚和韻數，通通作了記號；到了這一步，又生出了韻律的長短強弱的疑問的時間了，這件事只有就教於我的韋爾日爾了。人們見到這兒，自然知道我是作出了大大的錯誤，就是在詩律上是有許多認可的變律。總之在獨學的時候，所生的困難，還有好多好多，其最大的不方便，就是在不敢相信的苦痛，關於這一點，我是比誰都要算得有經驗的。

在午餐之前，我就放開了我的書；假使膳事還未齊備的時候，我就去拜會我的朋友——鴿子們了，否則我就是去做點園事等待鐘點。等到聽見了叫喚的時候，我極歡喜的跑了去，並且是種大而好的食量胃口；在這兒還有一句要註解的，因為我無論是什麼病，我的口味，是從未倒過。

我們很快樂的聚餐，大家談談瑣事，等到媽媽來入席，設使天晴的時候，每星期兩三次，我們就到屋後的濃蔭下的涼棚裏去飲咖啡，在四圍上我用些蔓草點綴了，於是我們就在那兒避一避暑蒸；我們順到就看我們的蔬菜，看看花草，因話而話的談談我們生活的時候，就此混過一點兒時光，並且使我們對於生活上增了無限的趣味。我在那園子的後身，還有一個小家庭，就是蜜蜂，我總不會忘記的，常常是同了媽媽去拜訪牠們；我對於牠們勞動覺得十分的有味；最有趣的是見牠們採花回頭的情形，見到牠們那點小腿，有時好像已擔負到行不得的樣子，是非常的有趣。起初的時候，因為好奇心的關係，我就失了慎重，於是被牠們刺到我兩三次；但是過後我們成了十分相識了，有時我雖靠近牠們，牠們也就由我搬弄了，並且到蜂巢過滿的時候，代牠們分殖移巢，我差不多完全被牠們包圍了，手上也飛得有，面上也飛得有，但從未刺我一下。一切動物之所以懷疑人的道理，也並不是無理由的。試想牠們在那時是得安全的，人不想去傷害牠們的罷，其實牠們的信用，能信得多少，牠們總能相信的，關於這一層，是很能及得上野蠻人的。

過後我又回到我的書上了，不過午後的用功，名雖是研究修業，實際是休養愉樂的時多。午

飲後我絕耐不住在草棚中用心思，並且大概都因了日中的暑氣，使我覺得辛苦的原因，然而我還是作事，不過無拘束，也無甚規定的，只算讀而無求的就是了。那時我所作的事，大半總是歷史與地理的書籍；因為這兩種東西，像是不甚疲勞精神似的，我可以由到我的不足的記憶，能進行到如何便如何。我想到研究神父柏它的著作了，於是在年代學的暗室中間，又亂衝了好久。及後我敗興於那書中的批評的部分，因為牠令人太覺得無根無緣了，於是我就熱心的想到要求時間確實的測定，以及天體的運行。那時我若有了天文器具，我一定又要熱衷於天文學了，雖是如此，我在幾本初淺的書裏也知道了一點，加之又用了一個收近的眼鏡，做了幾次簡陋的觀測法，已覺得很滿足了，不過就算認識了星界的大概情形。因為我的眼睛近視，用肉眼，不讓我見得到很清楚的星體。我現在回想到這件事，是成了一件奇談了，並且這一個紀念，常常要使我發可發笑的，我爲了研究星坐，就買了一張平面天體圖。我將這張天體圖，貼在一個框子上；每到天氣晴朗的夜裏，我就到園裏去，將我的框子用四支有我身裁高的柱子架起，圖面向到下面，並且因爲要有光亮，又怕風將火吹熄了，於是就把蠟燭放在一個水桶裏邊，安置在四支柱的下面；於是不

斷替換的用眼睛看圖，用鏡子看星體，我練習認識一切的恆星，以及鑑別所有的星位。我好像在前面已說過的，這個洛華爾先生的園子是在高堆上的；有人在那兒做甚麼事的時候，路上的人完全可見得到的。有一天晚上，有幾個農人，很晚的路過那兒，見到我在那兒裝着一具可笑的工具，正從事我的工作。那時只有一條光線映在我的天體圖上，並且他們還見不到光線的來源，因為那光是藏在桶裏邊，他們的目光只及得到桶邊的原因，有四個柱子，一張大而有畫的模糊的紙，一個方框，還有那鏡子的閃光，他們只見得來來去去的這種妖魔的對象，自然是令他們驚慌起來了。加之我的裝束，更是使得他們不安心了，我的臥帽上又加了一頂兩耳下垂的帽子，還有那件媽媽的翻棉的半節衣，她一定要我着的，這種情形正給他們一個真實妖魔的印象；並且又是在近午夜的時間，他們一點無疑的認為魔鬼半夜開宴會了。這種親見的奇跡，他們呼喚的非常嘈雜，驚醒了他們的鄰里，因鄰傳鄰的，於是這段故事，傳得非常之快，自第二天起首，所有鄰居，誰都知道在洛華爾先生花園裏有魔鬼宴會。見到這件魔法的一個農人，若不在當晚就去報告了兩個耶穌會會員，我也不知這件事是件竟會傳成謠言的，這兩個耶穌會會員，因為農人不知

緣由的驚擾，就隨便的解釋了，就來看我們，談起這件故事；我就對他們說明了原因，於是大家大笑了一場，不過因要免去今後的再發生這種事，我觀測的時間，便不用燈燭了，於是我把天體圖放在屋內研究了。這些事，在我的『山間書簡』裏，讀到那段「我的光同魔術」就可見得到了，我敢說，恐怕我自很早的就有會用魔術的名了。

在沙黑麥地生活的情形，一遇到不務園事的時候，所作的事體，就如上說的樣子；況且園事本是件一定的工作，並且只要不是出乎我力量之外的事，我總是操作得如一個農夫的工作。不必說的，以我當時極點衰弱的身體，關於這件事（觀測），也無超過意志的力量，也作不了什麼。此外，我因為要想一舉兩事的，於是倒弄得一事都做不好。一方我極力的想到要強固我的記憶力，他方又無理的極力做記憶的功夫。因了這個道理，雖在做任何事體的時間，我總常帶到本把書，常在一種不可信的揣摩的情形當中，任何書籍，皆是研究復研究，讀了又讀。如這樣堅決無益的繼續努力，始終未將我弄成愚拙的原因，到此刻我還是知不到。那幾首韋爾日爾的牧羊歌，我極力的學了又學，讀了二十遍，現在還是連一個字都不知道。我因為有了隨身帶書的習慣，不問是

到鴿子窩去也罷，在菜園中也罷，在菓樹下也罷，在葡萄田也罷，總之無處不帶到書，因而全部失了的，或是缺了本數的，非常之多。在做別的事情的時間，我就把書放在樹腳下，或是圍籬邊；隨到了那兒就忘卻拿回，於是常有在兩星期後，發見到放在原處，不是被螞蟻擁腐了的，便是被蝸牛食殘了。這種的好學熱，竟成了一種癖性，我也成了有點愚鈍的樣子，無論在做什麼事的時候，我的口裏總是不斷的暗誦到一點東西。

所有皇門寺與會堂的書籍，都成了我極常讀的東西，我幾成了半詹聖徒了（見前註）並且我完全信服了這種主張，其餘他種艱澀的神學，有時竟使我發生驚異。一直到那時我很少懼怕的地獄的恐怖，也漸漸的擾亂我的安心了；假使那時沒有媽媽靜穩我的精神，這種恐怖的教理，竟會使得我成了完全狂亂的狀態。我的懺悔師，也就是她的懺悔師，他竟能把我的精神維持在一種安靜的地位。這就是崖美神父，他是個基督徒，是個善良而聰明的老人家，我記憶上每一覺觸到他的時候，不由我就起了敬心。雖然他也是個耶穌會會員（這會是一五三四年創立的，排斥異教的人皆對之十分憎惡），但他卻有一種童氣；而且他的道德，是溫和過於偉大的，所以

剛剛對我可以稱得過那詹聖派的愁鬱的印象。這個和善的老教士，同著他的道友柯畢崖神父，雖是那種難行的道路，在他們的年齡，也就駁算得是長途的奔波，並阻撓不住他們常常到沙黑麥地來看我們。他們如此的慰問，實在給了我莫大的益處。我的上帝爺呀！我要怎樣纔能報酬了他們的精神呵！因為他們在那時已是很年高了，但我雖在現在，每想及他們的時候，還覺得是生存着的一樣。我也曾到山背溪去看過他們；並且漸漸的就同他們的屋子親近起來了；他們的圖書室，就成了我的供給所。這一種幸福時代的紀念，既同了耶穌會會員中的一個生了關係，因而就爲着愛了一個，轉達到別的一個，我也歡喜他了；並且還有一層，他們的教理，我一向雖覺得是危險的，然而我誠心的自己覺得不厭惡他們。

有時在我心裏所發生的兒戲，設使同樣的有時是發生在別人的心裏，到底是怎樣的情形，我是很想知道。在用功的中間，以及度那無疵的生活的中間，也是與人們一樣的過活，所有人們能對我解釋的都解釋了，然而我對於地獄的恐慌，還是一樣。有時我自己反問道：我究在什麼境況裏假使我即刻死了，是否我即刻就墮入地獄呢？若是從詹聖教義說法，是不可疑的事，但是若

從我的良心而言，我覺得是不會有的。我無時不在恐慌當中，並且心裏總是浮在一種殘酷不定的情形，因為要脫離這種狀態，我得到了些再可笑沒有的方法，至於那種方法，我若能見到有一個人能照樣行的，我雖關進監牢，都是十分願意的一天，也是幻想到這件愁悶的問題，我正在那兒對到樹幹子，做那種機械的啄石頭，仍是我照例的巧妙，就是一個也打不到。正在我這優美的遊戲當中，我就想到作一個占卦的辦法，安安我的不安的念頭，我自對自的說：『我來向到那棵正對着我的樹子，擲一塊石頭去，若是打中了牠，便是好兆頭；若是打不中，我就是下地獄的。』一方說到，一方卻心震手戰的拋那塊石頭，豈知竟那末巧，剛剛打在那樹子的正中；本來這事是一點並不為難的，因為我已留心選了一棵極粗的幹子，並且又極近，焉有不中呢。於是自此我便不疑惑我前途的幸福了。我雖在現在，每回想這點事的時候，我自己都不知道究竟是要可笑呢，還是要可嘆。你們諸位大偉人們，一定是好笑的，不過我卻要祝福諸位；不要輕視了我這一點小小的困苦，因為我能向諸位發誓的，我對之感觸得是非常的深刻。

如這種似乎脫不了宗教信仰的一切煩悶同驚愕，倒不是一種永久的狀態。大概在平常的

時候，我倒很安靜的，只有在覺得一種印象，是近死的觀念的時候，就使得我的精神上生出一種輕微的衰頹，卻未到憂愁的狀態，不過在這種情形裏，牠也有牠的滋味，我近中在我的舊草稿中復見到一點自誠的東西，在那上面自願到了應死的年齡，是要自己對於死亡覺得有了勇氣，要不受精神與肉體上有太大的痛苦，那時我纔自甘就死。我這是多麼有理由呀！有了就種先事的感覺，使我爲到苦痛，便對於生活起恐慌，好像我是關於老年的運命已經豫爲見到了似的。我在這個幸福的時期裏，可謂是從未曾有的聰明。對於已往的事，既無悔恨，未來的也無悲愁，我的感情，在精神上，完全統轄到享樂那當時的幸福。所有的虔心人們，也有他們一分的極強的感官慾望，這種慾望，當然也是驅使他們貪享那極無疵的樂趣。而一般在家人，就以這種關係便作罪他們，我知不到這是什麼理由，抑或可說，這個理由我知道得很明白：這個原因，就在一般在家人對於一切純粹的受用，是對所有的虔心人們生嫉妬，也就因爲他們自己早就失了這種真趣味的原因。我是有的，就是這種趣味，並且我覺得在良心上要有了確實的滿足，才能有興致。我的心，到現在還是很新鮮的，無論對於什麼，總是委身於一種兒童的樂趣，抑或我再進而言之，就是一種

天使的快樂，因為實在的講，所有安靜的享樂，就有了在天堂上享樂的爽快，諸如在小山上的草地上會食，園亭裏吃晚餐，收穫菓子，採摘葡萄，晚間同到長工們在一處剝麻皮，一切都好像過節期似的，媽媽在這種時候，也是同我一樣的高興。在散步的時候，愈是單獨行動的愈是有趣，因為心腦愈顯得格外自由了。我記得在這時期裏，我們兩個人也做過一次散步的，記得那天是聖路易的節期，這天就是媽媽命名的日子。那天天亮我們就在家旁教堂裏請了一個鄉間教士來讀過了早課之後，我們兩個人就一同出門了，我便先提議了去遊那我們住在的反對方向的地方，那方面是我們從未去看過的所在。我們便將我們的食物，已先事送去了，因為那一個回轉，一定要經一天的功夫纔得殼呢。媽媽雖是稍爲肥胖了一點，但行走得不錯。我們經過了小山又小山，出了森林又入林，常在蔭頭時而又日頭，行行停停，竟使我們將時間完全忘卻了；所有關於我們自己的事，以及我們那一團的事，還有關乎我們在那天的幸福的話，都談談講講，並且覺得所樂過的時間，是嫌行得太快了。總之好像所有的幸福，都湊集在那一天似的。天時剛是下過了雨的，路上無一點灰塵，而川溪中的水，又流得非常之急的；微微的清風，蘇動着杪頭的枝葉，空氣

清新，天空裏無一點雲影，天上的快闊，就好像在我們心上一樣。我們的午餐，是就到一個農家吃的，並且有些食物還分給了他全家人吃，他們都很誠意的祝福我們。那些沙佛窪人，是有多麼好呀！過了午餐，我們在大樹蔭下去，我就集了些乾樹枝子煮着咖啡，一方媽媽就在花叢裏採着植物玩；她拿起在路上採給她的一札花，對我說明了許多的植物組織，那種千奇百出的趣味，使我非常的有趣，本來那就給了我一個愛植物學的意趣；不過時機還未到呢，因為我研究別的學問太分心了。那時忽然的來了一個觀念，把我的對花對樹的心思都打散了。我精神裏的情形，我自覺得所有那一天中所行的所說的一切，所有的事象，都激起我的注意，我回想得像夢醒來似的，與七八年前在安西時所做過的事實是一樣的，並且我已將這事也記載於當時的地方了。（註）這種相應照的事實，竟很感觸我，並且想到受感動得以致流出淚來。在這種感動的喜樂的時間，我就抱吻我這個女友。那時我很熱情的對她說：媽媽！媽媽！今天的這個日子，老早就給了我的豫定了，我此刻快樂得什麼也不覺得了。我的幸福，是受了你的賜，可說得已達到極頂了；希望從今

（註）這事在第三章上，他從意大利回到安西，住在華翰師夫人家裏的時候。

後永不更變！希望牠能同我含蓄牠的趣味，是一樣的永久繼續，只願牠同我一同離別這個世間。我的幸福的日子，就是如此過去的，還有一層更幸福的，就是在這時間裏，一點也見不出有阻撓的關係，我真真實實的望到這種日子是與我同休止的。這倒並不是因為所有我的焦心的源泉，已經是絕對乾涸的道理；實在是因我已把牠看做了另一支流了，我那時已將我的心思全注在有益的事體上去了，所以我理會得是聽其自生自活了。媽媽竟自然的愛起了田間，並且這種愛的趣味，也不薄於我。逐漸的她有了田園事務的興致；她願意努力於田園的收穫；並且她是富於這門知識的，所以習常做得很有趣。她不願意那聯着家屋的土地，她一時租一塊田，一時又租一方牧場。總之又把她的創事的脾氣，用到農事上來了，易了她的居家閑暇的時間，又進入了要成一個大女農業家的路徑。我對於這樣擴張，是不願看，並且我能阻止到何地步，我總是反對的，不用說她總是誤會的，又加她那種任性濫費的脾氣，總是用到所出超過所入。但是每想到的時候，自覺其田中的出產，總不會一點無收的，所以於她的生活上，總可有所為助的，因而還可以自慰下去。從她所創辦的一切事體而言，我覺得以這一件是最少危險了，並且看不出如她那借

以爲生的壞事業，以及賣藥草的行業一樣，我倒望之是一種永久的事業，有了這個觀念，我很切望的想恢復起體健與氣力，於是就能領帶一切的農夫，並且我自然練習了來作這種事，自此常常將我的書本子放開，至關乎自身的狀況，也不大注意了，身體那自然就恢復起了。

（一七三七年——一七四一年）在這年的冬天，巴奚樂從意大利回來，帶了幾本書來給我，其中以班溪崖黑神父著的「樂人」與「音樂綱要」兩本書，是給了我一個研究樂史同樂理的興味。巴奚樂同我們住了些時候，並且好像在那幾個月前，我已到了成丁的年齡，在那第二年的春天，我已可以到日來佛去要求我母的遺產了，只要知道我哥哥的情形，至少我可以得到我的一份了。既是如此，自然可以實行了。我就去日來佛，一方我父親也到了那兒了。他本來早就回去了，雖未見赦令，然而也沒有與他糾葛了。衆人都尊敬他的勇敢，以及他的誠懇，誰也不想到他從前的事體了；至於官僚方面，因爲後此不久，爲了有一件大計畫的進行，（註）因而也不想

（註）一七三八年五月八日，羅特列侯爵，是法國的駐瑞士大使，與初日溪和裴恩的議員，出而解決日來佛的官獄與市民間發生的爭端，盧騷所要說的結果，一定是這件事體。（Note de M. Musset-Pathay）

時間未到之前，激憤了人民感想到昔日行政上不當的行動。

我心裏怕到人們對於我改宗教的問題，發生出阻難來，豈知並無一點事情。日來佛的法律，關於這一點要比裴恩比較的寬放了一點。在裴恩無論是何人，只要改了宗教，不單是失去市民權，並且財產也沒收了。我的財產問題，雖是無人爭論，但是我不知道怎樣的，所得到的爲數極少。因爲我哥哥雖是的確死了，然而無一點正式的證據。我是無權要求我哥哥的一份，加之給了我父親幫補些生活，我也極願意的。隨卽照了法律手續，我領受了我的錢，我拿一部去買了書，其餘的趕急回去交給了媽媽。在路上的時候，我心裏喜歡得躍動，我把錢放上她的手的時候，較之入到我手裏的時候，其趣味不知是要好了幾千倍。她收受的時候，固然是受得了這樣純潔的好心腸，要知道也不甚費力，也無甚可讚的地方。因爲這筆錢，差不多完全已用在我身上了，須知在那時她也是一樣的好心腸。總之使用的時候，無論是從何處來的，用出的時間完全是一樣的就是了。

那時我的體健，還是一點都不能恢復；反而成了我所希望的相反的衰弱；我的顏色白得如

死人一樣，瘦得如枯骨一般；我脈膊的震動，簡直是可怕的样子，心悸症格外的增加了；腦前續續的受壓迫，並且衰弱到雖是我行動都爲艱了；每一舉步就要喘息，每一彎腰沒有不頭昏的；雖是再輕的東西，我也不能拿得起了；我竟陷於一種無人能苦痛得過的狀態了。此外更增加了很大的憂鬱症，本來憂鬱症，是一種有幸福的人們的疾病，我也就得到了。時常無涕哭中的流淚，驚嚇得雖是一片落葉，一個鳥聲，身子都覺得戰慄，在這種安穩的幸福生涯裏，脾氣都弄到如此的喜怒無常，所有這種的現象，皆是安逸得生厭惡的表示，可見得纔有如是刺激了感覺的。我生來恐怕就是不適於這個幸福的世間，因爲隨便在何時，不是身體精神兩方都不好的時候，一定總有一方不好的，並且雖在康健情形裏面，也是健了一方，弱了他方的，有時我即或能享受到生的樂趣，我的全機關都有阻礙我致衰頹的情形，這種地方，簡直就是說不出牠的所在。到後來，我的年齡雖是更進了，而苦痛也更是深重了，但是我的身體倒恢復了氣力，格外能感覺我自己的不幸，及至現在我在這兒寫着，是已成了廢疾，年齡已近六十歲，被一切的苦痛已壓服了，自己覺得對於苦痛，感觸得格外顯著，格外長久了，較之在青年正盛的時候，想享樂而未得的情形，在心中

格外要覺得真切的樣子。

因為要培養自己，曾經在讀書的時候，做過一點生理學功夫，於是我就研究起解剖學了；而就進窺到組織我這部機器各部分的全體，以及所有各個件頭的作用，自己因為想知道這種關係，每日將一副標本裝散總有二十遍。一點不驚異到自己會死的，並且格外感到我還要生存呢，我無一次讀到一種病的記載的時候，無不信以為是自己的病。我敢信，設使我不是已得病的，因了這種危險的研究，我一定也是要得病的。發見了有自己的病徵的病，我就信以為一切的病都有了；並且我的病雖得的再重些，我總信以為可以醫好，這就是所有醫治的慾望。這種事，凡人一讀到醫書的時候，就很難解脫了。極力的研究，極力的思索，極力的斟酌，從我的苦痛的根由想去，竟是一種心臟息肉症，雖沙羅蒙被我這種的意見都覺驚奇了。照理我既有這種意思，自然要照了已定了的方法去做。豈知我仍是無一點辦法，我用盡精力的思索，想找出究竟如何能醫治好心臟息肉症的方法，那時纔肯甘心受那巧妙的醫法呢。從前安納有一次到蒙白里去旅行的時候，因為看植物園，同那裏的實地教授蘇發時先生的，這位先生說過有位飛慈先生能醫這種

息肉症。媽媽便想起了將這事來告訴我，只要這點望想，已很設促起我去求教這位飛慈先生。有了這個醫治的希望，又助起我敢作這一次旅行的勇氣與氣力。加之又有了日來佛來的錢，可以供川資。媽媽不獨不阻止我，並且極力要我去；於是眼見我又出發到蒙白里去了。

本來我用不着要到這麼遠去求醫的。騎馬去使得我太過疲勞，我便坐了一頂轎子到格漢羅堡。路上遇到有五六頂轎子是去摩亞洪的，都是成了串的跟到我的後邊，一眼看去，倒成了一種抬扛的奇觀。那裏邊的大半，皆是一位叫做葛弄美夫人新婚的陪伴人們所乘的轎子。同她行着的內中，有一位叫賴納詩夫人，生得雖不及葛弄美夫人的年少與美麗，然而可愛的點卻不差。葛弄美夫人是到羅蔓司纔得下來的，而這一位呢，到了近聖神轎的時候，一定順路到聖安地俄兒城去，於是就停下了，人們知道我是極害羞的，要想與有身分的婦人們認識，實在不是一時的事，豈知隨即就與她們親近了。因為同着大家同行路，同落在一個客寓裏，實在使我這個無親的人難堪，並且極力湊合在一個桌上會食，勢必至於不認識了不止。卒之，竟結識了，實際我並不願意這件事，因為這種勞雜的事，是不適於病人的，尤以如我這種氣質的病人，更不相宜。但是從

好奇心上看起來，這兩位好談諧的夫人，又顯覺十分高興，婦人們因為要達到認識一個男子，必先使得那人將他自己的頭腦恍惚起來。這件事就是我所遇到的。葛弄美夫人，因有了好些少年角色包圍住了，自無甚時間來受我的勞煩，加之並不為難的，因為我們是隨走隨散了，但是賴納詩夫人，既少纏繞，路中又需陪伴，所以賴納詩夫人，纔向我進行的；於是就不見了這個可憐的讓嘉了！實際就是不見了發熱，不見了憂鬱症，不見了心臟的息肉；在她的面前，一切都消散了，所存在我身上的，只有一點兒心跳了，而這點兒心跳，也就是她使我醫不好的東西，我那不康健的形容，就是我們認識的第一個話題。大家見得我是有病，知道我是去蒙白里的；並且我的面像，與一切的舉止都表現得不放蕩的人，所以隨後人們纔明白了不疑惑我，知道我不是去空跑的。我雖是個有疾病的樣子，倒無需像別的男子要如何介紹的，就可接近了貴婦人，並且無論何時，她們對我都覺得很高興的。每天早晨，她們總要過來問問我的情形，並且叫我同着她們吃柯柯茶；她們總是要問我夜間睡得如何。有一次，因為我向來的好習慣，說話都是不想就說的，於是我便脫口而出的答了一句。我不知道，這句答話，令她們以為我是發了狂；她們就多方的試驗我，但這

種的試驗，並不覺有妨害我。一次，我聽到葛弄美夫人對她的朋友說：（賴納詩夫人）這人甚事都是缺場的很，但是很可愛的。就這句話，給我十分安心了，實際上就使我成了如她所說的人物了。

在親近的時間，勢必有達到親近的言談，就要說到是從何處來，自己是個如何人的話了。這就使我艱難起來；因為我是很知道的，對於貴族婦人，抑或是一個美婦人的時候，只要說出一句是改教的人的話，就要將我的前程阻礙了。那時我也不知道是從一種什麼妙想上來的；我說我到過英國的，並且自己說是個嘉科畢特（英王嘉科二世時的服務會員）大家於是就認我是這種的人了，我又起了一個名字，叫做德定（Dudding），大家就叫我做密司特德定。有一個討厭的侯爵杜錫南也在那兒，也同我是一樣的有病，年紀又大，脾氣又不好，就來同這位密司特德定談論關於我所說的事。他對我說嘉科王的故事，就是當在聖日耳曼朝的篡位的問題。我那真是如坐針氈。我除在哈密爾東伯爵（韋）的著作讀過一點，以及雜誌新聞上的之外，我什麼也不

（註）哈密爾東（Hamilton，1646-1720）是英國人，在法國文學界中極有聲名，關於聖日耳曼朝的問題，在他

的格漢蒙傳記上描寫甚詳。（Mémoires de Granmont，1713）

知道；不過我就以我所知的這一點點兒竟利用得很好的，纔得脫了身。總算幸事，人們並未盤問到我的關於英國言文的問題，因為我連一句話也不知道的。

同伴們都很合適，於是眼見得分別的憾事，就在目前。我們每天只作些蝸牛上山的生涯。一天是禮拜日去到了聖馬士蘭。賴納詩夫人要去做禮拜，我就陪她去，就是這點事壞了我的一切的事。因為我還是與常態一樣的行動。她就我的行為舉動，視察我的信仰，於是對我生了很大的壞觀念，過了兩天，她對我說出不知許多的原因。要想將這點不好的觀念消失，一定要我表出很大的歡心纔行；不過有一層，賴納詩夫人是個有經驗的婦人，並不輕易拒絕人的，只要我如何將這件事彌縫過去，她願意超越她一切前進的艱險。她對我也解釋了很多，並且是我形容上所表現不出的和悅，於是我以為她是玩弄我。像這種蠢笨的想頭，我竟做得出；這真可謂比雷格司上的侯爵還要下等。（註）賴納詩夫人一點不改變的，對我行了不知多少的周旋，說了不知多少有

（註）雷格司 (Le Logis) 是一齣馬奚福 (Marianne) 發的散文喜劇。內容是一個侯爵與一位伯爵夫人有愛情，

這夫人雖如何對之表示其愛情，而這位侯爵總覺其態度不明瞭，卒之仍是拒絕了她的婚約。此劇在一七三〇年一月十一日在法國大戲院開演的。

趣的事，總之一個人，拿這種事情認了真，雖是再少蠢一點的人，也會覺其煩惱了。所以她愈對我寬慰，愈使我在觀念裏固定了她的意思，只是愈令我苦惱，愈是與她所結的愛情更堅實而容易了。我自己也說過的，並且也曾與她嘆息的說過道：呀！何以所說的一切，牠不實現呢！若是實現了，我就是個人中的最幸福的了。我相信能激發她的愛情的關係，恐怕就是因為我的純真的原因；所以一發之後，她就不使之衰弱下去了。

我們到了羅蔓司就與葛弄美夫人及她的跟隨們分別了，我同到賴納詩夫人及侯爵杜錫南，我們還是慢慢的很高興的進行我們的前程。這位侯爵，雖是個有病而有脾氣的人，但是個很好的好人，他總不愛喫那火烤的麵包。賴納詩夫人對我的意思，並不避忌的，所以他竟比我還早就看出了；於是他那一切壞意的嘲笑，都表現着使我不敢承受這位婦人的好意的樣子，從那用意上看起來，好像是適於我身上的，所以我只想到這種嘲笑，是嘲笑我的。這種癡愚的觀念，竟將我的腦思倒亂了，並且令我心上將這個極平凡的人物，着實的印在裏面，倒覺得她是非常的有光彩了。我也想不出是甚麼道理，這位賴納詩夫人，竟不拒絕我這種累贅，用一種最後的輕蔑意

思就放棄了我。實在就因她是個有才的婦女，她是精通世事的，而況她見過我前此的比癡愚更甚的冷淡行爲，所以她是知道了。

她到了勢必要使我知道她的意思的時候，也不能謂之不爲難了。我們到了窪南司，我們下來喫午餐，於是就隨了我們的好習慣，就在那兒把那一天所剩下的時間都玩掉了。我們寄宿在市外，叫做聖嘉克；我恐怕永久要記住這間客棧，並且尤其是賴納詩夫人所住的那間房間。午飯後她要出去散步。她知道那位侯爵是不去的；這正好是個聚談的機會，她自然決定要應用的了；因爲失了這個機會，就沒有時間能利用了。我們就沿到一轉的護城濠散步。在那兒我又談起我的病痛的故事，她回答的語調非常溫柔，有時握到我的手向到她心口緊壓着，到了這時，設使還有人要證明她所說的話是否是真實，除了同我是一樣的癡愚了。於是我自己也意外的感動。我之謂她的可愛，就因她的愛情實在是艷麗的很；顯得她好像是青春的光彩，加之她一切細膩的酬酢，是多麼有藝巧，恐怕雖是個有經驗的人物也要感動了。雖是如此，我還是很不自由，並且心裏總是不敢放任；還是怕到受拒絕或是討沒趣，另外還有怕發生那種在餐檯上去做故事的恐慌。

心理，仍是很有力的在心裏作弄，在心裏盤旋着，並且煩心着受那位無憐恤心的侯爵，他獎勵我的冒失，卒之自己憤怒起自己的懦弱，然而始終還是不能戰勝這種懦弱性。我簡直是受刑一樣的，我口上所有能用之於愛的言語，全沒有了，在這種美好的情徑上，我所感覺的盡是些笑話。知不到如何是好，說不出一句話，我默默無言；我的形容是種發氣的樣子，總之，我所行的一切，皆是種我有所煩悶的情形就是了。總算有幸，賴納詩夫人，更有了一種深情的表示。她決然的揭穿了這種幽靜的氣象，就伸過一個手臂到我的頸項上來，並且隨即她的口唇就靠到我的唇邊了，就此很明瞭的將我的誤解一齊消失了。這個霹靂響得再得當也沒有了。我就成了一個愛人了，剛剛是在可愛的時期，她給了我這一個信仰，自此差不多永久知道，前此的無信仰，完全是我所阻礙了的，那時我纔知道。除在那時以外，我的眉目，我的感覺，我的心，我的口，從沒有像那麼會談；自有的缺憾也從未有像那樣的恢復的圓滿；至於賴納詩夫人，爲了這點小小的戰勝，也很用了她的精神，我也敢相信，她也沒有一點遺憾就是了。

設使我活到一百歲的時候，我若想起這位可愛的婦人的紀念，無不是很有樂趣的。至於我

所說的可愛，並不是說她的美，也不是說她的年輕；不過，她既非醜，亦非老，就是因為她的面上，無一點妨害她的才能的表現，以及阻了她的實際的慈和態度。她與一切別的女人是全相反的，就是，她的面上是比較的少了一點嬌嫩，以我想來是因了紅的顏色傷害了她的皮膚，很容易知道她的理由，是因為要表示她所有的價值的緣故（法國貴族婦女裝飾得都極濃艷）。人們可以見之而不愛，但不能近之而無敬。因為有了這種的顯證，所以我覺得她不是一個隨便如對我這樣的亂用好意的人。她為人的情意生得太急切，並且太猛烈，所以是可以原諒的，爲了有這個關係，因而她的心意所向的，至少也與其感覺是同等了；至於我在她面前的這點短而可愛的時間，就她所對我的熱烈的情形，雖有欲慾和逸樂的事，然而她卻願愛着我的康健，較之愛她的樂趣，是要重得多，這是很能相信的。

我們的聰敏是瞞不了那位侯爵的。他關心我還是不稍懈怠；反而對待我格外較前此所未曾有的，看做我是懦怯的情人，我是做那婦人的摧殘的犧牲者了。他無一句話裏，一笑之間，一眼樣之中，不是使我懷疑他知道了我們的心事的樣子；賴納詩夫人，比我見到的明白，若不是她向

我說：這位侯爵，不獨是個瞞不過他的人物，並且是個像樣的紳士；否則，我心裏總以為他是被我們欺瞞了呢。實際講起來，別人並不是不識得他那種很平常的意思，也不是忍不住他常向我作的那丁寧的行動，只要他不要用他那種譏笑的樣子，尤以我得到成功之後的行爲，那就好了。抑或他是因爲示我以成功的榮幸，由他聰敏的心理推測我，恐怕是怕我覺不出的道理。總之他是誤會了，人們見到上述的情形，自可知道的；不過無論是如何也罷，我就在他的誤會之中得到了方便；至於當時我實在是很可笑，從那種好意以及那種極濃的寵遇的關係，自應招他的譏諷，然而我也有時會回報他的，也是用同樣的意思，那時我十分驕傲的在賴納詩夫人的傍邊，做出那種有榮耀的神氣。那一刻我卻完全不成了以前的我了。

我們所到的地方，所過的節令，所喫的佳餐，我們到了那裏都曉得是非常的優美，加之處處又承那位侯爵小心的注意着我們。他的這種注意，雖於我們的房裏，恐怕都要留意到了，並且他因爲要周到的原因，每行總是先令其僕人先行。於是這個壞東西，也不知是他自己想出的呢，還是受了他主人的命令，每次都是將侯爵寄寓在賴納詩夫人旁邊的房間，而把我弄到全棧的另

一個角上去。實際並難不到我如何，反而使得我們相會的時間格外的有感觸。這種極樂的生涯，過了有四五天，在這時間之中，我醉於這種甜蜜的樂趣裏了。我所享的樂趣，是純粹而濃厚，無一點辛苦混雜於其間。質言之，我所嘗到的是最初的唯一的趣味，所以我能說：我不是一個死而不識絲毫真快樂的，只好說這是承了賴納詩夫人的賜。

若說到我對這位夫人所感的事體，不能算是真正的愛情，那末，至少也是她的一種關於愛情的表示，借我身上來證明出她有如何溫柔的一個反證。在快樂之中，是一種如火如荼的慾感樂趣；在言談中，是一種如何甜蜜的親熱。總之，她的熱情的豔麗，無一點狂亂，使得精神顛倒，並且是行之而不識其爲享樂的樂趣就是了。其實我一生中，只覺到一次的真實的愛情，但是不在他的面前。至所愛的情形，既不似我前此愛的樣子，也不是像華翰師夫人的光景。單以愛情而論，要比在她身上所得的愛，實有百倍而過之程度。我近到媽媽的時候，我的趣味中總帶到一種憂愁的情緒，由無形中有一種內心的艱辛，這種情形，是無法超越得過的；我對於想到占有她是幸福的事，反覺得生出一種有卑污了她的意思。至於近到賴納詩夫人的時候，就相反了，自己覺得出

是一個男子，而有種榮幸的驕傲氣像，自己能任意很快樂的委身於我一切的官能上的快樂；自己的印像，敢分向在我對她所做的印像了；對於自己也敢放蕩與虛榮相等的回想到自己的勝利，並且是對於任何關係，都覺得有若干倍的過勝的情形。

我此刻也想不起後來究在那兒與那侯爵分開的，他因為是到了故鄉，是在未到蒙得立馬爾之前，只剩下我們自己了，於是從那時起，賴納詩夫人將她的房裏傭人，換乘了我的轎子，我就同到夫人坐在一處了。我能擔保的，像這種在路上，一定不怕厭煩了。至於我們所經的鄉村，是何情形，所以我也不易述出了。到了蒙得立馬爾，她在那兒停了三天，在這三天之中，她雖一刻都不離開我，於是對拜訪也覺得是搔擾的討厭，雖有宴會也不承應了。她總是借口不便，因此我們成日就到各處好地方去散步，兩人在那爽晴的天空之下閑談，毫無一點妨礙了。呀！那個三天的日子！我每一想及，總覺憾歎非常，無論如何，再也復享不到了。

旅中的愛情，想要長久，是作不到的。所以我們勢必也要離別的，不過我可自白的說，既未覺得是嘗足了情趣，也未豫先想及這件事，所以愈是期近了，我愛戀她得愈是逐日加深；雖是有她

的一切解說，只算除了一點覺得是好意之外，我是一無所得。我們只有借籌畫再會的機會，緩和着我們當時的憾事。於是決定了那個冬季，我到聖安地俄兒城去，因為調養好我身體的關係，去到那兒受賴納詩夫人的照看。不過我要到蒙白里去先住五六個星期，在這時間裏，剛好讓她回去先事豫防物議的準備好了一切。她對我說了不知多少的教導。關於我所應知道的事，應說的話，行爲上應如何要忍耐的地方。在這等待的時期之中，一定要通信。她說到我身體的時候，很正經的說了很多要留神的話；囑咐我要請好醫生診治，對醫生所說的應當十分注意，她並且負責的說，等到我住在她旁邊去的時候，她一定令我照着藥方子上行事。她說得這樣忠實，我自然要信從，因她如此愛我；她算比驕寵我更給了千萬倍的明證了。她從我的行動上見得出我是不大寬裕；她固也無多錢，但已決定到我離別的時候，她要分些給我，及至到了格漢羅白，她把我的錢包裏已裝得很滿了；於是好容易纔退還給了她。臨了我與她分別，滿心裏都想着她，我想她心上對我，也是盈滿着一種真實的愛情。

如此，在我的記憶裏，只成了一路的回想，於是在那頂好轎子裏對於我所享到的快樂，以及

我們豫約的未來享受，任意的夢想，那真是滿足了一時。我一心只想到聖安地俄兒城，所有期待着我的豔麗生涯；我眼上只覺着賴納詩夫人，因她那周圍的一切，宇宙的所有除此之外任事也不在我心上了；雖是那位媽媽也早已忘卻了。那時我在頭腦裏混合的一切細事，全是賴納詩夫人的一切，因而就成了我的一種先事的觀念。如關於她的居住，她的鄰舍，她的交際，總之是關乎她生活的一切情形。她還有一個女兒，每同我說及的時候，總是表示她的爲母的鍾愛的樣子，說那女子已過了十五歲；生得很活潑，很豔媚，並且生成的有種可愛的性情。還許了我將來可以同她去親近，我是再也不忘却這一個約言，於是我很奇妙的想像起這位賴納詩女士，如何待遇她母親的這位良友了。從聖神橋一直到合木欄，就是這些夢想的目標。她招呼我到了佳爾橋的時候，要去看一看，我自然是不能放過。我喫過了一餐絕妙的無花果的早點以後，我尋了一個引導人，於是就去看佳爾橋了。這座橋是我所見到的一切羅馬遺跡中的第一個建築物。我豫想總以爲是個平常的建築古物罷了。豈知這一次竟出我意料之外的一個物件；並且是我一生中所遇的惟一的機會。這種事，也只有羅馬人才做得出這種的結果，見到這座簡單而雄壯的古物，我竟

爲之玄惑了，加之又是在一個幽靜的曠大沙漠中間，格外的顯得這個目標更莊嚴更顯着了。要之這座所謂橋，實在是個水道，從前也不道是怎樣來的那麼大的力量，從很遠的所有石坑裏，將一切石頭運送到一處來，還要用幾千萬人的腕力湊成功，現在那兒這班人連一個也沒有了。我一直遊盡了這個莊嚴偉大的建築的三層，我心裏對之尊敬的心，幾乎連我的腳都覺是有污毀了那上面的磚土似的。我走到那廣大的圓穹下面，我的脚步的回聲，我就覺得是聽到那些在那兒建築的人們的宏壯的聲音。我在這廣大之中，自失的就如一個小蟲似的。我自身既覺得如此微細，但不知是何緣故的，精神卻又振作起來了；於是自己驚歎的說道：我何以沒有生成個羅馬人呢！我在那兒羨慕的思索了好幾個鐘頭。我回轉的時候，則茫然自失的又入了空想了，不過這種的空想，卻討不到賴納詩夫人的寵愛，她一心只對我想着豫備反對蒙白里的女子，倒沒有反對佳爾橋的意思。總之一個人總不能思慮到完全的。

到了立姆我去看競牛場，這個是格外比佳爾橋還要壯觀多了，然而牠在我的感想上卻很少影響，不是因爲在第一個東西上將我的讚賞的力用盡了的話，那就是因爲位置在城市的

中心，不易引人入目的關係。這個廣大宏壯的圓形的劇場，被許多壞房屋包圍了，更有一層，場內也爲那無數的醜陋的小房子擁滿，因了這種關係，全生出一種不調和而混亂的情形，於是驚歎與快感都被遺憾與憤慨的感情遮斷了。後來我在維宏見到那個圓劇場，不知要比立姆的小了多少倍，美觀上也不知要減了多少倍，然而因爲誠實的整理與保存其盡量的清潔，於是就因了這點關係，就給了我一個很深刻很愉快的印像了。所有的法蘭西人，甚事都不留意的，對於任何紀念物也不尊重。他們在開創的時候，如火一般的熱烈，及至終局甚麼也不問，甚麼也不能保存了。（註）

我那時轉變到這種目標了，於是我五官的慾望，感觸得十分敏銳，因爲有一個同伴看得那兒的食物十分優美，因此就在月橋停了一天，那兒的一間旅館，在當時可稱得是全歐洲最有價

（註）盧騷這點批評，在一八一九年法國大學院所出的盧騷全集的註上，可以見出全法人對他尊重的態度，現今

無論何版，皆有此註，茲譯如下：「關於立姆的這個圓劇場，我們至少也完了盧騷責備我們的責任，便是在一

八一〇年由政府下令將四圍污濁着這個紀念物的小屋子，都拆去了。」觀此便可知彼歐人之愛好情形了。

值的。牠所以招客的原因，就是由於牠那個好地位，加之還有充分優良的食物。本來在一個很孤羸的鄉間，在一間屋子裏，可以供應出一桌的海魚，淡水魚，精良的野味，純味的美酒，照應得十分注意，並且一切服侍，都是在貴族富豪家的情形，如這樣的一切，纔只賣三十五個蘇的價錢，也算得一件奇事。不過這個月橋的名稱，也未得支持到長久，後此就無人知道牠了。

我在路上的時候，竟忘卻了我是個病人；一到了蒙白里就回想起來了，我所有的憂鬱症都完全好了，但是其餘別的病症還是存在；固然，因為久長習慣了，自己是覺不到什麼，不過有時忽然想起自己的病症是很足以致死的時候，感覺得也很劇烈的。實際病的苦痛，並無恐懼的，甚於是使得精神上的苦楚比身體的重了，因而纔生出了頹喪的。因為是這種的原因，我就用我的熱情來將她分解了，我一點也不想我自身的情形；但是疾病並不是個空想的東西，所以我只要一平靜了，就感覺到，即刻我便覺得苦痛。因此我就正正經經的思想賴納詩夫人給我的一切寬慰，連到就想到我旅行的目標了。後來就我求教了好多有經驗有名的醫生，尤以對於那位費慈先生了，我因為要特別的注意，我就住宿在一個醫生家裏，這位醫生姓費滋莫立師，是個愛爾蘭人，

他每餐的時候，桌子上有很多寄宿的醫生；如此加上了一個病人，是很方便的事，而這位費滋先生，只要收火食費，對於他的一切寄宿人並不收醫療費，他很願意依照費慈先生的藥方，注意我的體健。他對於這個衛生方法，固守得非常之嚴；總之有人在他那兒寄宿，絕不會得傷食病就是了；不過關於這樣的艱苦，我倒並不覺得怎樣。就最近的這些事體比較起來，我自己每一起，禁不住的總覺這位費滋先生，要比那杜錫南侯爵不知要好多少倍的一個好供應的人了。不獨不會死於饑餓而已，並且所有的少年人都非常的有興致，所以實際上，這種生活是與我很有益的，像這樣就可以止住了我的衰弱。我食過早餐，就喫幾個丸藥，尤要緊的是有一種我不識的水了，我想就是所謂瓦爾司的鑛泉水，過後就去等賴納詩夫人的信了；至於通信的方法，就是盧騷收轉他朋友德定的。到傍午的時間，就同一兩個寄宿的人到柵路克去散步，他們都是些很好的青年；於是大家聚在一起，回去喫午飯，午飯後，一件最重要的事，我們差不多一直要忙到晚纔止的，就是到市外去打兩三場球之後便去喫下午茶了。我是不會玩，我本無氣力，也無技能去玩球，不過我會跑賽，於是就跟在裏面，以跑賽為興趣的，隨到我們的球手同到他們的球，在那凸凹不

平滿堆石子的路上跑，我就作成一種有趣而有益的運動，並且是非常合我的式。如此就到市外咖啡館裏喫下午茶。此刻我也不用說的這樣的下午茶一定是快樂的了；並且我還要加一點的，就是那館子裏的女子們雖生得都是很美的，但我們這班少年卻都很莊正的。那位費滋先生是個打球的名手，做了我們的會長。我可說如這樣的行爲，在做學生的時候，固不能有好名譽，但是我見得像那些少年的品行行爲，隨便在成人輩的中間，恐怕也不易找得出就是了。他們只是空嚷得比亂行的甚，鬧頑得比放蕩的厲害罷了；我對於這種任意的生活，非常開味，但是我要連這種情形都看不出的一直在那裏邊過活的話，豈不更妙嗎。在那些學生中，以愛爾蘭人居多數，同到他們，我就想到學習幾句英國話，豫爲到聖安地俄爾城做一點準備；因爲我看看時期漸漸的，近了的道理。賴納詩夫人每次來信催促，並且我也豫備依從她的意思了。其中最明顯的原因，就是我的那班醫生；他們雖到那時，對於我的病症還是一點不知道，他們認爲我是種神經病似的，於是他們就依了這個步奏，他們便給我些發汗劑，鑛泉水，脫脂奶，等等的東西喫。與神學家完全相反的，就是一切醫生及哲學家，因爲他們不認真實了的他們是不說明的，總之他們是儘他們

的聰明才力之可能的尺寸行事的。這些先生們就認不識我的病症；並且斷定我是沒有病，這豈能就懷疑這些醫生是完全不知道呢？我看了他們只是拿我開頑笑，並且只算是使我自喫自的錢罷了；於是就覺得替換了他們那兒，到安地俄爾城去或者是與他們那兒一樣的好，不過至少快樂總得要多一點，因了這個選擇，我就以之作了決心，既有了這樣聰明的見解，我就離別蒙白里了。

我起程的時間是十一月底，逗遛在那城裏是六個禮拜，或是兩個月的樣子，在那裏用了十二個路易（每一路易約二十法郎）於身體未得到益處，教育上也毫無補助，假使不是爲到聽費滋先生的那門解剖學，如那種解剖尸體的惡臭，無論如何，我是受不了。

關於我所決定的行動，我心裏總不得爽快，總是不住的盤算着到了聖神橋再往前去的問題，因爲到那兒之後，無論是向聖安地俄爾城，或是到山背溪去也罷，路程皆是相等的。那時所有媽媽的一切記念，爲時通信雖不如賴納詩夫人的多，然而我心上卻激起了是斷絕我昔日行逕的悔恨心。於是這種紀念的感情，對於歸家的意思就成了十分的熱烈了，那時心上就與那逸樂

的愛情相類度了，卒之這種紀念驅使我順從了惟一的理性行爲。第一件，我若去了，又是開出一個冒險的局面，不必說恐怕是難及上舊有的幸福；其次就是在聖安地俄爾城裏，只要有了一個到過英國的人，或是認識英國人的，抑或是會英文的，就够把我的假面具揭穿了。到那時賴納詩夫人的家族，就許受了這種惡影響，因之對待我就要無趣味了。那時她的女兒，恐怕是格外的不安了，固然，對於她女兒，是否達到如此地步，但是我的思想卻不得不如此。這樣成功了的情事，一想起了我就要戰慄了，有了這種恐怖，已經覺得到一半的事實了。因爲要報償她母親的恩惠，便去敗傷她的女兒，做這種極厭惡的勾當，弄出了許多的紛擾，不名譽，污辱行爲，我豈不是將她家庭弄成一個地獄麼！這一個觀念，使我驚慌的很；如這樣不幸的傾向，直顯在我心裏，那時我竟自攻自克的堅強的下了決心。不過我究竟是爲了甚麼原因，發出這個克己的奮鬪呢？一方與她母親在一處，及至自己厭惡了，於是便不敢將自心表明的去侵溶她的女兒，這種卑賤的情形，還成了個什麼樣子了；在這種情形裏，已看得出了一切的苦痛，一切的恥辱，一切的恨事，就是樂趣方面，我也豫覺到敗喪了牠的極大的趣味，那末，我還能向這裏邊去自尋絕路麼？因了這個緣故，在我

的嗜好裏，不用說的就失了牠的惟一的活氣；樂趣的意思雖仍存在，但是慾望卻已沒有了，對這一切，就滲入了關於我狀況上的，義務上的，以及對那個十分和悅，十分優俊的媽媽的關聯回想了。她既負着債務，還擔負我一切癡愚的濫費，她爲我艱苦盡瘁，我還如此的卑污的欺瞞她，最後因這樣強烈的自責心，就將所有的異念都打斷了。到了近聖神橋的時候，我就取了這個取消到聖安地俄爾城一棧的決心，於是就一直的走過去了。當時歎息了幾聲的果敢的就實行過去，於是現在因了這種內心的滿意，來自白出這件事了，在那時總算我對於我的生涯上是第一次的，可以說得：值得自尊的能識得在逸樂上選擇我的義務。看到這件事，可以算得是我所推究出來的真實的事勢。實際，就是因有了這個結果，我才能有了考慮與比較的能力。我奉行了這種純潔的主意，沒有許久，就行出了這種賢明德行的準則，及至自己覺得是可自負的美舉之後，那種不適合於我自身的羞恥心，於是很速很高壓的打消了我的自生規律，在觀感樂趣上就受剝奪了。這種的高傲，對於我的決心，差不多與德行有同等的力量；不過高傲雖不是德行，然而效果卻十分的相同，所以其中雖是有點誤謬，是可以原諒的。

有一種很好的行爲，是提高精神的，於是因爲精神上處理得好，因而所做的行爲的也愈是好了。人類的弱點，就是：凡遇到人所欲犯而未犯的惡事的儉約行爲，大家就要算得是好行爲了。我自從決心了之後，隨即我就成了一個另一個人了，抑或就可說是恢復了昔日的我，於是那種昏醉的時機完全不見了。滿抱着好感情，同好決心，在一種消除過失的好心意的狀態中繼續我的旅程，便想着從此後在德行原則上規束我的行爲，把我無一絲牽掛的盡瘁於我那位母親中再好沒有的母親的事務，對她宣誓了我盡我所有的忠實的熱情，並且不爲其他的愛情牽射了我這件天職的愛情，哦！我誠心回轉的意思，就像有一件別的運命相約定了似的；但我的運命是已經決定了，並且已經發動了；當其時我的心裏，對於一切誠實的好的事體，都滿抱着熱情，在生涯上只覺得純潔與幸福，不過我也感觸到愁慘的機會，牠一定會有一條老長不幸的鎖鍊聯在後面的。

歸家的急激，使我想不到的那種急切，我到了窪南司就通知她我到着的日子與時間。照我計算半天可到的時間，我就在沙巴溪陽等到够到的時間起程，後來到達的時間，剛是我所通知

的時間，我急望在重會她的時機裏，享到她一切有情愛的快樂，並且心裏只望着能延長一點我所希望的趣味，便可多增了趣味。這種的豫望，我一向都是得到成功的。我每次到家，總記得像過一個小節期一樣的，這次我也不會無希望的；於是這些急激，令我很受感動，並且也有夠煩擾辛

苦的值。

我到的時間很準確的，從老遠的就注意到，好像在路上總看不到她；心裏鼓動得逐漸的愈近愈甚。我到了，就氣促起來，因為我下了車，在院子裏，在門口，在窗上，甚麼地方，都見不到一個人，我那時煩亂了，懷疑到是出了甚麼變故呢。我進到屋裏，四方肅靜；在廚房裏，有些工人喫下午；此外甚麼也沒有豫備，那個女傭人很驚異的看到我；像是不知道我會回去的樣子。我進去了，這才見到我那親愛的媽媽，十分和悅的，十分活潑的十分清爽的可愛的在那兒了；我就跑上前去，向她的脚傍跪下了。呀！你來哪，小孩子呀，一面對我說，一面抱吻着我，你這次旅行得好嗎？你的身體好嗎？像這種待遇，使我稍覺驚異的樣子。我問她是否沒有收到我的信。她答我收到了。我對她說：『我以爲沒有收到呢！』於是要解說的話，至此就止了。見到有個少年在她的面前，我倒認識他，

因為我在未出去之前，在家裏曾經見過他的，但是這一次，卻見得他在她家裏已有了位置，所以他才在那兒的。質言之，我已知道了我的地位已被他奪去了。

這個少年，是阜縣的人；他的父親，叫做王燦希愛德，是個看大門的，簡而言之，是個施容壘的看守長。（註一）這位看守長的兒子是個理髮的，他到華翰師夫人家來的時候，也就是因做這個行業，四路走的緣故，才來到的，那時就收留了他，也同待遇一切過客一樣的，不過以其是她的同鄉更親近些罷了。這孩子是一個大而無味的過飾的少年，生得還不錯，面貌平常，知識也同面貌是一樣的；說起話來，就如那個李安德兒似的。（註二）他談他的一切情事的長故事的時候，還加

（註一）施容壘（Le Chateau de Chillon）是九世紀時的一個著名的監獄，建在瑞士湖邊的一個絕崖上，其中有地底的黑牢，不知殘害了多少人命，現在已成了湖邊的古蹟之一了。

（註二）李安德兒（Liandre）是一個希臘的少年，生在達達納爾海峽的亞洲岸面的一個城，與生在海峽歐洲岸面的一個凡侶士教（美神）女尼歐和有情；兩人間的愛情極濃。於是他便每夜泗水過海見其情人，一日海浪過大，遂沒溺於海中，而歐和尼姑亦相繼投海自盡。

上了種種的聲調，表現其一切情形的意味；將他所生過關係的侯爵夫人們的名姓總算只說出了一半，並且還誇說他所理髮的美婦人們，無一個不是理髮理做了她們的丈夫。總之，他若是除了一切的輕浮，愚蠢，無知，無恥，等等的行爲，倒是個世間少有的好孩子，在我出外的時間，就是這樣的一個代理人，及至我回來後，又同我做起了同事。

噫！假使一切所有在這個世間被束縛着的精神，竟能得到解放了，那就在永久的光明中也能見得到了，於是這個光，在死人中也能亮得出的。『我的親愛可敬的幽魂呀，請你原諒！若說我對於你的一切缺點，說得與我自己的不一樣，我對於兩方面的，皆同等的陳列在諸讀者眼前。我對於你的事，同我自身的事是一樣的，能到如何真實，便如何真實。總之你所損失的比較我自己是要少得多了。噫！你的性質是有多麼溫和可愛，你心裏的無盡的仁慈，心中的坦白，以及你的一切優美的德義，豈有不够抵消這一點缺點的，別人即或有議論的，只有對於你的惟一的理性上批評你所有的是錯誤，並不是罪過；你的行爲可以受責難，但是你的心地卻永久是純潔的。』

這一個新來的，對於她的一切小事，都顯着很熱心，很勤力，很規則的，所以事體就很多；他

就做了所有工人的管工了。還有他那種嘈雜的聲音，是我所少有的，無論是在農作場上，乾草場上，堆木的地方，馬車房裏，雞棚裏，總是見得到他的，並且尤以是聽到他的聲音。對於園子，他卻疏忽了，因為園裏的工作是很靜的功夫，並且是發不出一點聲響的。他最高興的，就是架車同拉貨，鋸木與劈柴了；只見到他手裏不離斧頭鋤頭的；只聽到他跑東跑西，敲敲打打，滿頭腦裏只覺得是他的叫聲。我也不知道他做了有多少人工的工，但聽到他叫着十個十二個人的聲音。所以要這種樣的虛嘈，就是欺瞞我那可憐的媽媽；她以為這個少年，對於她的一切事務上，算得是一個至寶了。要想他自來親近，就用了他做這些樣的事體，於是覺得他一切的行為都很合適，尤以她最注意的一種行為，好似也不缺乏。

我的心，我的極堅強極真實的感情，尤以那時促我回到她面前去的熱情，這都是人們可以知道了。我的全生涯，突然的起了一種怎樣的大變動！人們代我設身處地的想一想，一時間將我所豫想的未來幸福，眼見到永遠的打敗了。我所抱的一切甜蜜的觀念，雖對之是如何的熱烈，也一起消滅了；要知我呢，是個自小只知道是要同她生存的，到那時我才第一次的看出我是個孤

身了。這點短的時間，真是可怕，這種可怕的影響，跟到時間進行，於是一切的事都成昏暗了。我的年雖是幼小，但是所有享樂與希望的甜蜜的感情，都是活顯得青年的幸福，是與我斷絕了。那時我只覺得成了個半死的人了。在我眼前的，全見得只是一點乾枯生命中的殘生；並且時而也好似有種幸福的幻想，如昏花一般的現到自己的觀念上來，其實這種的幸福是不能合我自身的；我自己也覺得到，即使得到了也不是真正的幸福。不過那時總是這樣的幻想就是了。

我蠢到什麼樣罷，那時我的信仰對她還是非常的深刻，雖有那個新來的那種親蜜的調頭，我總以媽媽向來對人親熱的習慣去看待她，我一點不疑惑到其中有真實的原因，她不肯對我明說的事體；但是她加緊了我的急悶，使我弄到不能不對她表白了。質言之，我的心裏似乎對於這方的問題已有了覺悟了；看來她的原因，是很簡單的，便是責備我對於家事太疏忽，因為我常常的不在家裏，使她不得不另請人來填補我的事務就是了。我就對她說：「哎呀！媽媽，我的心裏苦悶的很，敢求你指示了我罷！這種代價，能償了我對你的愛情麼！你怎將你自己對我的多少次數的維護我生命的親切，就在這忽然間掃盡呢？我要死了，你將來對我要悔恨的。」她回答我是一

種很冷靜的聲調，使得我真是茫然了，她說我是個小孩子，這種事是用不着要到死的；說我並不損失一點甚麼東西；我們一直還是很好的朋友，關於一切的情感上，總不減絲毫的親愛；她對我的愛情，與我的終身相休止的。總之一句話，能使我明白的，就是：我所有的權利，仍然存在，至於分給了別人的事，是我所不能自私的。

那一時，是我對她的感情中的，再也沒有的勇壯，真實，和純潔了，我精神上的感覺，再也沒有像那樣的正直了。我就跪倒在她的脚下，抱着她的腿，流到眼淚的。『不是這樣，媽媽！』我很熱情的對她說的，『我這樣的愛你，嫌得太卑下了你；這樣的割愛你，嫌得過親熱了；我每當把你看做我的人的時候，就有種種知不到的遺憾，就與我的愛情的昇長同樣的增高了；我對於這種占有的意思，與尊敬的心理，實在保持不上一樣的程度，還是不好這樣行罷。你是我的一個永久的尊重的人物，雖至何時都是適當的，所以求敬你的心，是比求占你的心，要甚過了許多。呵！媽媽呀！這是你的事，是我所不敢問的！這是我們精神的結合，我犧牲了一切的慾樂，因為我不敢享受這種未享而先苦的慾樂！』

我堅決的固守了這個決心，我敢說，這個決心的來由，就是因為我的感情，令我有如此的表現的。從這時起，我對這個親愛的媽媽，除了以一種真實子女的眼觀去看她之外，甚麼也覺不出了；於此有一點是要說的，我這種的決意，我見得很明白的，她心裏並未完全承認這種意思，不過她也絕無一點嫌棄我；悅意我，親近我的言語，以及所有婦女們所知而不犯的挑引行為。質而言之，行了無不收效的，她沒有對我有一點就是了。本來我應當尋一條與她無關係的望想才是，豈知竟不到這上兒去想，我趨向於另一極端去了，於是反在她身上尋覓我自己的望想了。卒之我竟很完全的我在她身上得到了我的望想，並且我對於這個望想，又弄得連自身都像要忘卻似的。想看她能得到一種幸福並且能到如何的程度，就希望她得到如何程度的，因為這種的熱望，又將我所有的熱情引動了。只覺她的幸福與我的幸福是分開的好處，見到她的幸福，就如我自己親愛的一樣了。

這種的德義，倒是隨了我的苦痛萌芽了，因為這種德義，是在精神的根基上播下了種子，由學問的培養，於是只等到災禍的酵母來，做孵化了。在這種極無趣味的地步，第一對那奪取我地

位的人，打消了憎恨嫉妬的感情，並且我還向到反方面着想，很真實的想接近這個少年，設法去陶冶他，對他的教育上盡力，使他認識他的幸福，只要能做得到的，總使之適應其幸福，用一句話說，就是從前安納所對我的行爲，一切用之於他就是了。不過兩人間的比較，是很有差別。我雖有很溫和，很能啓發人的心意，卻沒有安納的那種冷靜同堅強的精神，性情上也缺少威嚴的力量，這恐怕在實行上我倒是需要的東西。我觀察這個少年的質地，關於和順、情愛、感激等等的情緒，是不能如安納在我身上所觀察得的那麼多。尤以對於我對他所用的心的要求，以反對於我所用的心的事，表示有益的熱情，爲最少了。這倒不必說了。還有我固很想指導他，然他倒反看我是個胡說八道的討厭的學究，他反看他自己，在那間屋子裏，是成了一個重要的人物，並且依他的意思，他的事務就是在出出聲音就夠了，他覺得他的斧頭鋤頭比起我的幾本爛舊書，不知要有用了無限的倍數的。在有些地方，他這種意思，是不錯的；不過他就以之爲惟一的出發點，那就要笑死人了。他同那農夫的時候，就像個土紳士的樣子，一時他同我在一處，就是同到媽媽的時候，也是一樣的舉動出來了。他的王燦希愛德的姓名，他見得不是以表示其高貴，他便改名叫做顧爾狄

司先生。

久而久之，他在那個屋子裏，對於一切的事，竟是一個大人物了，至於我就是一個無事的人了。譬如我有時不幸有令他不高興的事，他只是向媽媽發氣，總不向我說什麼，在他對媽媽的粗暴行爲，我見她倒很順從他的意思的；及至每次他伐了木頭來的時候，他表示那種不可近的傲氣，我就當個無事的閑人，只好在旁邊做個贊賞他的人物的樣子。這個孩子雖然如此，但絕不是個壞根性的人；他愛媽媽，自有他不能不愛的原因，他對我也沒有什麼厭惡的表示；有時遇到他的熱狂停頓的機會，同他說話，他也很能聽從我的言語，他倒很坦白自認他是個蠢人；但是——過之後，他又做起蠻行爲了。加之他的見解非常之狹，意思也非常的卑下，他是很難與之講理的，並且差不多同他在一處不能有一點趣味的。占了一個極有姿色的婦人，他還要一個房裏傭人，是個光頭豁齒的老婆子，充他的慾望。媽媽心裏或者很不好過，但很能原忍這個女人的不做事務。我看出了這件新奇的家事，我倒對之不動氣；不過我覺得有件別的事體，令我非常的感動，並且是從來所未有的令我喪氣的，就是媽媽格外的對我冷淡了。

我自己處置到這樣的艱強，同時她也似乎有了這樣的表示，要之，這種事在婦女們，表面雖是做得無可無不可的樣子，實在是她們所最不能原諒的一件事，對他們自身雖發生一點委屈，都不要緊，她們卻見不得她們的分內的愛情受委屈，這是她們所最不能容忍的，不信以一個婦女來做舉例，任她是極聰明，極愛理性，對於情慾雖是如何淡薄也罷；例如有一個男子，她們也不用細想的，只要是她們所願享占的，而竟至未得成功，她們就要認這個男子，是對她們犯了極不可恕的罪惡了。關於這一點，恐怕是不會有一個例外的，其原因，就是在一個婦女，有這種自然，這樣熱烈的愛情，一變而被所謂道義，所謂愛護，所謂尊重等等的關係就節制了。從那時起，我就見不到她那種心上相應的，永遠甜美的親密了。除了她有時苦惱這位新來的時候，這種心意再也沒有向我流露過了。遇到他們在一處很好的時間，我在他們的當中，實在無一點親情了。及後，她的行爲，漸漸的好似我是在她心上全無地位了。我外表雖還是使她有樂意，但是她對於我所用的樂意已不樂受了；於是竟一隔幾天見不到她，在她竟似毫不經意的樣子。

在不知不覺的中間，我自己感覺起孤獨，加之在那屋子裏，昔日我是一屋的靈魂，我自己也

以之當做二重生命的地方。我習慣成自然的，漸漸的脫離了一切所要做的事，雖對於同住的人也漸漸的疏遠了；於是因為解脫自己的悲苦，又拿起我的書本子來固禁了自己，否則就是跑到樹林中去，一任我意的號歎泣哭。因而這樣的生活，隨即使我成了種完全難受的生活了。我只感覺到一個極親愛的婦人，竟成了個貌合神離的形情，激動我的苦痛，於是感想到離開了見不到她倒減少了些刺激。我立意脫離那間屋子了，我就將這意思告訴她，不獨無反留的意思，並且她很樂意的。她有一個女友，在格漢羅白，叫做戴邦士夫人，這夫人的丈夫，是馬白連先生的朋友，是在里昂做裁判所所長。這位戴邦士先生就薦我去教馬白連先生的孩子；我就答允了，於是起程到里昂了，離別時，莫說無一點遺憾，雖遺憾的意思，幾乎都未感觸得到，若在往日，只要有了起程的觀念，已夠使我們苦死了。

我當一個家庭教員所必需的知識，那時已有了一點，於是自己也信得過是能勝任的才幹。如此就在馬白連先生家裏過了一年的時光，這點時間也可以夠給我解脫了。若是沒有種種牢騷自擾的關係，我性質上的溫和，就很能合乎這種的職業了。一切都非常順當，並且自己也覺

得所努力的以及所注重的事，都很有效力。那時我若是一點不懈怠，我真是成了一個天使；一遇到麻煩過腦的時間，我就成了個魔鬼了。我的學生們對我所講的有不明白的時候，我就煩亂了；至於他們有表示決強的時候，我恨不能殺掉他們似的；這不必說，不能令他們認爲是個有道理的明白的方法。我一共有兩個學生；他們兩個的性情，完全不同。一個是八九歲，名叫聖馬利，面貌生得很有趣，性情很開展，很活潑的，亂鬧，尋開心，很壞的，不過這個所謂壞的意思，只是有趣的壞就是了。那個小兄弟呢，名叫乾地野客，看他簡直像個癡子，閒遊浪蕩的，頑固得似一個騾子，幾乎甚麼也教不會他的。就這兩個孩子的情形，不難就可知道，我是不會有好結果的。設使能有耐性，同冷靜的心理，自會有成績的；不過，我剛於這兩種的行爲，那種都缺乏，所以我甚麼都做不出效力。於是我的學生，都變得非常的不好。我倒不是不勸懲，不過我是失之均恆却是真的，尤其是不小心。我在小孩子的面前，只知道三種器具，不獨一無益處，而且常是有害的就是感情，理性，發怒。我同聖馬利的時候，忽而自己感動得甚至於流出眼淚；我想使他自已感動他自己，好像認那個孩子，是受到我心裏真實的感動一般的；忽而同他說些窮理的話，就像他是可以懂得我所說的

一樣；並且有時還覺得他竟能向我舉出點很明白的證論，因為他是個有理解的孩子，我就完全認為合理了。那個小乾地野客是格外為難了，因為他是甚麼也不聽，也不答話，也不動，一味的頑強就是了。他最得意的，就是把我弄到發氣；到了那時，他真是一個有知識的，我倒成了一個小孩子了。不必說，我既看得出我一切的錯誤，而自己也覺得；我研究我的兩個學生的性情，我是很能參透的，並且我相信，恐怕所有他們的調皮，我一次都沒有受到他的欺。不過只能看出了缺點，却知不到救濟的方法，有何用處呢？看穿一切，在我是一無難處，却無一點辦法，而剛剛我所做的事，正是要我能行的。

我與我的學生們相比較，算得成器的地方，也不大多。我是由戴邦士夫人介紹到馬白連夫家去的。她把我對之說得舉動形容，好像是世間少有的樣子。馬白連夫人實際倒費了心，於是叫我在她家裏，做招待人客，以及一切上等的事；可惜這剛是與我十分相左了，我是個很缺場的人，又十分蠢拙，她見到了真是大失望，於是就算把我放在那兒就是了。從我的慣例，雖有這種的不上場，然而還是阻不了我成爲她的情人。不過我雖是很够給她認為我是個這樣的人，然而我總

無勇氣表明我自己的意思。一方見她也不覺有向我進行的趣味，後來我也曾用了幾次我的情眼，以及我的嗟嘆，見到一無用處，跟時我就厭棄了。

我在媽媽那裏，完全把我的偷竊癖性都消失了，因為一切都可由得我，是沒有東西要到偷的。此外還有一個主要原因，就是：自己對於往昔一切的卑賤的行爲，自己覺得是高尙了，所以從此就能安於一種常態中間。不過這層只是克制我的嗜慾，然而究難斬草除根，設使我遇到如我小時愛東西的情形，那時我就非常之怕了。我在馬白連家裏，關於這一層，就有一個證據，她家無處不是些可偷的東西，簡直是我所不敢看的，不過我見到有一種極美的亞爾布窪 (Arhois 法國東北之一縣) 白葡萄酒，我非常的愛牠，就想隨便在那兒喝兩杯，那種趣味是有多美呢！因爲那酒却有點濁，我自信很會澄清酒的，自己便直說是會澄清酒，人們就信了我；豈知我愈澄清，愈把酒弄濁了，雖然眼上只見得這樣；飲的時候，仍是很好的，於是遇有機會，時常很隨便的拿幾瓶在我自己的房裏任意喝喝。可惜，我向來是不能不喫東西便喝酒的。那末，如何弄得麵包來呢？要想存貯一點下來，又是辦不到。若叫傭人去買，那就要把我的事敗壞了，並且又好像難爲了他

家的主人自己去買呢，我又無此勇氣。試想一位腰裏佩劍的紳士，跑到一個麵包舖去買一塊麵包，能辦到不能罷？最後我想起一個貴族女子的一件豈有此理的事，有人對她說，百姓已無麵包喫了，她答道：他們儘可以喫點心就是了。還有一層，要怎樣去弄得來呢！於是就用了這個計畫出去了，有時我竟跑完了全城，經了三十間糖果點心舖子，但總沒有進到一家去。我必定要見到一間舖子裏，是只有一個人在裏面的時候，並且還要看他的面孔是對我很高興的樣子，那我纔敢跨步進去呢。不過，設使有一次讓我得到了我的親愛的小點心，那時我就關閉在我的房間裏，在那衣櫃底下尋出我的瓶子，獨自做一點小小的飲樂，於是看幾頁小說！因為每到宴會上，我總有看書的嗜好，這是我的缺點。也就是我缺乏交際的一種幫助。我使一張書一塊餅的相互的口眼交食，簡直就像是同我宴會一般了。

我從沒有濫飲過，也沒有放肆過，我一生裏向未醉過就是了。所以我的一點小偷盜，並不是不十分慎重的。不過這宗案件牠自會發現的；就是那些酒瓶子要敗露我的事的人們却做得像不知道我似的，但我沒有到過貯酒的地窖裏去過。這種事馬白連先生處理得很正當，並且很慎

重的。他是個很正經的紳士，面像很稱他那行役吏的樣子，倒真有一種性質上的和藹，同一種很少有的心慈。他爲人很精細，很持中的，並且是在他這種軍官職員中所希望不到的人物，加之非常和氣的，因爲覺得他的寬厚，我對之就生出感情了，於是在他家裏，好似沒有做盜酒事的，延長了我的逗留了。及至最後，因爲乏味於這種不合乎我的職業，以及對我無一點興趣，又加使我受拘束的狀況，試了一年，在這期限裏，我固一點未懈怠過我的本分，後來我決意要辭別我的弟子，總算很能知道自己是教不高明我的弟子，馬白連先生，自然也同我一樣的是看得明白的。不過設使我不懈怠，我的教讀職務，我信得過他絕不會辭我的；至於如這種過意的仁慈，不見得在一個同樣的條件之下，就能得與我所享受到的一樣。

最令我在當時的地位難忍受的，就因有我那既享而離絕的地位，繼續不斷的兩相比較：就是我那些沙黑麥地的紀念，想到我的花園，我的樹林，我那個泉水，我那方葡萄園，尤以那個我爲之而生的她，有了她才給了這上的一切活氣。無論是對她想也好，對我們的樂趣上想也好，對我們的無疵的生涯上想也好，總之是令我的疚悻發起了，苦悶得將我的勇氣完全剝奪了，甚事也

不能做了。有無數次的，我想到狂暴起來，恨不能即時就動身，走到她面前去；那時只想回看她一面，我雖即時死了，我也滿意了，卒之，竟抵抗不了這個濃厚的紀念，竟使我回想到她面前的情形。一至如此，這是有一種甚樣的價值。我自對自的說道：我是不够耐心，是不够迎合人，不够親愛人，但我還能在一種十分有友誼的狀態中生活，並且在我紀念上，我雖未行到這種樣的親愛，然而思想的時間還比較的外親切。我打定這個了不得的妙計，於是如如火如荼的實行起來，我脫離一切，放棄一切，我走了，像飛一樣的走，我到的時候，完全是一種青年初期的熱中情形，於是我又跑在她的腳下了。哦！我若是還能見到她的昔日的接待，昔日的親熱，昔日的心意，再說一句，雖有了昔日的一個角角的實際，我也就甘死於那種的快樂之中了。

可怪的人事幻影！她仍是好心的接待我，本來她這種好心，是除了她死亡了，纔會沒有的；不過我心上却又想起了已過的不能復生的舊感情了。我同她共處了幾點鐘的時間，隨即我覺得我的舊幸福，是永遠枯死了。我又想起了曾經為勢所迫而逃脫的悽慘情形，這種事，我說不出是誰的過處；因為顧爾狄司實在並不壞，見到我的時候，很高興的，並不帶甚麼憂恨的樣子，不過，我

昔日在她面前是個獨一的此時倒成了個多頭的人物，我如何忍耐得住呢？一方她也不能停得住對我的昔日的一切，又是如何忍耐得住呢？況且我在那屋子裏，像個小孩子似的，怎能古古怪怪的忍得住呢？加之從我已往的幸福上，證明了一切對象的情形，令人心上比較得格外難過，如此，倒是在一個別居裏，比較的還可以少點苦痛，我因為不斷的想到，有甜蜜的回憶，所以分外激刺我一切已往的感情，悲苦於一切已往的空回憶，愈將自己置之於昏暗的愁慘當中了，於是我只得除了每日聚食的幾個鐘頭之外，還是獨自避在一邊，仍以我的書本子關禁了一切，在那裏面去尋別趣；是一方我往昔所最恐慌的危險，見她家裏一切情形，愈覺更危險了，我就急急的自己設法以方她一時斷源的準備，當我在她家裏的時候，已將一切事體處置到不得危險的狀況了，豈知自我離開以後，完全都改變了，她的賬房，是個濫費的人，凡遇事要闊綽；好馬，好馬車；愛擺闊給諸鄰里們看；盡辦些他自己一點不知道的事業，年金豫先就用了，四季收入豫抵償房租都是延欠，一切債務，仍是進行，我豫見其年金，不得長久就要發生問題，甚而至於取消，是所難免的樣子，總之，我只想到一切末運破產的情形，並且只覺其時期是非常之迫的，我心裏先事

一切的恐慌的煩惱。

我那個書房，成了我的惟一分心的所在了，我極力的思索防止我精神上的煩悶，我因為要想得到防衛了我所豫見的危險，於是又回想到我昔日的一切舊觀念，因之又將自己想入了新的空中樓閣，一意只求救得這個可憐的媽媽，能脫險於我所先見到的。我並不把自己看得是如何的人物，而且也不相信自己的才能够得上在文學界上生光彩也不想由這條道路，求得自身的幸運。這^個初觀念，牠使得我相信自己的庸才，要想向這上去，是所不^的的。我對於停止教授音樂的事，倒沒有放棄；反之，我因為對於樂理方面，曾經研究過，於是在這部分上，自己倒視為至少也像個學者。我想起自己學讀樂譜上的記號的難處，雖至今自己要想開卷就讀，仍是困難，於是想到這個難關於自身和事體，皆是一樣的為難。本來我比誰都^更得清楚，學音樂不是一件容易事，因見於音符的組織，我屢覺其發明得不完備。我久就想用^的數字記音階，因為可免去有時記一點短調的要畫線和表譜的麻煩。後來我因為被第八音階以及拍子與輕重的問題，難住了我。因為這個老觀念，在精神上又使我想到了，於是回想的時候，我覺得這事不算得是一件

無法超越的難關。我夢想成功，於是想到用我的數字記譜，非常簡單，竟可記出任何的調子。從此我就信以為我的幸運成功了；因為在這種癡狂中，覺得我一定可以解脫了媽媽身上的一切了，我一心只想到巴黎，倒沒有疑想到我提出這個草案到大學院裏，我倒做了一件改革的問題。我從里昂回來，帶了一點錢，我再賣了我的書籍。在十五天裏我決定並實行起了。總之充滿了許多有趣的觀念。我已羨慕與一向我所經的這種時間是一樣，我帶到我的音樂學說從沙佛窪起程，就如曇日帶到宏氏的噴水泉，由都漢動身的情形是一樣的。

以上皆是丑青年時代的錯誤與過失。我心中很滿意的，誠誠實實的，我愈想了這段故事。設使在後來，於我的中年裏，有可稱德義的地方，我也是一樣的誠實的表白出來呢，就是我的豫計。不過我此刻一定要中止了。時間上起了很多的障礙。假使我的記錄竟達到了後世，或者有一日明白了我所說的一切，那時就可知道我要緘默的理由。